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

久生十兰

HISAO JURAN

地底兽国

久生十兰作品选

这片宛若但丁《神曲》中所描绘的地狱景色，正一边诉说着宇宙成形第四纪中的地球状态，一边闪耀着它早已沉静死去的惨郁轮廓。这是有史以来最壮美寂寥的一首叙情诗。

曹逸冰 萧云菁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

久生十兰

HISAO JURAN

地底兽国

久生十兰作品选 | 3

这片宛若但丁《神曲》中所描绘的地狱景色，
正一边诉说着宇宙成形第四纪中的地球状态，一边闪耀着它
早已沉静死去的惨郁轮廓。
这是有史以来最壮美寂寥的一首叙情诗。

曹逸冰　萧云菁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底兽国

日本推理名作选

久生十兰

HISAO JURAN

すいり

久生十兰作品选 | 3

这片宛若但丁《神曲》中所描绘的地狱景色，正一边诉说着宇宙成形第四纪中的地球状态，一边闪耀着它早已沉静死去的惨郁轮廓。这是有史以来最壮美寂寥的一首叙情诗。

曹逸冰 萧云菁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底兽国

[日] 久生十兰

简介

这片宛若但丁《神曲》中所描绘的地狱景色，正一边诉说着宇宙成形第四纪中的地球状态，一边闪耀着它早已沉静死去的惨郁轮廓。

这是有史以来，最壮美寂寥的一首叙情诗。

颓靡与优雅两极，疯狂与真实交错；晦黯寂寥却华幻绝艳。

“日本最强奇幻枭雄”的残酷美学、独树一帜的小说宇宙，久生十兰最绚烂宏丽的谲幻史诗……

在这里，绝没有不痛不痒的文字……

隔年，一九三八年十月末，一行人回到了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将他们的调查成果，出版成《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之调查报告》一书。

哪知印制成册的隔日，便被勒令禁止发行，于留下少部分的资料后，将原稿连同所有已经出版的书籍，烧毁灭迹，残存的部分资料，则被封锁入国立图书馆的“危险书籍书库”中。

《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之调查报告》一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调查报告？这个原本应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永远的秘密的机密报告，却在某个意外的机缘下，透过同胞之口，揭露了其令人震惊的调查主题，以及其背后所潜藏的、超越人类智慧所能企及的秘境真相。

“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之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巴托卡山–惠须取山熔岩隧道开凿”的战栗企图究竟为了什么？苏维埃联邦政府最阴险毒辣的军事作战计划……

日本国防将遭临空前的险峻威胁？！

另收录《昆虫图》《水草》《遗骨》《预言》《彩虹桥》。

作者简介：久生十兰，本名阿部正雄，1902年生于北海道函馆，1919年于基督教圣学院中学毕业后，进入函馆每日新闻社工作。1929年前往法国研究戏剧，此为他日后作品多与法国有关的原因。回国后，于明治大学担任文艺科讲师，并以本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部本格派

推理作品《黄金遁走曲》。

久生十兰的作品风格机智诙谐，同时拥有独特的残酷美学及精湛清澈的笔锋。1937年发表短篇代表作《黑色记事本》《湖畔》，《湖畔》受到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推荐，1939年获得第一届“《新青年》读者奖”，1951年发表《铃木主水》，赢得第26届“直木赏”，1953年，短篇小说《母子像》获选“国际短篇小说竞赛”最佳作品。其文字精湛清澈、风格诡奇，独特的求学背景更带来别具一格的浪漫幻想情调，

在这之后，幻想意味浓厚的《昆虫图》《地底兽国》等怪奇类作品，更为他博得了“日本最强奇幻小说家”的美名，素有“多面向作家”、“小说界的魔术师”的称号。于1957年病逝。

目录

目录

版权页

肉色的月亮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鹤肉火锅

01

02

03

春雪

01

02

03

雪停之时

01

02

03

白雪公主

01

02

03

04

地底兽国

昆虫图

水草

遗骨

预言

01

02

03

04

05

06

彩虹桥

01

02

03

04

05

06

版权页

书名：地底兽国

作者：[日]久生十兰

翻译：曹逸冰、萧云菁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时间：2010-12-01

图源、OCR：hezhibin

校对：ll841123

字数：145千字

定价：25.00元

ISBN：9787546344454

肉色的月亮

01

搬家公司的工人搬走了最后一个箱子。宇野久美子生活了五年的“堡垒”——有两个小房间的公寓，就好像没有布置完的电视台演播室一般，空荡荡的。靠墙放的衣橱被搬走了。她发现墙上竟然长出了盐肤木①来，枝繁叶茂，洒下蕾丝般纤细的影子，整堵墙壁，都显得焕然一新。

①盐肤木，漆树科漆树属的一种。又称盐肤子、五倍子树，落叶灌木至小乔木；小枝被柔毛，有皮孔。叶互生，奇数羽状复叶，叶轴具宽翅，有小叶7～13；小叶边缘有粗锯齿，背面粉绿色，有柔毛，小叶无柄。圆锥花序顶生，直立，宽大；花小，杂性；花萼5裂；花瓣5；雄蕊5；花盘环状；子房上位。果序直立，核果，球形，被腺毛和具节柔毛，成熟后红色。本种叶上的五倍子虫瘿质量较佳，称“角倍”；其余的称“肚倍”，质量较次，五倍子为鞣革、医药、塑料及墨水工业上的重要原料。根、叶、花及果均可入药，有清热解毒、舒筋活络、散瘀止血、涩肠止泻之效。

管理员阿姨来打招呼了：“哇，都整理好了呀？”

“嗯，差不多了……真是麻烦您了。”

“宇野小姐，你要回和歌山吗？”

“嗯，是啊。”

“要回老家了啊……以后，就看不到你上电视了，好伤心哦。”

“老这样请假，也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呀，给好多人都添了麻烦哟……还不如回乡下休养个两、三年，再回来重新奋斗呢。”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啊，你可千万不能走仲小姐的老路啊！那样，就实在太可怜了……”

“我没事的。”

“那就请多保重，祝你一路顺风！……”

“谢谢。”

阿姨离开后，久美子掏出圆珠笔，给伊那山谷的农家，写了一张明信片。她是在打仗的时候，独自一人离开那里的。

伊那正是紫藤花盛开的季节吧。大家身体可好？……感谢您前一阵

子，一口答应了我的无理要求。今天，我已经把行李从日通寄出来了。待我回去过一趟和歌山之后，就立刻前去上门拜访。行李若是到了，随便找个仓库安放一下就行了，真是麻烦了。

该做的都做了。只要拎着装有衣物和随身物品的旅行袋，走出房间就行。把明信片丢进邮筒里，找家便宜的旅店，换个衣服，再搭乘前往伊东的湘南电车……

宇野久美子正在策划一场完全犯罪。然而，她的目标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某本书里曾经说过："生活，就是把昨天和明天缝起来。"这可能是某部广播剧场的剧本里的话吧。

"说得可真好听！……"久美子靠在凸窗的栏杆上，呆呆地望着底下的小路，自言自语道，"人生没有明天，也就是没有用来缝补的线吧。"

久美子为了"放弃生命"，或者说，为了彻底抹消自己在世上存在的痕迹，研究了各种方法。她发挥想象力，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编好剧本，先在脑子里"排练"了一个多月，翻来覆去地想，直至确认计划完全可行。于是，她便决定立刻付诸实践。

两年前的秋天，与她同属一个声优小组的仲数枝，突然来到了久美子的公寓。久美子如果有事，要与楼下的管理员商量，就站在管理员的房间里说了一会儿话。说着说着，突然听见后院的竹林传来一阵响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当时她也没有放在心上，过了十分钟，才回到房间里的久美子，看到仲数枝把久美子行李箱上的细麻绳拆了下来，一头绑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另一头则绑在凸窗的铁栏杆上，纵身出窗，跃进竹林里吊死了。

"这姑娘年纪轻轻的，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折断脖子是最完美的自缢方法。她死前应该没受什么罪。"

老练的验尸官，好像在给鉴识课的年轻探员们训话。仲数枝最后的演技，着实出类拔萃。可人生的舞台，不会在最恰当的时候闭幕，只会让你的最后一幕，显得杂乱无章。

久美子亲眼见证了这种死法，会让人在死后受到何种"待遇"。她原本高傲地认为，只要她想死，随时都能去死。然而，这种自负，却随着仲数枝的自杀，转瞬间便分崩离析。

在久美子还在乡下上小学的时候，决定她一生命运的悲惨事件发生了。大伏天的午后，穿着单衣，坐在走廊上的父亲，突然拍手喊道："快

看啊，多美啊！到处都是漂亮的油菜花！……”

院子里长满了各种野草，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叶子，哪有什么油菜花。

“爸爸，你在说什么呀？……大伏天里哪儿来的油菜花啊？”

“是吗？可我真看到油菜花了啊……”

不久，父亲就出现了黄疸。他全身流着郁金香色的汗水，日夜呻吟，在惨绝人寰的哀叫声中，猝然离开了人世。

父亲得的是癌症。最初的病灶已无从得知，只知道最后转移到了肝脏，是肝痛害死了他。祖父和父亲的几个兄弟，都是得癌症死的。久美子和母亲都暗自祈祷，希望父亲不要遗传到癌症，不要得癌症病死，可父亲还是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

打那以后，久美子就明白了，在不远的未来，自己也会像父亲那样，抑郁而终。她决定，一旦发现癌症的征兆，趁着身体还能动，找个好方法自杀，省得目睹自己被病魔摧残的惨状。在发病之前自杀，也就成了她的心愿，深深地埋在了她的心中。

三月三日晚上，有一档女儿节特别节目。节目结束之后，她与一位朋友同去演播室屋顶抽烟。

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可初春天空中的月牙儿，却是朦朦胧胧的，颜色也甚是奇怪，久美子不由得大喊一句：“啊，月亮怎么是这个颜色的啊？”

“月亮怎么了？”

“你看，月亮的颜色，多奇怪啊！……黄黄的，掺杂着一点褐色……就像是三号肉色的粉饼一样！”

“什么肉色啊？……”

“又有些好像是土黄色的……”

朋友吐了一口烟，盯着久美子的脸说道：“月亮的颜色很正常啊，灰珍珠色的……你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

不光是月亮。塔楼的墙壁、大门、天线铁塔，都被一种朦胧的黄色光晕所包围。

久美子吓到了。踉踉跄跄的，差点摔倒。

“宇野，你没事吧？”

“太累了吧。今天我就先回去了。”

回到公寓，久美子站在梳妆镜前，仔细检查自己的眼睛。她发现自己的眼白里，好像有许多黄色的斑点。指甲上、手掌心里，也出现了相应的症状。

她赶忙脱下衣服，检查内衣。内衣后背上，果然也沾上了不祥的黄色印记，如同尖角黄粉蝶的鳞粉一般。

她心里清楚，这是迟早的事。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病魔会来得这么快，打了久美子一个措手不及。

“累着了吧。”

内科主任对久美子的肋骨下方，进行了仔细的触诊，最终得出了“劳累过度”的结论。

“你们组实在是太拼命了。”

“我家人都是得癌症死的。我父亲是肝癌死的……我那是黄疸吧？”

“没有严重到黄疸的程度。冬天，你不是得过轻度的肺炎吗？这就是后遗症。你最好先休息一段时间，吃点好吃的，放松放松，就会好的。”

医务室的庸医是看不出来的。论癌症，久美子比他清楚百倍。

“和歌山县与奈良县的癌症死亡人数，超过千分之一，一百万人中至少有上千名癌症患者，是世界闻名的‘癌症集中营’……医生，我就是和歌山人。”

内科主任没有料到，久美子会这么说，一脸严肃。

“家族性的黄疸是一种特殊的体质。红血球的结构有缺陷，很容易死亡，所以，特别容易出现黄疸的症状。可这种黄疸与肝脏功能，没有什么关系。”

“这种体质会遗传吗？”

“应该会吧。”

“这不就等于告诉我，我得了癌症吗？”久美子如此想道。这样一

来，都不用癌症研究所仔细检查了，绝对是癌症没错。

日本有几个特殊的湖，湖底有洞，会“吸”进去尸体，掉下去了，就再也找不到了。要是不希望有人死后，折腾自己的尸体，最好选择这种湖跳下自杀。即使尸体浮了起来，也会被当做寻死的过路人对待，市政府的埋葬课，会把你顺手埋进乱葬岗里，总比被送去警察局解剖强。因此，宇野久美子若想剥除“宇野久美子”这个标签，创造一具无名死尸，那还是办得到的。不过，至于究竟该跳哪个湖，她还没有决定。

某日，她在车站见到一张旅游海报，上面的一行广告语，吸引住了她——“梦中的湖，快乐的湖”。久美子下定决心，要去那座位于伊豆郊区的湖里自尽。

坐在凸窗上抽烟的东西，其实只是久美子准备好的“替身”。如果一切顺利，明天，最晚不超过后天早晨，“宇野久美子”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一干二净。她深信，这场戏一定会成功。

02

宇野久美子买了一张前往和歌山的车票，登上了二十一点五十分开往大阪的列车。

她身着银灰色的法兰绒连衣裙，披着有红色衬里的马海毛披肩，像个时装模特。她把装有杂物的小箱子，摆在行李架上，之后就开始在各节车厢中游走，希望能遇见熟人。终于，她在第三节车厢里遇见了楠田副导演一行人，他们可能是去拍外景的吧。

“啊，楠田先生！”她向这帮人打招呼。

“哦哦，这不是久美子吗！你穿这么漂亮，这是要去哪儿啊？”

“回老家和歌山去……回家孝敬孝敬父母。”

“你可真是懂事啊。不过，你走来走去的，是在找人吗？”

“我想走走，说不定能遇见熟人啊。”

“呵呵，要不要我们这群粗人，陪你一程啊？……来，就坐这儿吧。”

宇野久美子已经达到了目的。他们会作证说，五月二十日晚九点五十分，在开往大阪的急行列车上，见到了宇野久美子。这就够了。

“谢谢，不过这里也挺挤的，我还是过会儿再来找大家聊天吧。”

她回到自己原本的座位，为了防止有人与她搭讪，她还把披肩盖在脸上装睡。

凌晨三点左右，列车到达滨松站。久美子从行李架取下行李箱，与其他乘客一起，悄悄地下了火车，通过月台，走去前一节车厢，进入了二等车厢的厕所。

她在厕所里脱下连衣裙，换上了皱巴巴的红色西装裤和过腰长的尼龙夹克，穿上运动鞋……再背上几年前一位画家朋友留下的画具箱和三脚架，把脱下来的衣服放进箱子里，走出了厕所。

她准备把“宇野久美子的衣服”留在车厢里，一边通过二等车厢，一边看准时机，偷偷把箱子放在了货架上，再走去前一节车厢。手续很简单，这样一来，“宇野久美子”就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陌生人。

宇野久美子按照计划，在丰桥站下车，找到车长，把坐车时写好的字条交给了他。

“不好意思，能不能帮我广播一下这段话，麻烦了……”

不久，月台上的扩音器里就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乘坐129号列车的‘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小姐……‘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小姐，您的朋友将搭乘下一列班车，让您不用等他了。”

坐在微风拂过的月台上，听着广播里的声音，就好像披着马海毛披肩的宇野久美子，还在列车车厢里一样。久美子情不自禁地笑了。“宇野久美子”坐火车去了丰桥，之后的行踪无人知晓。她永远都不会到达大阪站了。

宇野久美子最害怕的是，别人发现她有自杀的倾向，开始搜索她的行踪。不过，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应该就没问题了。

老家的母亲本不知道她会回去，伊那的农家，也只会以为她在老家多留了几天；倘若医务科内科主任聪明一点，倒是有可能猜到一二，可到时候，久美子不是沉在湖底，就是被埋进乱葬岗了。

五点二十分，从名古屋出发，开往东京的列车到站了。久美子仿佛换了个人一般，满脸笑容地在窗边的座位坐下，口中轻轻念着海报上的广告语：“梦中的湖，快乐的湖……”

不会被病痛折磨致死，而是用自己选择的，富有魅力的方法，静悄悄地消失不见。这种难以名状的愉悦，让久美子的心中充满着期待。

正午过后，她终于来到了伊东。

久美子在站前的食堂吃了午饭，沿着下田街道，往湖的方向走去。她故意没有乘坐公共汽车。

“基本按计划进行。接下来只要‘放弃生命’即可，不必操之过急。”久美子在心底暗自打算着，“两里路，走得再慢，傍晚也能到了。坐巴士，说不定还会碰见熟人，还不如优哉游哉地散步过去呢。”

快走到去川奈的岔路时，突然天降大雨。这完全超出了久美子的预料，搞乱了她的阵脚。当久美子正在雨中漫步的时候，忽然有一辆轿车，从她的身后飞驰开过来，瞬间停在了距离她五米远的地方。

久美子走到车边时，一位戴着格子花纹鸭舌帽，身着便装的半老绅士透过车窗说道：“你去哪儿啊？”

“去湖边逛逛啊。”

“瞧你，浑身都淋湿了。上车吧，我也正好往湖边去。”

“这点雨没关系的。”

“怎么会没关系，会感冒的，不用跟我客气。”

久美子的拒绝不起作用。可是再固执拒绝，只会显得更不自然。久美子暗自祈祷，这段插曲不会影响到她的计划，战战兢兢地坐进了汽车里。

“那就麻烦先生了。”久美子在副驾驶席上坐定。汽车再次发动。

“都说画画是个体力活，真是一点儿都没错。这么大的雨，还想走路去湖边……你是东京来的吗？”

“是的。”久美子嫌烦，随口回答了一句。老绅士好像也没了兴致，两人闭口不言。

雨停了，云层散去，马路的尽头渐渐亮了起来。突然，天城山①脚下的优美湖景，倏地映入了眼帘。

①静冈县伊豆半岛中部的火山群。

湖水方圆一里，路旁就是清澈见底的湖水。岸边菱角、水莲丛生。湖心有两处较深，只有那儿的水是水蓝色的。

那位老绅士在湖畔停下轿车，问道：“你有地方住吗？要不要我顺便送你去？”

久美子压根就没想考虑过住处的问题，她只得随口说道：“不用了……我会去露营村借个小木屋住。”

“小木屋的钥匙在管理员手里，可他今天好像去吉田了。连小卖部都没开，你怎么住啊？”

久美子露出发愁的表情。老绅士很同情她，告诉她，这附近没有旅店，要住店，只能去大室山的岩室宾馆。

“我……我可没有钱住宾馆啊。如您所见，我就是一个穷画家.”

那个老绅士想了一会儿说：“那你来我家住吧。”语气有些强硬。

“可是这也太……”

“我不能照顾你太多，不过，让你住一晚，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个老绅士把车倒了回去，沿着林中小道，绕着湖开了一会儿。

轿车在树林中穿梭，密密麻麻的树枝叫人难以分辨，放眼望去，遍地都是青绿色的虎耳草和蕨类。从灰绿到海绿，森林中充满了各种绿色，令人担心，轿车会不会也融进这片绿色的海洋之中。

穿过森林，就是湖岸。被树墙围绕着的大草坪深处，有一栋两层楼高，带有烟囱的红砖瓦建筑。

那位老绅士把车停在小屋前，说：“这儿就是我家。破房子一栋，请您见谅。”

走进大门，就能看到宽敞的起居室，天花板上横着一条粗壮的铁杉房梁。正面有一个圆石子砌成的壁炉。起居室右侧，有楼梯去往二层的卧室。

久美子被雨淋得浑身湿透，可怜巴巴地站在没有生火的壁炉前。

“对了，这身衣服一定要换。”房主说着便走上了二楼，带回来一套睡衣和天蓝色的便装，“你先穿这个吧。浴室里有毛巾……我会在你换衣服的时候生火的。”

久美子老老实实地去了浴室，脱下湿透了的衣服，换上了干爽的睡衣，再披上便装，回到了客厅。只听见暖炉中的松木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现在这季节，其实不用生火，这次算是破例招待你了。”

“这么麻烦您，真是不好意思。”

“这你也太客气了，用不着这么见外……坐那把椅子上吧。我还没自我介绍吧？我叫大池忠平……”

“请多关照，我叫梅尾浩。”宇野久美子随口编了一个假名字糊弄对方。

“这也算是种缘分吧，请多关照……对了，你觉不觉得风景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不过，对画家说这些，可能有些班门弄斧吧。”大池忠平好像煞有介事地说道。

“路上我就想起来了。我一直想向画家打听这个问题。当然，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四、五年前，有个女人投湖自尽了。一个穿着蓑衣

的男人，可能是她的丈夫吧，一直冒着大雨，拨开岸边的菱角找她……这个湖里的尸体是浮不起来的，再找也是徒劳，可他就是不愿意放弃……打那以后，我的自然观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那以前，我总是满足于眼前的自然景观，可现在，却动不动就喜欢考虑自然景观的深层意义。这座湖虽然美丽，可是，湖底却不知道沉着些什么东西……这样一来，再美丽的画作，都无法好好地欣赏了。真是愁死人了。”

他为何要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他不可能看透久美子的内心。可如果真是随口说说，那也太可怕了。

久美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大池的脸看，可是，因为经常运动皮肤黝黑的大池，终于说出了心中所想，脸上洋溢着满足，显得十分自然。

久美子吃了罐头炖菜和肉丸子当晚饭，一个人走去湖边散步。

落日在湖面上洒下红色的光点。久美子一边欣赏着平静的湖面，一边散步，忽然发现了一艘拴在木桩上的小船，摇曳在湖面上。

“这真是上天的旨意。”

划船去湖心，完成最后一步就行了。可久美子还没仔细思考过这“最后一步”的走法。

对于久美子来说，这艘小船与天意无异。

等到明天黎明，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喝过安眠药，划着小船去湖心。睡意袭来，周围景色都看不清了，这时候，她只消悄悄翻进水里就行。连水花都不会飞溅起来。轻轻的水声——啊，一切都结束了。

03

客厅里还是一片漆黑，可是，躺在长椅上的宇野久美子，却能感觉得到，时间已经接近黎明。

久美子坐起身来，走去浴室，穿上夹克，蹑手蹑脚地打开大门，离开了小屋。

湖面被无边的朝雾所笼罩着。久美子自以为能记住木桩所在的地方，可却在大雾之中，迷失了方向，怎么都找不到木桩。

“再不快一点，就要天亮了。”

久美子急了，她开始在菱角丛生的岸边摸索，一不小心，被湖底的木头绊倒了，跌落进了水中。喝了好几口水，狼狈不堪地爬上了岸。头发都湿透了，不住地滴水，那模样仿佛水妖一般。

久美子吓出了神，一动不动地呆坐在草地里。

“啊，太难受了。”太狼狈了。久美子难受得想哭。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找到了木桩，可是，小船已经不见了。可能是有人已经划走了。

她只得折回房子，换下湿透了的衣物，放进浴缸里，顶着苍白的脸，煮起了咖啡。

太阳升起，大雾散去，湖边的早晨，令人神清气爽。火红的阳光洒在湖对面的山峰上，仿佛山顶着了火了一般。

久美子一个人吃了早饭，无所事事地在客厅里等待大池，可眼看着就要到八点了，大池还是没起来。

“混蛋，怎么回事？……”

久美子担心起来。她爬上二楼，敲了敲卧室的大门。

“大池先生，您还没起床吗？”

屋里没人回答。钥匙还好端端地插在锁孔里。

久美子轻轻推开门一看，发现床上并没有大池的身影。

“什么嘛，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他不在。划走小船的肯定就是大池。说起来，船里好像有个鱼篓。大池肯定是划船去钓鱼了，毋庸置疑。

不过，他到底要钓到什么时候啊？久美子打开窗户，遥望着漂亮的湖景。

朝阳倒映在湖面上，晕出一片白色的光芒。久美子眯起眼睛，观察阳光闪耀的湖面，终于发现了小船的踪迹。

“船在漂浮着！”

船正漫无目的地随风漂荡在久美子向往已久的湖心，船上空无一人。船边还漂着一支涂着红漆的船桨。

啊，这可不得了！……

门铃响了。久美子走去门口一看，发现来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手臂上别着“湖水会管理员”的袖章。

“不好意思打扰了……昨天大池先生有没有来过？”

“来了啊，有什么事吗？”久美子离奇地望着对方。

管理员低头说道：“是这样的，他的船漂走了，我就是来通知一下……”

“啊，那真是麻烦您了……”

“大池先生还在休息吗？”

“他已经出去了啊。”

“什么？……”管理员皱起眉头，盯着久美子说，“怎么，他不在吗？”

“我还没起床，他就出门去了。”

“划船去了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管理员一脸严肃，皱着眉头：“嗯……究竟出什么事了……这可怪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大池先生平时很

谨慎的，可就怕有个万一……”

说完，他就踩着自行车，沿着湖边小路，往对岸的码头飞驰而去。

04

不知从何处传来小鸟扑棱翅膀的声音。壁炉的炉格上，堆满了昨天烧柴留下的灰，已经凉透了。房屋地处湖畔的林子中，森林仿佛陷入了沉睡之中，客厅中也是一片宁静。只有壁炉架上的时钟，还在一秒一秒地滴滴答答走着，滴答，滴答……听得人胆战心惊。

宇野久美子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火已经熄了。路上偶然遇见了大池，好心收留了她一晚，她本想等大池回来，道个谢就走，可渐渐地，她开始觉得，道不道谢也没什么关系了。

天花板上的粗大房梁、架子上的荷兰娃娃、时钟、花瓶、林中闪耀的湖光……眼中的一切，都不会在她心中激起任何波澜。对做好自杀准备的人来说，世间万物，都与她没什么干系了。

“哎哟，等不下去了。”

当久美子看见一艘空船，漂浮在蓝绿色的湖心时，她还觉得奇怪，不过，绑船的绳子松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湖对岸就是露营村，有出租小木屋、小卖部和管理员的办公室。大池划船去钓鱼，顺便去露营村那儿办事了吧。他迟早会坐另一艘小船，回到岸上，沿着湖边小路回来的。久美子还有自杀这项工作要做，实在没心思等大池回来。为了避免重蹈今天早上的覆辙，她必须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思考下一步的行动。

久美子抬眼看了看大门，阳光透过门上的小窗，照了进来。可她实在没有时间，等待衣服晾干了。她立刻烧起壁炉，把浴缸里的湿衣服挂在椅背上，她想先看看，今晚自尽的地方，于是，她上楼来到了大池的卧室。

屋子里是一张散发着男人味的床铺，被单睡得很凌乱。久美子走去窗边，发现四周被茂密的七叶树环绕的湖上，出现了四五艘小船，好像出什么事了。

每艘浅底小船上，都坐着三个人，一个划船，一个拉网，一个探出身子，窥视湖底，指挥小船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

“预感这东西，还真是准啊。”

大雨中偶遇大池时，久美子就暗自祈祷，不要出什么乱子。可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别着“湖水会管理员”袖章的男子，刚才一边说什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边急急忙忙，骑车去了湖对岸的码头。照湖面上的情况来看，大池定是在划船钓鱼的时候，掉进湖里淹死了。

“这下子可麻烦了。”久美子把手臂搁在窗框上，自言自语道。

她原计划去露营村租个小木屋，待今晚夜深人静之时，独自划船去湖心，可没想到，竟然出了这种事，看来，今天晚上是不行了。她只是想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已，多么单纯的工作，怎么会如此艰难！想到这儿，久美子不禁气馁，郁闷不已。

这时，一艘配有小型马达的旧式机械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马达响声，朝房子开来。船上站着晒得黝黑的管理员。

“终于要开始了……”

管理员会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穿着大池的睡衣睡袍，衣冠不整的女子。结果可想而知。

“唉，这可如何是好！”久美子苦笑着说道。

她怎么看，都不像是大池的女儿。管理员定会以为，她是大池的情妇，来找她了解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久美子提着睡衣和睡袍的衣角，走下了楼，来到门口，等待管理员的到来。

她可没空关心大池的死活。她只想早日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反正无论如何，都是要接受问话的，那还是早些解决的好。

一看见管理员从林间小道出来，久美子就站在露台上问：“怎么了？”

耿直的中年管理员走到露台下，抬眼看了看久美子的脸色，低声答道：“我有事要通知您……”

“什么事？”

“东洋银行事件的负责人，搜查二课的神保股长，和搜查一课的加藤刑事部长，正在伊东警察署讨论案情，不知您知道了没有……”

久美子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何关系，冷冷地说道：“那又如何？……”

管理员惊呆了。他盯着久美子，大声说道：“十分钟前，伊东警察署

打了个电话，给湖水会办公室，说是马上过来。”说完，他抬起手看了看手表，“如果是一打完电话就出发，那估计还有七、八分钟就到了。我怕警方突然来访，会给您添麻烦，就想来通知声……”

管理员说话老绕弯子。久美子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

“大池先生怎么了？”久美子单刀直入地问道。

管理员露出哀伤的表情说：“很遗憾，还没有找到……明天能找到就不错了……湖里都是水草啊，虾藻啊，狐尾藻啊……实在找不到，就只能派潜水员下水找了，可我们这儿，都没有平板船……”

昨天大池还说过，湖里的尸体，永远浮不上来。其实，这一点久美子比谁都清楚。

在伊豆的古老传说中，这座湖的湖心里，有一个大“洞”，湖底与稚儿渊连在一起。只要尸体被吸进洞里，尸体的惨状，就不会大白于世，直至地球末日。所以，久美子才会选择，要在这里结束自己的一生。

这时，久美子忽然想到，莫非大池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自杀？……

“钓鱼的时候，一般都会抛锚的啊，可大池的船，却在湖面乱漂。这是为什么呀……难道他是在拖钓①吗？”

①有时遇上鱼不吃饵，主动荡饵和被动荡饵都不起作用时，采用拖钓却能出奇效。方法非常简单：每次抛竿让饵落在窝子的前方10厘米左右。当饵落底后，慢慢地向后拉动钓竿，让饵贴底移动并穿过窝子。往往当饵从窝子中拖出后鱼会吃食。在使用拖钓法时，一要把铅坠上移，避开鱼的视线；二是不能把示标全拖入水中，这样就看不见信号了；再一个不能让饵离底漂起来，饵一旦离底漂起来，鱼就不吃食了。

管理员低下头，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道：“大池先生不是去钓鱼的……他……”

“自杀？……”

“对……好像是的……昨晚深夜，大池先生在东京的家属，突然收到了遗书，上面说他要投湖自尽。刚才他们打电话去办公室。告诉我的……他们希望我们能劝他回头，不停给办公室打电话，不巧的是，我昨天一直在吉田，等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大池的夫人和孩子已经坐上了七点三十五分开往滨松的列车，估计十点半左右会到……请您做好心理准备……”

“您想得太周到了，谢谢！……”

“我叫石仓，一直受大池先生照顾……我平时一直在对面的管理员办公室里，有什么我能帮到忙的，请尽管吩咐……”说完，他鞠了一躬，急急忙忙地准备离开。

“石仓先生！……”久美子忽然张口呼唤。

石仓立刻折了回来。

“我问你：你手上是不是有小木屋的钥匙？”

“钥匙？”

“能不能随便开一闻小木屋给我？……”

“我们这儿有三十栋小木屋，都没上锁。只要里头没人，谁都能自由进出……您要小木屋的销匙干什么？”

“住这儿怕有麻烦，我就想搬去小木屋住。”

石仓怒目圆睁，仿佛一头发怒的恶犬：“我理解您的心情，可我劝您最好别搬。”

“此话怎讲？”

“大池先生的家人和警方，都知道您住在这里。”

“他们怎么会知道？”

“是我说的，这事儿没法瞒……所以，您即使搬去小木屋，他们也会找上门去的。当然，您要是准备远走高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看来，你对我意见不小啊。我倒要问问你，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您昨晚一直与大池先生在一起……想必，大池夫人与她的孩子，也想向您打听打听情况吧……这也是您应尽的义务，不是吗？……接下来，我们会去湖心深处打捞，傍晚收工之后，会再来拜访小姐的，告辞……”石仓说完，便迅速消失在了林间小道中。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了响彻云霄的马达声，声音离岸边越来越远，一路往湖心开去。

“怎么会有这种事……”

久美子本想划小船去湖心自杀，可却有个男人捷足先登，投湖自尽了。世上怎会有这般巧合？

这件事暂且不论，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久美子——昨天大池说，小木屋的钥匙在管理员手里，而管理员去吉田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入住小木屋。可今天一问，却发现小木屋都没上锁，完全可以自由出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久美子心中充满了疑惑。

05

汽车喇叭声忽然响起……

透过大门的小窗一看，湖边小路上，出现了一辆黑色大轿车。昨天她与大池，也是从这条路来的。

“来了。”

轿车停在了草地之间的石子路上。两位身着藏青色西装的男子，与一名身着警服的警官，打开两边的车门，驾轻就熟地下了车，看起来非常职业。

之后，一位四十二、三岁，留着胡须的男子（看起来像是刚才那些人的上司），和另一个三十二、三岁，装模作样的高才生型男子，缓缓地走出了车门外。

留胡须的男子站在车边，点了根烟。见状，两位便衣与身着警服的警官，立刻展开了调查，一个从车库旁的小门，绕去了小厘后头，一个顺着林间小道往湖畔跑去，只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刑警留在原处，他抬头看了看二楼的窗户。高才生警官走去他身边，张嘴说了些什么。

“高才生”带着暧昧的表情，吐了一口烟，有意无意地听着老刑警的话。突然，他掉转方向，嘴里叼着香烟，慢吞吞地朝大门口走来。

“唉，真讨厌。”

眼看着警官就要进屋了，久美子突然觉得，难为情起来，朝瞭着湿衣服的椅子跑去。

06

裤子和夹克还没有完全干透，只有对着炉火的那一面干了。这倒也罢，最关键的是，要赶紧把内裤和胸罩这些内衣藏起来。可没等久美子藏好，三位警官就进屋了，他们站在门口，看到了久美子所做的一切。

久美子慌张的模样，着实好笑，那位留着胡须的警官，笑着打招呼说："不好意思，打拔了。"

"我们还以为屋里没人呢。""高才生"用简明平板的语调敷衍了一句。

"请问，你们几位是……"

留胡须的人立刻答道："我们是警视厅的……我是搜查二课的神保，这位是搜查一课的加藤，那是伊东警警察署的刑事部长丸山先生……"

他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想问的，三人坐在长椅上闲聊起来。

"大池先生不在，请问有什么事吗？"

丸山刑事部长回头瞥了久美子一眼，没有作答。

五分钟后，跑去湖畔的警官，与绕去小屋后的便衣警官，一前一后走进房间。

"您应该知道我们的目的吧，"刑事部长还在装糊涂，"我们要查看一下房间内部……请问，大池先生的房间在哪儿？"

久美子抬头指了指夹层的大门说："好像是那个。"

"哦？……好像？……"

"他昨天好像是在楼上的那个房间睡的……不过，我也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他的房间。"

刑事部长恍然大悟的样子，点了点头，朝刚进客厅的便衣警察使了个眼色。

便衣警察迅速上了楼，消失在了大池的房间里。

留在客厅里的四位警官，聚集在角落里，偷偷商量着些什么。不久，他们好像讨论出了个结果，便衣警察与穿着警服的警官走去里间，

调查书架与橱柜，传来阵阵拉开抽屉的响声。

名叫加藤的高才生警官，在客厅里慢条斯理地踱着步子，端详着壁炉架上的花瓶和人偶。接着又端起画具箱，冷不丁地回头望向久美子。

“大池先生还会画画？”

“不，那是我的画具箱。”

加藤轻轻“哼”了一声，走近壁炉，伸出手，摸了摸挂在椅背上的湿衣服。

“这是你的夹克？……离火这么近，会烤焦的哦。”

说着，他便拿起湿漉漉的运动鞋，仔细端详着鞋底，好像那是什么宝贝一样。

“怎么会湿成这样啊，你就不烤烤这鞋子吗？”

“鞋子湿了又如何？……”久美子实在不想答理他，假装没听见。

二十分钟后，去二楼卧室和里屋的警官们，纷纷都回到了客厅。警官们又聚集在了角落里，站着讨论了五分钟左右。之后，警官们就离开了小屋，只留下那位年纪较大的警官，看着久美子。透过门上的玻璃，能看到四位警官们，正站在轿车边上，仔细讨论着些什么。

不久，两位便衣警官走去湖畔，搜查二课与搜查一课的两位警官，则走进了屋里。

“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没问题吧？”加藤警官面带微笑地说道，“我们就借用这把长椅吧……神保先生，您也坐。”

搜查二课的警官拉来一把椅子，摆出了审问的架势。

“不好意思，百忙之中打扰了。”他故做谦虚地说道。

“哪里，我也没什么好忙的。”

年纪较大的刑警，在餐桌上摊开记事本，故意撑起手臂挡住了久美子的视线，这让她很不愉快。

“你们是要审问我吗？”

“高才生”又笑了：“这儿又不是警察署的审问室，我们也没办法审问不是……我们就想问问，大池先生在自杀前后，是个什么状态，作为办

案时的参考而已……"'

"是说他自杀前的行为举止吗？……我只知道他自杀之前的状况，至于自杀之后的就不知道了。自杀的消息，还是露营村的管理员，跑来告诉我的呢。"

"原来如此……既然不知道自杀后的情况，那就请谈谈，他自杀前的情况吧。"

"估计我说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六点半左右，吃了罐装炖菜和肉丸子当晚饭……然后，我一个人去湖边散步了，八点多回来的，那时，大池先生已经去二楼的卧室了，不在客厅里。"

"大池昨晚给家人寄了封快件，里头装着遗书，上面写着，他要和K？U一起投湖自尽，不要挂念……当然，他的家人和我们都只知道，K？U只不过是个姓名缩写，并不知道她的真名。只知道这个K？U是大池的情妇，从三年前开始，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大池……大池的手提箱里，也发现了许多署名的情书。从字里行间推测，两人的确有这层关系……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了，请问你是K？U小姐吗？"

K？U的确是宇野久美子的姓名缩写（宇野久美子＝UNDKUMIKO），可是，她当然不会是大池的情妇。

"你们找错人了，我与大池先生，当真是昨天才认识的。"宇野久美子直言回答。

"哦，是这样啊。"搜查一课的警官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吐了一口烟，透过烟雾，眯着眼睛看着久美子。他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开始做久美子的思想工作。

"不知道你看报纸了没有，最近，东洋银行有一笔非法贷款，价值三亿，收不回来了……大池算是个有'洁癖'的人，失踪期间，他也在想方设法填补亏空……K？U好像知道其中的内幕，我们啊，就希望能了解一下情况……我们没有她的照片，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除非，当事人主动承认，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不用说对自己不利的话。只要告诉我们，失踪中的大池的经济状况就行，绝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我清楚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端的不是什么K？U，信不信由你。"

"如果你是K？U，事情也就好办了，可现在可就麻烦……请问尊姓大名？为何会在大池自杀前夜，与他一同住在小木屋里？"

“我叫梅尾浩……算是个画画的吧，虽然不是职业的。祖籍和歌山……暂住在东京。要我在东京的地址吗？”

“您愿意说的话……”

“世田谷区深泽四十八号，若竹庄……别看我长这副样子，其实我才二十五岁。警官，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刚才说，你是昨天认识大池的，请问，你和大池是什么关系？”

久美子说，她原计划来湖边写生，从伊东车站一路往湖的方向走，没想到走到岔路时，天降大雨，这时，大池正巧开车路过，就载了她一程，还让她在屋子里借宿了一宿。

“那就是说，你们完全是萍水相逢啦？”搜查一课的“髙才生”露出笑容。他突然问道，“你会游泳吗？……大概能游多远？”

“我是和歌山御坊海边出生的，从小就在海浪里玩耍……只要我想游，我就能一直游下去，不过，你让我说我能游多远，我还真是说不清楚。”

“我想也是。会游泳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挂在椅背上烤火的衣服和内衣，是你的吗？”

“没错，就是我的。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真是好好难为情哟。”久美子红着脸蛋低下头。

“是昨天淋湿的吗？丸山先生说，那就是一场雷阵雨，一会儿就停了，不至于连内衣都淋湿啊……”

“不是被雨淋湿的，是我今天早晨，去湖边散步的时候弄湿的。当时雾特别大，我一不留神，就被木头绊了一跤，不小心在岸边摔倒了。”

“有雾？……那估计是早上四点多吧？这么早去湖边散步干什么啊？”

她总不能说自己是为了在湖心准备自杀，而去湖边找小船了吧。就算说了，警察也不会相信的，况且，久美子也不准备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这群人。

“散步啊……我是个随性的人。”

“你的画也很有特色啊。听说有一种不用画笔，用手指蘸颜料画的流派，你是不是就是那流派的？”

用手指画画？……闻所未闻！

“我可不会画这么难的画。”久美子苦笑道。

搜查一课的“高才生”，朝做笔记的刑警命令道：“把那个画具箱拿来……顺便把内衣和运动鞋也拿来。”

刑警老老实实地把东西拿了过来，“高才生”笑着打开了画具箱的盖子：“你说你是来写生的，可你却一支画笔都没带。所以我就猜想，你是不是用手指画画的……还有这件内衣，应该不是你的吧。你说你是个穷画家，可这是塔夫绸的上等品，还镶着尚蒂伊的上等蕾丝，这可不便宜啊。”

久美子在二等车厢的厕所里，换衣服的时候，只想着要改头换面，根本没想到要换内衣。她自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出了纰漏，看来，自己的脑子并不好使。久美子感到十分气馁。

“胸口还用彩色丝线绣着K？U两个字K？U你说你叫梅尾浩，应该是T？H（TOGAOHIRO）才对啊。”

宇野久美子也察觉到了自己脸色的变化：她设计使自己巧妙消失在了丰桥与大阪之间，取而代之的是名叫“梅尾浩”的、来路不明的女子。久美子只想用自己的剧本，面对癌症这一残酷的事实，没想到，谎言会逼得她进退两难。

“这双运动鞋的鞋底上，沾了不少虾藻和狐尾藻……可湖边的淡水藻，是水绵或川海苔……虾藻和狐尾藻，一般都长在湖心……为什么你的鞋底，会沾上这些水草？除非你掉进了湖里，用力踩踏湖底。在岸边摔倒的说法，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能否请你带着我们的警官去湖边，指给他看，你究竟是在哪儿摔倒的？”

07

久美子在便衣警官的“陪伴”之下，乖乖地来到了湖边，寻找早晨跌落湖中的地点。可当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她就是找不到，早上摔倒的地方。

一个小时以后，疲惫不堪的久美子回到小屋，却发现大池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到了，正在与警官们小声交谈着。

大池的妻子以为，久美子就是那个K？U，于是，她回头狠狠地瞪了久美子一眼。久美子一屁股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好像罪犯一般低下了头，默默忍受这毫无理由的迫害。可是渐渐地，她开始厌恶起忍气吞声的自己，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久美子的处境不容乐观。从搜查一课的“高才生”的态度来看，他们定是怀疑，久美子参与自杀、协助自杀……运气不好，说不定还会被套上“伪装自杀”的罪名。

搜查一课的警官虽面带微笑，关键时刻，却总会变得凶神恶煞一般。迟早要被警方带走的，那还不如趁现在换好衣服。

久美子捧起半干的夹克和内衣，走去二楼的房间换衣服。

一片死寂的湖面上，漂着几艘正在拉网的小船。看到这幅景象，久美子心里痒痒的，差点笑出声来。

“这场马拉松，是我输了。”这句话好像触怒了站在门口的大池太太：“混蛋，你在这儿干什么！……大池都死了，你还想着上床！……真是厚颜无耻，恬不知耻！……”

听见母亲的怒吼，大池的儿子赶紧冲上二楼：“妈妈，不要再喊了，多丢人啊！”

“还不是她逼的！……你居然还帮她说话。赶紧让警察把她抓起来！你，给我立刻从房间里面出来！……”

“我会让她出来的……我会和她好好谈谈的，妈，你先下楼吧。”

他们怎么对久美子，久美子都毫无怨言。她朝向窗口站着，垂头丧气地换起衣服来。

“你是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吧……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可没想到你就是K？U耶……这么多年了，一直想见你一面呢……父亲经常提起你，

我都不觉得你是外人了……”儿子带着撒娇的口吻说道，“你这是要出门吗？”

久美子换衣服换到一半，回头一看，发现大池的儿子，竟然还站在门口。

他的表情似曾相识。

久美子想起来了：那是在一部名叫《恶魔般的女子》的电影里，扮演校长的保尔……莫里斯的表情……迷离的眼光，仿佛睡着了的爬行动物一般，眼睛一动不动。那表情简直和电影里面的一模一样。

“我也不能老在这儿打搅你们吧。你们看着我也碍眼啊……所以，我要赶紧换衣服，好随时跟警察走。”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有件事想拜托你。”

儿子热情地回答道：“请说！……”

“就是……请问你是……”

“我叫隆一。”

“啊，隆一先生，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我换衣服的样子，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可是，隆一还是恋恋不舍地站在门口，这让久美子很不愉快。她按住睡袍的衣领，转向隆一说道：“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我明白，只是……”隆一瞥了一眼客厅与走廊，接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一声不吭地放在床头柜上。

那是一个锑质的容器。里头装着久美子投湖自尽前，准备吃的安眠药。

“你在哪儿找到的？”

“壁炉旁边……柴火箱子里……”

久美子赶忙把药瓶，藏进夹克衫胸口的小口袋里。莫非是挂在椅背上晾干的时候，不小心掉出来了？

“这可是强力安眠药……吃十克就足以致死。”

撇开那双恐怖的死鱼眼，隆一看上去就是个平淡无奇的工薪族，好像也不是什么聪明绝顶的人，可就是这么个凡人，看透了久美子的意图。

“我竟然没发现药瓶掉了……还让别人捡到了……”久美子紧咬双唇，在心中默念道。

久美子平日绝不会疏忽大意，丢三落四。这次的自杀，也是对遗传性肿瘤这种悲惨命运的无声抵抗。这个秘密，恐怕只有久美子和神明知晓。她从未料到，自己竟会被一个平凡男子看透。久美子的心中，充满委屈与悔恨，气得浑身发抖。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抑制住身体的颤抖，出了一身冷汗。

“更厉害的安眠药有的是，这根本不算什么……谢谢。”隆一不在门口，久美子还以为他终于下楼了。没想到，他竟然摄手摄脚地走到了久美子的身边。久美子吓得后退了一步。

“警察们……”隆一小声说道，“他们都担心你会不会跟着我父亲去……投湖自尽……”

久美子用充满讽刺意味的语调说道：“那你为什么要把药还给我？”

“目前，警方只是怀疑，你参与我父亲的自杀，如果找不到尸体，警方就不能拘留你，也不能逮捕你。但警方要是发现了安眠药，你立刻会被拘留——因为嫌疑犯自杀，就等于湮灭证据……我想，你肯定也有自己的安排，要是被警方拘留了，总不太方便。”

隆一错了，错得离谱。但是，久美子实在是懒得辩解，可她的自尊心，又不允许她屈服于此等歪理。

“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什么问题？”

“你要是真为我着想，大可把药瓶藏起来。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还给我？”

“你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我父亲淹死，又独自游回来了吗？”

“你是在说反话吗？……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说明，我就不想自杀。你绕这么大个圃子，在我听来，就是在说反话……你盼着我多吃点安眠药，赶紧去天上找你父亲是吗？”

“宇野小姐，你多虑了。不管你有什么想要自杀的理由，只要你还爱

着我父亲，就应该不会再自杀了。人家都说，一旦与死神擦肩而过，就很难再抓住机会了……要是你有可能自杀，我也不会傻乎乎地把安眠药还给你啊。”

久美子若能道出心中的秘密，就能轻松推翻这等浅薄的逻辑……久美子感觉，自己被彻底打败了，完全没有抵抗的余力。

大池太太高亢的喊声从客厅传来：“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隆一从房间里吼道：“等一下……我在和她谈呢！”

“不用听那女人多啰唆！……多简单的事儿啊！让她滚出去就是！……”太太愤怒地吼道。

“好好，马上……”隆一有些为难，微笑着对久美子说道，“一路上……我和母亲都以为……一到这儿就会看到你和父亲……纠缠在一起的尸体……”

雨云渐渐地逼近了小屋。隆一站的地方突然暗了下来。久美子不知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

“好在你还活着，母亲也不用一辈子，记着你们尸体的惨状，她应该也是心存感激的。不知怎么会变成这样……唉，说了许多冒犯你的话……过一会儿就会平静下来吧……你心里肯定也不痛快吧。今晚，你要不就在露营村的小木屋里住一夜吧。川奈宾馆太远了，警方也不会同意你去住的。”

说完，隆一轻轻地点了点头，走出了房间。

“你要肯出去，我才要谢谢你呢……”久美子苦笑着自言自语道。可她依旧被一种不安所笼罩着，感觉自己正受人摆布。

08

湖边小路上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响声。

两小时前，久美子在便衣警官的陪同下，迅速前往湖畔。与此同时，刑事部长也命令，一位负责联络的警官，飞车赶往伊东。

现在，那位警官回来了。他把车停在草地旁的石子路上，抬头看了看二楼的窗户，一边擦汗一边进屋。久美子预感到，麻烦事又要开始了。

湖水被灰色的雨云所笼罩着。几艘小船依旧在湖面上彷徨游荡，与早晨看到的景象无异。热爱运动的绅士大池的遗体，正被湖底的水草缠绕。死后的他也“纠缠”着久美子，扰乱了她的命运。

大池的儿子说，在他父亲的尸体见光之前，她是自由的。这句话应该不假。现在是宝贵的喘息时间。警方一旦发现大池的尸体，一定会对久美子展开审问，调查她的身份，事情也就麻烦了。警方虽然不认为，是久美子杀死了大池，可要是运气不好，说不定，会被认作帮凶。这种情况，已然不可避免了。

久美子换好衣服，穿上运动鞋，取出夹克衫口袋里的粉盒，打开盖子照了照镜子。她尝试着摆出了一副“厚颜无耻”、足以驳回警方所有问题的表情。久美子本想无视警方，可事到临头，她还是怕了，真是令人灰心。

“啊……这是什么？”她正想把粉盒塞回夹克胸口的口袋，突然摸到了一样平平的，圆圆的硬东西。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触感。

这是什么东西啊？……

久美子拿出来一看，发现那竟是一瓶锑质容器装着的安眠药！

她还以为隆一捡到的那瓶，就是从她口袋里掉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隆一从柴火箱里捡到的梯质容器，还好端端地放在床头柜上。那虽然是同一种容器，同一种安眠药，可并不是久美子的那一瓶。

久美子一屁股坐在床上，看看手中的药瓶，又看看床头柜上的药瓶。越看越觉得：隆一这个人，实在有些可疑。

久美子为了烤干衣服，在警方和大池的家人来到小屋前一个小时，用过柴火箱里的柴火……倘若柴火箱里真有个银灰色的小药瓶，她怎会

视而不见。

“他在撒慌！……”

今天早上开始，久美子就觉得有些疲惫，懒得进行思考。她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眺望阴天的湖上风景。看着看着，她突然灵光一闪：“啊！……莫非自己昨晚，差点被大池杀死了？……”她大受打击，吓得脸色苍白。

昨晚，在她与大池一起吃的晚餐里，一定下了安眠药，不知道是下在饭菜里，还是下在饭后饮料里……这一点毋庸置疑。

久美子昨天睡得很沉，这就是铁证。最近，久美子因为担心癌症，加上工作压力大，晚上一直失眠。平时，她只能依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上三个小时。

昨晚，她原计划划船到湖心了再吃药。可是她从湖畔回到小屋之后，躺在客厅的长椅上，一觉睡到了早上五点。就连大池通过客厅，离开小屋，都没能吵醒她。

天色渐亮，她出门寻找小船。她在一片大雾中走了许久，又是迷路，又是摔倒，还掉进了湖里，浑身都湿透了，可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她已完全记不清，当时的状况了。

平时她吃的安眠药，几乎接近最大用量，可还是睡不好。昨天却一觉睡了这么久。由此看来，大池定是下了不少药，分明是想毒死她。

疑点不止于此。她本想去露营村的小木屋里住，可大池却撒下弥天大谎，不让她去露营村，硬是让她在自己的小屋，睡了一晚。这也证明，大池从一开始，就心怀杀意。

“杀了我，对他有什么好处？”

大池忠平因为破产诈骗的嫌疑，已经四处逃窜许久。难道，他特别怕寂寞，不敢独自寻死，才想拉个萍水相逢的女子，陪他上路吗？

这倒也不是说不通，可回想昨夜大池的言行举止，可疑之处实在太多了，他绝不会因为“怕寂寞”这种无聊的理由，无端就拉宇野久美子下水的。

09

久美子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睁眼一看，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她走去客厅一看，发现警官们已经回到了伊东警察署，大池太太与隆一母子，则前往川奈宾馆吃午餐，只有那位姓丸山的年长的刑事部长，还留在客厅里，一边吃午饭，一边听技术人员汇报工作。

“水藻比想象中的少……湖岸与湖棚搜索完之后，下午，就在湖里放上浮标，搜索湖心最深的地方。”

“辛苦了……如果傍晚之前，还没有打捞出来，明天就派潜水员去找。听说背个氧气瓶，能潜个百来米。”

“可潜水道具呢？”

“大池的儿子带来了。不过，他一个人肯定不行，估计得让他教教我们，大家轮流下水……你能打个电话回局里吗？局里的人都等急了吧……”

技术人员敬了个礼，走出了房门。

“丸山警官，我有一事相问……”搜查主任的筷子上还沾着米粒。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发话的宇野久美子。

“哦，对了……忘了给你准备午饭了。”

“这你不必担心……”

久美子只想一吐为快。她在搜查主任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午饭什么的无所谓。我只想问问警方，接下来，准备拿我怎么办？……大池夫人让我滚出去，可你们又不让……这让我如何是好……”

搜查主任低下秃顶了的脑袋，抿着嘴笑道：“看来，你也清楚我们的方针啊。不过，你也不用太在意。”

“非待在这儿不可吗？”

“也不是非待在这儿不可。你想去和歌山也好，去伊那也罢，那是你的自由。但只要警方要你来配合调查，你就必须回到伊东警察署来。”

“说白了，我还是不能走啊。”

搜查主任微笑着点了点头：“这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还能节约不少时间呢。”

“尸体没发现以前，我为什么非待在这儿等不可呢？”

“这也是为了你好啊。尿检结果呈阳性，你的罪名就会从杀人变为‘参与自杀’，那可轻了不少。”

“这也是建立在尸体被发现的前提之下吧？……这儿的湖底有个洞口，会吸尸体，湖底和稚儿渊是连着的，都说这儿的死尸从没被发现过。”

“这只是民间传说……这座湖，并不是石灰质的陷没湖，不可能有什么洞口。以前倒是挺深的，可关东大地震之后，湖底变浅了不少。不会让你等白了头的，你就放心吧。”

久美子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看来，警方怀疑是她杀死了大池。久美子点了一支烟，以平静自己的思绪。

“真不走运……我就听天由命吧，只盼着你们能早些打榜到尸体。我想搬去露营村的小木屋里住，这总行吧？”

“小木屋吗……好吧。”

“放心吧，我不是K？U，因此，我才不会跟着大池先生自杀呢。”

搜查主任用牛皮纸包起铝质餐盒：“你好像不太高兴啊。可这也怪不得别人。”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

“你又是用假名，又是假装画家，被警方怀疑，也是在所难免……你其实是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吧？”

“你们调查过我了啊？”宇野久美子略感到吃惊。

“那是当然。”

“那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不是K？U了吧？”

“此话怎讲？”

“你们既然调查过我，就应该知道，一月到四月，我没有缺席任何一个节目……只是最近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的关系，我才一直在家休养……”

“那又如何？”

“大池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就和名叫K？U的女性，在全日本四处逃窜，所以，我不可能是K？U呢？我哪儿有那个时间，陪他一起流窜啊。”

“这件事我们知道，可你身上还存在疑点。来伊豆的前一天，你把所有衣物都送到伊那去了，说是要回和歌山的老家。你本该坐上十点多发车的、前往大阪的火车，可你现在却在伊豆的深山里……你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你不解释清楚，我们也没法同情你……你要是想从这件案子中抽身，为何不把一切都说清楚呢？……现在这样，你心里也不痛快啊。”

“我原本的确准备去和歌山，可是人啊，有的时候就会突发奇想。没想到，警方会因为这一点怀疑我，真是遗憾了。”

“你说昨天下午，在前往川奈的分岔路口，遇到了开车来的大池，难道他载你过来，也是他一时兴起吗？”

“可能是吧。”久美子苦笑着回答。

“这点实在令人费解……他已经走投无路，当晚就准备自杀，为什么还会让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子上车，还让她在自己家里过夜呢？要是你和她有什么关系，那倒还说得通……”

“他是不是想找个K？U的替代品呢……天知道，K？U这个人究竟存不存在……”

搜查主任若有所思，低头苦笑着说道：“这话可真有意思。搜查二课已经追查大池和半年多了，你居然说K？U不存在……”

“可不是吗！……搜出来的只有情书，谁都没见过K？U其人真实模样。这也太可疑了，我才不信呢……再说了，大池先生究竟有没有自杀，捞不到尸体，也没法下结论吧？”

“大池应该是自杀了……他要是准备继续逃跑，就不会来伊豆的深山老林里。这儿根本没有退路……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也不排除大池生还的可能性。”

犯人不是经常玩“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手的吗？久美子暗自想道，可是没有说出口。

警方好像帮久美子传达了想去小木屋的愿望。傍晚时分，露营村管理员石仓，开着马达小船来了。

“辛苦了。”久美子上了船。在汽油味与引擎响声的陪伴下，一行人来到了湖对岸。

“最终还是让我去小木屋了啊！……”

“那些屋子，说得好听点是小木屋；说得难听点，就是三角兵营……挺破的……怕你住着不习惯。我找了一间最干净的，帮你打扫好了，“

“我空手就出来了，没有饭盒也没有餐具，吃饭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我会送去小木屋的。”

“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可是你不是还要去拉网吗？借我个饭盒就行，我会自己弄的。”

“我晚上没活，不必担心。”

湖上刮起微风，天晴了。透过云层的缝隙，暗红色的夕阳，映在湖水南边的群山上。

湖畔的树林异常浓密，仿佛一堵高墙。透过树林，还能看到大池的木屋的屋顶，与红砖瓦砌成的烟囱，甚是萧条。好像屋顶和烟囱，都是树的一部分一样，总让人觉得有些异样。

“石仓先生，大池先生的小屋，究竟是什么来头？……这么荒凉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一栋房子……在这种地方造别墅，也太冷清了吧！……”

“那是一个名叫立顿的英国人造的，一到冬天，他就会带着一群洋人过来，夜夜笙歌，在客厅里赌博到天亮……战后，大池先生买下了这栋房子，可毕竟这儿的历史不太光彩，我一直劝他别买，可他还是买了……现在，却又变成这样……”说着，他指了指围着湖心最深处漂浮的红旗浮标，“那浮标围着的，就是湖水最深的地方……明天，大池先生的儿子要带着潜水用具，下水去找。湖底深处有个大洞，估计不行的……”

“也就是说，你觉得，尸体是打捞不起来的了？”

石仓狠狠摇了摇头：

“我是说，他儿子潜水下去找不可以，得必须去找专门的潜水员来才行，“

久美子不露声色地问道：“那洞口究竟在哪儿啊？”

“在湖底深处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洞本身有一百来米深……也没有人具体测量过……不知道到底有多深……”

搜查主任说：湖底平原的洞口，是陷没湖的可溶性底层溶解的产物，断言这座湖里不可能有洞口。话是没错，在火山口的凹地上，形成的火山口湖，不可能有什么喷水的洞口。石仓为什么硬说，湖底有洞呢？实在是令人费解。

石仓挑选的小木屋，在露营村的尽头，距离码头倒不是很远。小屋没有窗户，屋顶是薄木板铺成的，面积大约两张榻榻米左右，铺着陈旧的榻榻米。大门板翘起来了，怎么关都关不上。

久美子去湖边散步，一个小时后回到小木屋一看，发现晚餐已经送来了。又是罐头炖菜和肉丸子……和昨晚在大池家吃的一样。

“啊，真个讨厌。”昨晚没成功，今晚又要再试吗？

“他要杀我！”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想来，今天早晨，石仓骑车来到小屋的时候，定是来检查尸体的。看到久美子提着睡衣衣角出门的时候，他大失所望，一脸郁闷。他的表情已经透露了一切……

久美子身处险境。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天一黑，她就把晚餐丢进了屋后的草丛里。她担心睡着了会有危险，吓得她整晚都没有合眼。

10

次日早晨十点左右，隆一与石仓来到了小木屋。

“宇野小姐，我们准备去打捞尸体，请你也我们一起上船吧。”

他果然不是个聪明人，他早该明白久美子的意图了，可却还在说这种话。

“为什么非要我陪你们去？”

“你对我父亲见死不救，至少也应该看着，他的尸体见光吧？”

久美子火冒三丈，大声喝道：“你什么意思？……你非要强迫我去不成？”

“昨天你是不是对搜查主任说，父亲的尸体，是打捞不上来的？……尸体见光，对你有什么坏处？……”

“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说，怎么找都找不到尸体，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什么尸体。”

“此话怎讲？”

久美子气在心头，决定一吐为快：“就是说，你们别在水里找了，还不如找找露营村的小木屋呢。”

石仓压低嗓门说道：“大池先生不在小木屋里……若有就是亡魂了……你别再说这些愚蠢的话了，赶紧上船吧。”

“那你们准备去哪儿找？”

“昨天不是说了吗，湖底最深的洞口。”

“湖里真的有洞口吗？”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很了解这儿的地形啊。那么，要是真有洞口呢？”

“那我倒还真想开开眼界……我也对这洞口很有兴趣。”

“那就让你看看吧。”

一艘平底船停在码头上，上头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潜水用具。夏日灼

热的阳光，映照在平静的湖面上，形成许多肥皂泡一般、白色的光晕。警察们乘坐的小船，漂在浅滩附近，他们拖曳着锚绳，缓缓移动。十分钟后，平底船来到了两个插着红旗的浮标之间。

“就是这里。”隆一带着挑战者的口吻说道。于是，他开始调节氧气瓶的阀门，在脚上装上橡胶脚蹼。

这一片湖水呈深蓝色，看上去就很深，周围则呈现出繁茂水藻的绿色。这么浅的断层湖里，怎么可能有洞口呢。

“这就是潜水道具啊？我劝你还是别折腾了。这么浅的湖，捏着鼻子一跳不就下去了吗……就让我下去开开眼界吧。”

几年没下水了……在游水乐趣的召唤下，久美子脱去所有的衣物，光着白嫩嫩的身子，如海豚一般，一头栽进了湖水中。阳光透过水面，照亮了水藻之间。十多米下，有一个缓缓的斜面。前面就是堆满杂物的湖底平原。

忽然，头顶漂来一个黑影。原来是背着氧气瓶的隆一。

“看来，他准备下手了！”久美子如此预感到。

她可没心思与他纠缠。久美子立刻划水逃跑。她以为自己已经甩开他一大段了，可是，当她回头一看，发现隆一就跟在自己身后。

怎么会这么快？……可能是脚蹼的效果吧。

久美子掉转方向，往水面的方向逃窜，可没想到，石仓挡在了自己的眼前。

“啊，糟了！……”

隆一抓住了她的右脚，石仓的双手锁住喉咙……湖水流进胃里和肺里……久美子不断挣扎，可身体却渐渐地下沉。眼前的湖水越来越黑了。

当时的久美子，已然意识朦胧，可敏感的她却明白，自己要被害死了。

11

下午三点多，东京警视厅的加藤主任，开着警车，来到了小屋的庭院里。后面还跟着一辆县警察署联络员的吉普车。

加藤组的便衣警官们，一直焦急等待着主任的到来。站在车库前，与同事交谈的木村刑事部长，一见到主任的车，立刻打开大门，冲了出去。

“部长，您可来了！……您究竟上哪儿去了啊？”

“我去县警察署了解情况了。”加藤主任不紧不慢地走下车，对车库前的年长便衣警官说道，“畑中，你过来一下。”

畑中就是那位便衣警官。他立刻跑去两人身边。

“有件事情，我要和你们商量商量……我们去湖边，抽上一根烟吧。”

沿着蜿蜒曲折的林间小路，几位警察缓步走了一会儿，突然走出了树林，美丽的湖水全景展现在眼前。

湖边有几座破破烂烂的小屋。对岸的草地上，没有一个人影，倒是有许多三角形的帐篷，好像有一群天鹅，从天而降一般。穿着童子军制服和短裤的少年们，开心地笑着，正沿着码头边的细长湖岸撒欢呢。

大马路边的樱花树，都长出了叶子，停着十几台旅游大巴。没有多余的地方给车掉头，红蓝两色的铝皮观光巴士，一辆接着一辆地开了进来，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观光巴士广播里的轻音乐，与回荡在露营村里的广播声“交相辉映”着，形成一种难以名状的噪声。

搜查一课主任点了一根烟，眯眼看着阳光闪烁的湖面，咂了下嘴。

“这下可麻烦了！”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畑中的语气中带着歉意：“双休日只能这样了……”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究竟会有多少人来？”

“横滨圣约瑟夫学院的学生，一共一百五十人，再加上来开童子军大会的两百人……现在，是四百人不到……他们要是来了湖这边，一定会妨碍尸体打捞工作，我已经和管理员说过了，绝不会租船给他们。”

“没必要这么紧张。我说的不是这件事……那女人怎么样了？”

木村替畑中回答道：“医生说，让她静养一天，就没有什么大碍了。”

主任用手指弹了弹手中的香烟，一屁股坐在草地上，脸上阴云密布。

“就这样？……电话报告里，怎么说得她好像快死了一样。”

“刚捞起来的时候，真是快死了，可她好像没呛到多少水，赶在心脏麻痹之前救回来了。”

“听说她在水里，折腾了将近两分钟之久？……她究竟为什么要跳进湖里啊？”

“我们也不懂，那女人究竟在想什么……她和其他人为了‘湖底到底有没有洞’的话题，居然争吵了起来，之后就突然跳下去了……一分多钟过去了，大池的儿子看她还不上来，就担心起来，背着氧气瓶下去一看，却发现那个女人，突然从水草堆里游了出来，拉着他的氧气管就往下沉。”

“这就怪了……这是谁说的？”

“大池的儿子说的……之后，那个管理人石仓，就去分开他们，可那女人拼命抵抗，他只能使出柔道的招式——‘片羽绞’来，从背后勒住她的脖子，好不容易，才把她拉出了水面。”

搜查主任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问木村说：“那女人附近有小船吗？”

“我……”畑中回答道，“我记得好像在距离两百多米远的地方，有一条小船。至少我确定，她被救起来的时候一定有，至于她刚跳下去的时候怎么样，那我就不知道了……”

“她现在怎么样了？”

“一直在吸氧，还没醒过来。”

“你们送她去医院了吧？”

“不，要送去医院，必须要走旅游生病者的手续，我们就把她安置在小屋的车库里了。”

“她要是死了，线索可就断了！……你们为什么都不让她在屋里睡？”

“大池的老婆死活就是不同意啊……她甚至不肯让她睡水泥地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借到一块旧床垫。”

“有医生陪着吗？”

“医生和救护车一小时前回去了。”

主任敏起了眉头：“你们也太不小心了，连个看护的人都没有吗？”

“大池的儿子一直陪着她。他说，他在筑地的综合医院里实习来着……”

“大池的儿子究竟是什么来头？……你们倒也放心，把大池的共犯交给他来照顾？……出事了我可不管啊！”

“部长，这您就不用担心了。”木村笑道，“大池的儿子好像喜欢上那女人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喜欢呢，她刚被救起来的时候，那小子简直都快哭了，担心得要命……又没有法律规定，儿子不能喜欢老子的情妇……”

主任立刻用严肃的语调问道：“畑中，你去查查那个叫石仓的管理员。”

“是！……”

“还有他和大池的关系，越详细越好……大池夫人的身份查过了吗？”

“搜查二课应该有她的资料。”

“那立刻让他们把所有资料都送去本部。”

“是！……”

“畑中，二课的神保组在干什么？”

“他们一组六个人，正在进行地毯式搜索呢，准备把这儿翻个底朝天……价值六千万的证券，怎么可能藏在这么个小地方啊……二课的人做的事情，总是这么奇怪……”

“其实，我们也不完全相信，大池的尸体，真的就被沉在湖底了，可

既然他写了遗书，说要投湖自尽，就不得不下水拉网去找。道理是一样的……神保还在等呢，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三个人回到小屋，发现搜查二课的神保组，与伊东警察署的丸山搜查主任，正盘腿坐在客厅角落的地板上抽烟。他们好像已经把小屋找了个遍，家具的抽屉都被拉了出来，眼见着屋里整个一幅“台风过境”的凄惨景象。

“喂，加藤先生！……”坐在客厅角落里的神保刑事部长喊道，“给宇野久美子搜身的时候，在夹克衫里发现了这个。”

“什么玩意儿？”

“安眠药……属于溴米索伐类的。”神保刑事部长说着，将一个锑质小容器递了过来。

“哦？”

“十克就足以致死，药力相当大。由此可见，那女人肯定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她的行为，总是让人难以理解，这次又搜出了这瓶安眠药，就更令人疑惑了，“

“真是的，那女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不知道大池究竟有没有自杀，那女人想逃，其实也是有机会逃的，何必留在这儿受苦……真是想不通。”

“神保先生，关于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也觉得，大池已经自杀了，虽然不是很确定。可宇野久美子的可疑举动，反而让我觉得，大池他没有死，而是躲在附近，一边与宇野久美子联系，一边伺机逃离警方的追捕。”

“这也是有可能的。”

“倘若大池没有自杀，那么，这就是一场事先计划好的戏码，这一点毋庸置疑……搜查二科的追捕，弄得大池疲惫不堪，所以，他才会使出计谋，阻止警方……要自杀还不容易，何必选择在这儿呢？因为他想利用这里的传说，制造出尸体浮不上来的假象……虽然很幼稚，可思路却不差。我们不也因为传说的原因，不敢轻易下水吗？”

“你说的我都明白，可是，真的就能轻易下结论吗？”

“我猜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大池周四下午，来到湖畔，在周五凌晨之前，完成伪装工作，再把女方留在小屋里，看警方的反应……或

是让她想办法，阻挠警方搜索尸体的工作。”

“也就是说，宇野久美子之所以会跳进湖里，是为了阻碍警方的搜查吗？”

“的确不排除这个可能性……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围着湖水转了，而大池就能趁着双休日的傍晚，混进前来观光的人群里，溜之大吉……虽然，这的确是个简单至极的计划，可越是简单的计划，就越是容易成功。我们也只会上这种简单计谋的当。”

“你觉得大池现在会在哪儿？”

“这还是问当地人比较好，人家熟悉地形……丸山先生，你觉得大池要是还活着，可能会躲在哪里呢？”

丸山搜查主任在地板上摊开一张地图，照着地图说道：“从二十三日周五早晨开始，我们就在荻、十足、湖水分流口、吉田口这四个地方，设置了关卡，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但并未发现大池的踪迹……他要是还潜伏在附近，那只有可能，是湖水周围的十号国有森林……小屋后面有一条防止野猪入侵的小水沟，过了小水沟，就是国有森林的北端了……现在天气还不错，只要准备好粮食和帐篷，躲上两、三个月，根本不成问题……不过，要是想抓森林里的人，至少得派五百号人进山围捕才行，而且，那样也不能保证，一定就能抓到。”

神保刑事部长忽然想到了什么：“加藤，昨天我们的监视行动，让宇野久美子发现了，要不再利用她，引出大池一次？……大池的计谋已经成功了，不可能再躲好几个月。他一定也想早些逃出去才是。”

“话虽如此，可那女人太敏感了，简单的把戏，根本唬不住她……昨晚，别说是和大池接头，她硬是整晚没合眼……”

12

久美子沉重的意识，从混沌中渐渐觉醒了。她以为自己在眨眼，可是，却只能看见一片微弱的光线，仿佛昏暗的阴间一般。

她好像仰卧在一片湿漉漉的，软绵绵的东西上，浑身无力，仿佛虚脱了一般。悲从心生，差点就要哭出来了。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啊……又喝醉了……”

在通宵派对上喝醉酒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每次总是在浑身的疲惫与自我厌恶中醒来——说是“醒来”，其实并没有清醒的意识。只是在放纵之后，一种忧郁，浸透了整个身体，毫无理由地喝着鸡尾酒和琴酒，喝到四肢麻痹，意识也渐渐模糊……

“话说回来……我这是在哪儿啊？”

她伸手一摸，摸到了身下的粗布床垫。床垫下则是冰冷的水泥地板。自己好像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床垫上。这可真是怪了。

记忆出现了断层，只能想起一些片段。自己为何会身在此地？……

她又重新陷入了昏睡。不一会又醒了。这回，脑子清醒了不少。难怪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原来，眼睛上盖着一块折过的纱布。

她扯下纱布，微微睁开眼睛，竟看到了天花板。原来，天花板这么低啊。三面都是抹着灰泥的墙壁，墙上挂着盘成圆圈的橡胶水管、灭火器和油壶。头顶有个门，阳光照了进来，透过大门，被染成了浅绿色。久美子抬头一看，竟看见了一辆轿车的尾部……那是大池在岔路上，初次见到久美子时开的车。

“车库……”

久美子发现自己，正身处小屋旁边的车库里面，光着身子盖着—条床单，躺在水泥地板上铺着的旧床垫上。

她的头发都湿透了，枕头与床垫上，有许多恶心的污渍。双脚冰凉。

“好冷……”

久美子刚想开口，咽喉部却传来一阵烧灼般的痛感……

记忆都苏醒了。被石仓勒住脖子，在黑暗的湖底水藻丛中，拼命挣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黄泉，亲眼见证了死亡的恐怖与绝望的瞬间。

“啊！……”久美子吓得缩成一团，忘我地尖声惊叫。

时间仿佛停止了……湖底草丛中的拼死挣扎，只是为了多争取一秒钟的生命。

她原以为“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那只是因为，自己很无知罢了。要是能想象出那种痛苦的十分之一，就不会傲慢地想要自寻短见了。

“啊，我得救了啊！……”久美子从未觉得，自己的生命如此可贵。她感慨万分地睁开了眼睛。

“你醒了啊。”久美子抬眼一看，发现隆一正在看自己。他为久美子搭了搭脉。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不过警方说，等你醒了，要进行临床审问。因此，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给你打一针吧。”

久美子一言不发地端详着隆一的脸庞。不知为何，她的心胸，突然宽广了起来，没有怨恨，也没有僧恶。湖底的那一幕，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点也不真切。

“我就怕有个万一，才备了这些药。能帮上你，真是太好了。”

灌满药水的注射器，打在久美子的上臂上。打完针后，隆一还温柔地帮久美子揉了揉打针的地方。

“宇野小姐，你是不是怪我多管闲事，把你给救了起来啊？……如果真是这样，我会道歉的。可我真的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那样死去。”

隆一的话，着实让久美子意外。她心中有些不悦，可也懒得反驳。

“我越是往上拉你，你就越是往下沉。最后，你干脆就抓着海藻不放手了，真是吓死我了。”隆一的眼角闪烁着泪光。久美子赶忙把头别了过去。

“我还以为，你是会眼睁睁地看着我父亲去死，自己游回来的薄情之人，可我发现，是我误会你了……要是你真是这样的人，父亲也不会被你如此吸引……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明白……”

久美子轻轻叹了口气。

“你应该也听说了，我死去母亲的事情吧。我在电视上，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母亲，名字又叫宇野久美子，我也猜想过，你会不会就是……其实我很清楚，父亲为什么会喜欢上你，当然，我没有亲口告诉过他……再婚后的父亲，过得很不幸福，他一直很后悔，家里越乱，他的心就越是在你的身上……他的心情，我也完全能够理解……”

久美子忍无可忍，插嘴道：“啊，那件事就不用再提了……”

隆一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立刻闭上了嘴。

“对了，你刚才说，警方要进行临床审问……他们究竟还想从我嘴里，问出些什么？……该说的我都说了。”久美子不服气地说。

“他们偷偷讨论的时候，我听见了几句，说是拿着你的供词，去申请逮捕令，可法官却不肯签，说是证据不全，发不了。天知道尸体什么时候才能打捞出来，警方就准备，暂时解散伊东警察署的搜查本部，撤回东京。说是‘审问’，其实也就是走个形式吧，不必担心。我担心的，其实是你的身体……你的心脏还很衰弱，现在还不能坐交通工具。要是我能陪着你就好了，可我还有医院的工作要做，傍晚之前，一定要回东京去……母亲嘴上说什么‘不让你进屋’，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今天，请一定要在屋里静养，养好了再走啊。”

隆一羞惭地低下头，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的样子。

“最后还有件一事……请你答应我，不要再像今天早上那样了……否则，我回了东京，也放不了心……那可就糟了……”他轻声念道。

13

久美子被送去了小屋二楼，大池的房间。才刚刚躺下，加藤主任就走进屋里来了，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

“你的脸色总算有点活人的样子了。我还以为你救不回来了呢。”

“要是一开始就是这种态度，我也不会反抗了。”久美子如此想道，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你为什么要跳进水里去呢？还差点溺死……爱惹麻烦，也得有个限度啊。你喜欢做什么我管不着，可是妨碍我们调查，那可就不行了。”

“我那是一时兴起……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一点儿没错。我们可伺候不起你了，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他把文件摊在了膝盖上，继续说着：“接下来，我会念你的供词，如果没有异议，就签个名，按个指印吧。”

“那就是我的供词吗？”

“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只是和宇野久美子有关的证词的精简版本而已……干我们这行的，办什么事情，都要走个形式，我也没办法。以下就是事件的概要，听好了……

“‘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也就是你，五月二十日，为了回老家和歌山市，乘上了二十一点五十分，从东京站出发，前往大阪的129号列车，但中途改变了主意……这里是根据你的证词写的……次日——即二十一日三点五十四分，于丰桥下车，搭乘七点整，前往东京的列车；十一点三十分，到达热海站；十一点四十分，搭乘前往伊东的列车；十二点十二分到达伊东站……在站前的×××食堂（店名省略）用过午饭，徒步前往湖水观光……下午两点左右，于分岔路附近遭遇大雨……在雨中散步时，遇见了东洋相互银行……简称东洋银行的行长大池忠平驾驶的轿车。对方建议宇野久美子上车……宇野久美子便上了车，来到了大池名下的小屋，决定借宿一宿。六点半左右，与大池共进晚餐；晚饭后，宇野久美子于湖畔散步一小时左右，临近八点时回到小屋，大池已经前往二楼的卧室，不在客厅里。之后，宇野久美子再也没见过大池忠平……次日——即二十二日上午八点左右，湖水会管理员石仓梅吉骑车前来，询问大池先生是否在家，宇野久美子回答说不在。同日十点左右，宇野久美子从石仓处，听说大池投湖自尽的消息……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说着，他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小照片，递给宇野久美子说道：“这是大池忠平的照片……他应该就是你在分岔路口，遇见的男人。你看看照片，再确认一下。”

久美子躺着拿起照片仔细观察：“啊，这不是我遇见的那个人！”

虽然很像，可是，那与宇野久美子认识的大池忠平，并不是同一个人。

轿车上的大池忠平的脸，因为生活艰辛的关系，带着一丝忧郁，可照片上的脸，却是一脸福相，完全没有一丝阴云；发型也不一样：开车的大池，两个鬓角已经秃了，可照片上的大池，从额头到头顶，都不剩几根头发了。额头也好，脖子也好，肩膀也好……都完全不同。可要是久美子把这些事说出口，事情又会更加复杂了。

久美子带着严肃的表情陷入沉思，可总不能把如此重大的事情瞒着警察。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说道：“倘若照片上的人，真是大池忠平，那小木屋里的，就绝对不是他。”

主任级起眉头，挺起腰板说：“不是大池？”

“很像，但肯定不是同一个人。”久美子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照片上的人，与她所遇见的大池忠平的不同。

主任眯着眼睛，听了半天，可脸上却是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愧是艺术家，观察得就是仔细。你说得太细了，我们这种粗人，实在是理解不了。照片总有个角度问题，要是额头上打了灯光，就会显得比较亮……你还是别折腾我了，赶紧签名吧。”

“让我签名可以，只要你觉得没问题就行。可不只是真人和照片不一样，还有其他疑点……”

小木屋明明都没有上锁，大池却硬说，拿着钥匙的管理员去吉田了，没法住小木屋；屋里明明不冷，他却用柴火烧起了暖炉；大池的小船，本来应该拴在小屋附近，却出现在了距离小屋很远的码头上；他还用某种方法，让久美子吃下了大量安眠药，使她一路昏睡到第二天早晨……

宇野久美子一口起道出了心中的所有疑惑，可主任只顾着笑，根本没把久美子的话当回事。

14

宇野久美子还担心，石仓会不会出现，可他好像很忙的样子，没功夫管久美子的闲事，倒是伊东警察署、负责联络工作的年轻警官，帮她准备了晚餐。

久美子没有食欲，可还是硬着头皮，吃下了一碗粥。

“很好吃。”她假意奉承警察。

“你吃得好少啊，要不再吃点吧？”

“我感觉胸口很闷，吃不下。”

“这样啊……不好意思，还逼着你吃了这么多.”

宇野久美子其实很想让警官留下来陪她，可警官在七点多的时候就走了，只留下一句“请多保重”。

天色渐晚，对岸草地上开起了童子军大会。童子军们围坐在篝火边上，唱起了赞歌。

满天星斗下的湖水，仿佛刷过一层黑色的釉，点缀着篝火的倒影。微风吹起，火光化作无数细小的光点，在眼前缓缓漂动。

久美子有意无意地，听着孩子们的合唱，仰望着天空中的星星，脑中一片空白。忽然，一种厌恶感袭上心头，她不禁把头埋进了枕头里。

昨天还觉得眼前的湖景沁人心脾呢，可是到了今天，她却心生厌恶，连看都不想看。她还异想天开地，想用投湖自尽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事到如今，她却亲身体验了死亡的痛苦。即使她会像父亲那样，在肝癌的病痛中死去，估计，她也不会再次选择自杀的道路了。

久美子笑了，仿佛在自嘲一般：“这下糟了！”

她一心想着如何完成“自杀”的工作，然而，现在却迷失了目标，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必须使用陈旧的丝线，继续缝起昨天与明天之间的缝隙。失去了梦想与希望，只留下一身的憎恨与厌恶，期期艾艾地惨淡度过一个怪僻、充满错误的人生。

孩子们似乎已经厌倦了童子军大会，开始绕着湖水转圈，高髙低低、各种各样的歌声，从湖水的南岸传来，渐渐接近小屋。

久美子逼自己闭上了双眼，可今天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在她的大脑中挥之不去，让她无法入睡。

虽然对心脏不好，可是，只能依靠安眠药了。于是，久美子从床上爬起，下楼来到客厅找夹克。

她从夹克的口袋里，掏出安眠药，正想去厨房倒水，却听见和浴室连着的后门那儿，忽然传来一阵可疑的脚步声。

来人绕过车库，踏着草地上的圆石子，朝后门走来。

“究竟是什么地干活？”

宇野久美子其实有足够的时间，从正门出去绕去后门，可她并不想这么做。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客厅里，静静地等候着那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暖炉右手边的大门把手，开始缓缓转动，不久，门就悄悄打开了。一个漆黑的人影，从门缝里爬出来，走进了客厅……

“啊！……”那不是自称大池忠平的运动型绅士吗？但见他浑身湿透，一副丢了魂魄的凄惨表情。

“这回可真要没命了……”久美子轻声念道，快步躲进了楼梯下的暗处。

在决定伪装自杀，能否成功的关键时刻，他竟然以身犯险，潜入小屋，目的显而易见……大池忠平要完成今天早晨，石仓没有完成的工作。

歌声随风传来，提着马灯，绕着湖游行的孩子们的歌声，朝湖水东岸慢慢地飘去，离小屋越来越远。湖对岸有三百多人在露营，可久美子却无法求救……这可真是个残酷的世界。

大池忠平抱着胳膊，仿佛亡灵一般站在门口。十分钟后，他竟然开始用衣袖擦汗。他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扶着墙壁，踉踉跄跄地走到了电灯下。突然，他好像用尽了浑身的力气，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啊，一定是出事了！……”

可是，久美子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灯光下的大池忠平，惨不忍睹。他好像是在湖底的淤泥里走了一圈，膝盖以下沾满烂泥，鞋上尽是水绵。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头上，

在面无血色的脸上，滴滴答答地滴下水珠。难道，他是大池的亡魂不成？久美子觉得，一切就好像梦境一般。

“呼！……呼！……呼！……”

大池忠平喘着粗气，环视被警方翻了个底朝天的客厅，踉踉跄跄地，朝壁炉台边上的餐具橱柜走去。可浑身无力的他，只得把重心倚靠在橱柜上，一只手还搭在抽屉上。

“啊……来人啊！……”他好像非常痛苦。

站在黑暗之中的宇野久美子，也觉得自己不能见死不救。她朝大池走去：“大池先生，是我。你怎么了？”

大池用沙哑的嗓音轻声说道：“药……给我药……”大池好像快要心脏病复发了。

久美子原以为，只要你没犯罪，总有一天，就会真相大白。可是，这两天和警察打过交道之后，久美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要是大池死在了小屋里，天知道久美子会蒙受什么不白的大冤枉呢。

“先去长椅上躺着吧！”

久美子把大池忠平搀扶上了长椅，帮他脱下上衣，找来了一堆坐垫，让他靠着。她又用脸盆舀了一些井水，帮他冷却胸口，但却于事无补。

“有应急药吗？……我去帮你找来！”

大池忠平抬手指了指餐具橱说：“……强心剂和……红酒……”

餐具橱的抽屉里，好像没有药瓶，久美子只得前往浴室。打开墙上装的镜子，就是一个玻璃小柜子，里面有一瓶贴着“强心剂”标签的药瓶。旁边则是一瓶日本药局开的红酒，装在威士忌酒瓶里，瓶口还封着红色的蜡。

“放心吧，药和红酒都找到了。”久美子端了杯水给他，大池立刻狼吞虎咽地吞下了药片。

三十分钟后，大池忠平的状况稳定了不少，呼吸也没有那么急促了，心跳也正常了一些。只是，他好像很冷的样子，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久美子把一些没有烧完的松木，扫在一起，正准备生火，只听见大

池一脸惊恐地呻吟道："啊！……要是烟囱里冒烟了，石仓就会过来……"没想到，大池忠平竟然会害怕石仓。

"石仓来了会有什么问题吗？"

大池没有回答。

"大池先生，你听我说……我很感谢你，在雨中送了我一程，可都怪你留我住了一夜，给我惹了不少麻烦，"

久美子越说越兴奋，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她表面上虽然满不在乎，可内心深处，还是有些生气，结果，一说就停不下来了。

"你要是活着，我就没了参与自杀或杀人的嫌疑，可是警方要是知道，今晚我们俩单独在屋里，就会以为我们是共犯，事情就会更复杂了……你要逃跑，那是你的事，可我希望，你能证明我不是那个K？U，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行……"

大池目不转睛地盯着久美子说："K？U本来就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那是君代为了扰乱警方的视线，胡乱想出来的……我原计划明天去伊东警察署自首……可是没想到，却发了心脏病……不……要尽快……宇野小姐，能不能麻烦你，叫个警察过来……他们应该在周围监视吧……"

"警察们好像都收队了啊……负责联络的警官，说是明天早上八点过来……"

大池忠平顿时失望不已，低下头说道："我的冠状动脉和纸一样薄，这次发作这么严重，估计是没救了……还要十二小时，才会到明天早上……啊，能不能撑到八点，还是个问题……"

大池决定自首了。久美子也想立刻与警方取得联系，可是，离湖最近的电话，不是在露营村的管理员办公室里，就是在伊东高尔夫球场的俱乐部里，距离小屋都有两公里以上的距离。以久美子现在的状态，实在是跑不了这么远的距离。

宇野久美子顿时坐立不安，走去了门口。要是有孩子经过小屋，她还能透过门上的小窗，让孩子带个信。可对岸的孩子们，都进帐篷里睡觉去了，连笑声都听不见。久美子只得放弃让孩子带口信的想法，拉起小窗上的窗帘，回到了大池身边。

大池忠平陷入了沉思，默默闭上了双眼。

15

快十点的时候，东京本部的畑中刑警，走进了伊东警察署的搜查主任办公室，现在，伊东警察署已经成了大池一案的搜查本部。

畑中刑警从水壶里倒了些水进茶杯，一口喝下，朝加藤警官走去。加藤警官正在里桌，和丸山搜查主任紧急商量着些什么。

“哦，畑中，那通电话我听说了……大池忠平那家伙终于出现了啊。放长线钓大鱼，果然有效，我正和丸山先生商量呢……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从湖里出来的。”

“他不是躲在森林里吗？”

畑中难为情地伸手挠了挠头：“森林里戒备森严，估计他也着急了。”

“是从对岸坐船来的吗？”

“不，好像不是的……我一直看着湖岸，可是，我没有发现有小船的踪迹。”

加藤警官一脸不解地问道：“这就怪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借着星光，只能依稀看到人影。他好像受伤了，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的……他从车库绕去了后门，进了小屋。”

“那女人呢？”

“正如我们所料，他们早就约好了时间，女的早就下楼，等在客厅里了。”

“怪了，你是怎么看见她下楼的？”

“透过正门的小窗口看见的。”

加藤警官挺起背脊，大声喝道：“我不是早就嘱咐过你，不要接近小屋吗？……还给我乱来！……要是被发现了，那可怎么办！”

“啊……这……其实是站岗的地方，正好有个窗户……”

“他们没有发现你吧？”

“应该没有……”

“你说没有就没有吧……接着说。”

“……女的把大池忠平扶上了长椅，用脸盆打了些水，帮大池冷却胸口。又找来药瓶、酒瓶什么的，忙得不可开交……我看到的就这些。”

“就这些？什么叫‘就这些’？”

“女的把窗帘拉上了，害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加藤警官露出一丝冷笑：“大池和那女人在小屋接头之后，会做什么，不用看也猜得出来。”他挖苦道。

“你为了报告这件事，特地跑来伊东了吗？”

“不，还有件事要告诉您……”

“什么事？”

“走进小屋的不是大池忠平，而是在名古屋开工厂的弟弟——大池孝平。”

加藤警官低头沉思了许久。他点上了一根烟，一脸疑惑地反问道：“你说那是孝平，而不是忠平吗？”

“是的。”

“这可不得了……你确定吗？”

“哥哥忠平我只见过照片，可我，因为调查的关系，我去过名古屋好几次，每次都会去弟弟孝平家，他那张脸，我绝对忘不了，不会错的。”

加藤警官朝丸山搜查主任看去，怒火冲天地说道：“那辆轿车，是大池忠平逃离东京的时候，故意开走的车，害得我们上当了……可恶，那诡计多端的家伙！”

丸山搜查主任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那女人也说过……在小屋见到的，不是照片上的人……原来，她说的是真的啊！……真是讽刺。我们完全被看扁了。她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们被耍得团团转啊……”

烟中刑警向加藤警官问道：“部长，我们不能把他们抓回局里来吗？看他们这么接头，肯定是有什么阴谋……”

“用什么名义抓？……即使抓来了，也没办法拘留他们啊……弟弟肯定会说，自己是听说哥哥自杀了，特地赶来查看情况的……况且，我们的手上，也没有弟弟参与犯罪的证据啊。”

“那光抓女的呢？”

“也不行吧……再怎么逼问，她也不招，满不在乎的样子……抓来了也没用。和大池的弟弟在小屋里住了一宿，也不是什么犯王法的事。”

说完，他又转向了丸山搜查课长。

“丸山先生，这没办法查了。二课怎么样我可不管，反正，我们明天就撤回东京。没想到，这件事情居然拖了这么久，我们也无可奈何。”

这时，本厅的木村刑警，提着个女用行李箱，缓缓走进了屋里。

“部长！……抱歉，我来迟了！……我出去打探消息了，”

“那行李箱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吗？……哈哈，这是宇野久美子留下的东西。”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开往大阪的129号列车的行李架上，二等车厢里有个喜欢宇野久美子的乘客，他看见宇野久美子提着行李箱，走了进来，把行李箱放在架子上，径直走去了前头的车厢，一直到终点站，她都再也没有回来过。于是，他就跟车长说，这是‘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的行李箱，请车长转送到东京去。”

“打开看看！”

木村拉开拉链，打开了行李箱——箱子里装着银灰色的法兰线连衣裙，红色衬里的马海毛披肩，浅口皮鞋与尼龙丝袜。

“看来，这就是宇野久美子离开公寓时，穿的衣服。”

“是的，公寓管理员已经确认了。”

“丰桥站那边怎么说？”

“木谷刑警去查过了，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车站的广播员说，有人拜托她，广播一条消息，给‘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说是她错过了一辆车，让宇野不要等她，自己先走。那个女人穿着尼龙夹克衫，和

皱巴巴的红色西装裤，戴了一顶贝雷帽，肩上还挂着个画具箱。”

“什么？那不就是宇野久美子吗？……混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我也不清楚……还有两条奇怪的消息。”

“请说。”

“宇野久美子的夹克口袋里，装着一瓶安眠药，而三年前，大池忠平的前任妻子，也是因为误用这种安眠药去世的。”

“这又是从哪儿听说的？”

“大池忠平的身份调查报告上写着，他妻子中毒死亡的详细情况，我就向他妻子的主治医师打听了一下……哦，　了，还有一件事。两年前的秋天，声优小组的一个叫做仲数枝的女人，在宇野久美子的房间里自杀了。她用宇野久美子绑行李的绳子，勒住脖子，猛地跳进了公寓后的竹林里……虽然警方最后判断，这的确是一起自杀案，可一开始，警方其实怀疑是宇野久美子勒死了她，再把她丢下了楼……”

“就这些？”

“目前就只有这些。不过，只要再仔细调查，一定能发现更多的线索！……”

16

大池忠平瞪着双眼，仿佛要看透自己的身体一般。他每小时都会吃下三克强心剂。悸动也好了不少，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了。可他依然被担忧所笼罩，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大池先生，十多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你要是不敢一个人待着，我就一直陪你到天亮吧，你就不要烦心了……没事的，你不会死的。”

“我自己的身体，再清楚不过了……绝对撑不到明天早上，我已经有这种预感了……趁我现在脑子还清醒，有些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宇野小姐，你能不能听我说说？”

久美子并不想听。她更希望大池一声不吭地躺着。可是，她一看到大池那布满哀愁的表情，就心软了。

“行啊，如果说出来，会让你舒服一点的话，那你就尽管说吧。”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二十日早晨，君代打了长途电话，来名古屋找我，说是忠平已经逃了大半年了，疲惫不堪，想让他稍微休息一下。她已经把石仓派去忠平那儿，让他写了一封要投湖自尽的遗书，可总得做做样子才行，就让我来伊豆的小屋住一晚，接下来的事情，石仓会处理的。”

“石仓和你们是什么关系？”宇野久美子细细地问他。

“石仓是君代的弟弟……哥哥以融资给隧道公司的形式，偷偷地隐藏了一些资产，搜查二课以为那些资产有三千万到六千万之多，其实，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哥哥的资产，要是能有那些的十分之一，也就不错了。你可能会觉得，为了这么点小钱，就四处逃窜，一直躲到时效成立很傻，可要是等风波过去了之后，再一不小心被警察抓到，严加审问，那也太可怜了！……我们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哥哥丢下的轿车，就停放在丰桥的车库里。我就开着那辆车去小屋。到了小屋就生火，石仓看见烟囱冒烟了，就会去吉田的朋友家住一晚，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第二天早上再回来。我则要在黎明之前，划船去湖对岸，藏在小木屋里。石仓会给我租一辆车准备好，我再开车穿过修善寺，傍晚时分，再坐火车回名古屋……”

“怪不得你不让我住小木屋，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没错……晚饭后你就去散步了，一小时以后才回来……十一点左

右，我从二楼下来一看，发现你已经躲在长椅上睡着了，鼾声震天响。当时我还以为，你已经没救了……枕边的柜子上，有下部矿泉水的瓶子和杯子……在我来小屋前，有人在矿泉水里下了安眠药。应该没有人知道，我在分岔路上遇到了你，所以，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他们嘴上说，只要我在这儿住一晚就好，但其实是想杀了我，再把我扔去湖底。

”“这就怪了，可是，我还活着啊？”

“健康人吃十五克安眠药，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可要是身体有什么异常……比如孕妇，心脏、肾脏有病的人，吃十五克就足以致死。像我这样的冠心病患者，喝一口那矿泉水就死定了。”

“你又没有化学分析过那瓶矿泉水，我想，是不是你多心了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哥哥的前妻琴子，和隧道公司的一个名叫水上的男人，就是被安眠药毒死的。当时，琴子正怀着身孕，水上则是肾脏不好。没人比君代更会用安眠药了，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哎呀，那位太太原来是这种人啊？”

“她就是这种人……什么破产诈骗、隐瞒资产，都是那女人出的主意……琴子当时得了肺病，可又怀孕了，晚上一直失眠。这时，从女子药科学校中途退学的君代，就作为护士，来到了大池家。琴子让君代给她吃安眠药，可君代不给。这就是那个女人的聪明之处。她早就料到，软弱的哥哥一定会被妻子的苦苦哀求所打动，偷偷给她吃安眠药……果然，哥哥瞒着君代，给琴子下了零点三克安眠药……零点三克安眠药虽然不多，可琴子就这样陷入了昏迷状态，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哥哥一直为了琴子的事情自责，君代又握着他的把柄，把他耍得团团转……”

“难道，这次又轮到你了？”宇野久美子惊讶地望着大池忠平问道。

“可不是吗，要是再磨磨蹭蹭的，天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装作划船去河对岸的样子，解开了绑船的绳子，猛地推了一把，然后就躲进了树林里，一直躲到今天……我本想趁着今天的童子军大会结束的时候，混进家长的队伍里面溜走。只要搭上便车，就能通过警方设置的关卡……于是，天黑之后，我就来到小木屋附近，却发现轿车不见了。我不擅长划船，可只要一点一点地划，总还是能划到对岸的，于是，我就上船了。可石仓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躲进树林之后，他就看透了我的计划，在船底做了手脚……他把塞子给拔了，用牛油填上。我划了不到二十米，船就沉了，害得我不得不游回岸上……我这种心脏病人，游泳简直与自杀无异。要是船再多划出十米，我早就因为心脏麻痹，一命呜呼了。”

大池忠平越说越兴奋，瞪大双眼，喘着粗气继续说道：“事到如今，我终于明白，我们一家为什么会这么倒霉，哥哥为什么要仓皇逃窜了。哥哥害怕的不是警察，而是君代和石仓……水上一死，哥哥就察觉到了异样……他之所以要把那些不值钱的资产，说得那么夸张；之所以不告诉那两个人，自己的藏身之地，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二战’以后出现的坏人不少，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比他们姐弟更坏的……我们也不是什么清清白白的人，本不喜欢与警察打交道，可是，这一回，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壁炉架上的时钟的发条好像松了，十一点的钟声，软绵绵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久美子不想让大池再说下去了，赶忙接下话茬说：“大池先生，已经十一点了……还有七个小时……照现在这个状态，撑到明天早上，绝对没有问题。你就别说话了，稍微睡一会儿吧。”

大池把心里话都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心里好像舒服了不少，他点了点头说：“我试试吧……不知道睡不睡得着……能给我倒些红酒吗？30cc左右……心脏这东西啊，脾气不小，可难伺候了。”

久美子拔出酒瓶的塞子，往大玻璃杯里倒了些红酒。大池忠平喝起酒来，就像只小鸟一般，一口一口，好一会儿才喝完，他好像是有了睡意，把头靠在靠垫上闭上了眼睛。他的表情十分平静。不一会儿，还打起了呼噜。

湖面上传来的微风，在湖面上掀起一阵波澜，朝森林的方向飞驰而去。风声与鼾声的奏鸣曲，吊起了久美子的睡意。她坐在地扳上，把额头靠在长椅的一端，打起了瞌睡。

十二点整，久美子被风刮过铁门的声音吵醒。大池依旧打着响亮的呼噜，可却像被什么人操纵了一样，不停地摇头晃脑。双眼微睁，无神的双眸，呆呆地望着前方。

啊，糟了！……

“大池先生！……大池先生！……”

久美子摇了摇大池的肩膀，没有反应。她用开瓶器，猛地戳了戳大池的手背，可还是没有反应。

“哎，终究还是……”久美子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莫非是红酒有问题？……现在再追究这些，也是于事无补。当务之

急，是如何救回大池忠平的性命，否则，自己端的就就要遭殃了——两人独处一室，一个还死了，简直就是百口莫辩。

总之，要赶紧叫医生来。刚才大池说，只要烟囱冒烟，石仓就会过来。石仓虽然是敌人，可现在能利用的资源，也只有他了。

久美子把纸片和破破烂烂的木箱，迅速丢进了壁炉，浇上灯油点着了火，松木熊熊燃烧，发出风箱般的响声。

久美子坐在壁炉前面的摇椅上，心不在焉地等待着石仓的到来。

17

三天以后。审问从早上十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五点，都还没有结束。伊东警察署的审问室里，加藤警官与久美子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仿佛这场审问，永远都不会结束似的。

这个只有一坪大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大门，通往搜查主任的办公室，上面装着一扇磨砂玻璃窗，门的另一头，不断地传来有人出入办公室的响声，和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

死寂之后，加藤警官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来：“你说点什么吧。”

宇野久美子冷冷地回答道：“没什么好说的。”

“我倒有问题问你。”加藤警官仍然不依不饶。

“我已经很累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你不准备开口了吗？”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说了也是白说。”

“是不是白说，不是你决定的。”加藤警官严肃地告诫宇野久美子。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都说了。就连对我不利的事情，我也毫无隐瞒，可你们根本不相信我。那我又何必尽心尽力，配合你们调查。”

“配合调查……说得好听，我可不这么想。我可真没见过，比你更会装蒜的女人了。搜查一课的加藤组，都被你耍得团团转。你就饶了我们吧……大池的弟弟是你杀的吧？你就招了吧？……”

“那我就招给你听听。大池的弟弟不是我杀的，真凶不是大池君代、就是石仓梅吉……你们怎么不去调查调查他们俩？”

“大池孝平的尸体里，检测出了溴米索伐……你带着的安眠药里面，不就是有这种吗？”

“是啊。”

“那瓶红酒是孝平的哥哥忠平的东西。一直放在小屋里，瓶口的封蜡上，还有日本药局的印章……那瓶塞是谁拔出来的？”

“是我。”

“是谁倒进杯子里的？”

“也是我。”

加藤警官冷笑一声：“这不就结了吗？……这摆明了就是你杀的人，你为什么就是不招？……你想得也太美了吧！”

加藤站起身来，打开门大吼一声：“拿行李箱来！”

负责联络的警官，赶忙提着行李箱走了进来，把箱子放在了圆桌上。

“这是你丢在前往大阪的二等车厢的行李架上的箱子。丰桥车站的广播员，也证明你曾要求他们广播一段话。你不是来湖边写生的吗？何必这么大费周章？……你倒是说出个缘由来啊？！……”

在癌症病发之前，抹消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痕迹——久美子本想将自己的小秘密藏在心底，可是事已至此，不得不说了。久美子一五一十地道出了事情的经过：父亲得肝癌去世；在电视台屋顶上看到“肉色的月亮”；决定自杀……一件不漏地说了出来。

“要是世人知道宇野久美子自杀了，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我只想掩人耳目地死而已，就是这么简单，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自杀的方法有很多，自杀的地方也有很多……你何必要选择那座湖呢？”

“因为我听说，那座湖里的尸体，是浮不起来的。”

加藤警官挺直了腰，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来说道：“你可真会编故事……也罢，先把你送去癌症研究所，好好检查检查，等检查结果出来了再说。”

鹤肉火锅

01

冬木盐八郎双手揣在怀里。这时，他的俳①友土井参亭，端着啤酒与大葱走了过来，说是今天要吃鹤肉火锅。

“什么？番杏火锅？这能吃吗？”

“不是番杏，是鹤，而且还是狩野派③绘画作品里，傲然挺胸的丹顶鹤。都说‘千年黑鹤，两千年白鹤’，那只鹤还没有完全变白，估计也就两千六百年吧。”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小时候还吃过‘鹤肉罐头’呢！彩色标签上，画着一只仙鹤，嘴里叼着诗笺④，上面还写着‘千年长寿’几个字呢。我小时候还挺惊讶的呢，原来，吃这么个东西就能活到一千岁啊。”

①“俳”指俳句。

②日语中的“鹤肉火锅”发音为“turunabc”，番杏发音为“turuna”。

③从宜町时期到明治时期，日本绘画史上出现的最大画派。

④写和歌、俳句用的窄长厚紙。

“你怎么把话题给扯远了呢。是你记错了吧，那不是仙鹤，是美人鱼①吧？我可没听说过，什么吃仙鹤长寿的传说。况且，那罐头里装的是朝鲜的一种害鸟吧。还好吃之前不知情，否则还得多操一份心。”

①日本民间竟有吃食美人鱼，能够长寿的歪理邪说。

“你这人真有意思，怎么知道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啊？”

“实不相瞒，做那罐头的就是我叔父，还请不要深究啊。当年，那种鸟在朝鲜南部，大量繁殖，还偷吃农民的庄稼，人们就开始对它进行捕猎，可那鸟的肉又臭又难吃，煮过一遍，都难以下咽。我叔父有点小聪明，就想出了做罐头的法子来。大部分日本人，又都像你一样憧憬着‘长寿’，自然能发一笔大财啦……”

两人聊仙鹤聊得带劲，就是不煮火锅。冬木盐八郎有些不耐烦了，催着土井参亭快开锅，可参亭却说：“你让我开锅，可仙鹤还没抓到呢。我们这就去抓。”他按捺不住兴奋的神色。

鹿岛府邸庭院里的仙鹤，每晚都会飞来土井参亭家，吃了参亭养的十几条鲤鱼。参亭怒上心头，决定以牙还牙，抓那只仙鹤来做火锅吃。

“我会负责抱住它的脚，你就抓住它的嘴。要是被那玩意儿啄一下，脑袋可就开花了。”

冬木盐八郎心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说道：“我还没同意呢，你说得倒轻巧，人家好歹也是仙鹤，哪儿能这么容易被你抓住啊。”

冬木盐八郎做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可土井参亭好像完全没注意到他的神色一般：“什么呀，没那么难。”说着，他摊开双手，做出抱住仙鹤的姿势说道，“我会这样，从仙鹤后面抱住它，你一把抓住它的嘴巴就行了。”看来，参亭主意已定，冬木盐八郎再怎么说也是徒劳。

“还要抓鹤啊。鹤肉火锅也太麻烦了，我吃大葱就够了，鹤肉就算了吧。”

听见冬木盐八郎这么一说，土井参亭一脸不悦，郑重其事地说：“别这么说啊，你让我一个人，怎么抓住那么大一只鹤啊，帮帮忙吧！”说完，他站起身来，“起来，我们走吧……快点。”

冬木盐八郎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被土井参亭拉去了，他一脸不耐烦地朝参亭看去，发现他已经撩起裤脚管站着了。

“你不愿意就算了，可你也别把手插在怀里啊，好歹也伸出手来，帮我一个忙吧。”说完，他走去走廊，盘腿坐了下来。

两人交情不浅，可这还是冬木盐八郎第一次见到，土井参亭竟是这样盘腿坐着。

冬木盐八郎觉得挺稀奇，定睛一看，发现土井参亭推了推无框眼镜，回头朝冬木盐八郎看去，大喝一声：“混账！”

冬木盐八郎第一次见到土井参亭，是在冬月师的俳句会上。当时，冬月师介绍说：这位是土井先生，是大学的副教授，教美学的。冬木盐八郎一看，土井参亭那瘦弱的身躯，柔美的容貌，还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就觉得没人比他更适合教美学的了。

土井参亭平日里十分稳重，从不大声说话，竟为了仙鹤，大声吼了一句，这让冬木盐八郎大吃一惊。

“土井参亭口中的鹤肉火锅，肯定是开玩笑的。孱弱的土井参亭，怎么可能杀得了一只仙鹤呢。考虑到参亭与鹿岛家微妙的关系，他肯定是想偷偷潜入鹿岛家的庭院捣乱。特地搬出啤酒和大葱来，硬是拖我去鹿岛家，肯定也是别有目的！”冬木盐八郎如此想道。

冬木盐八郎捧着胳膊，歪着脑袋，忽然诗意大发。

土井参亭（santei）的俳名取自法语的Sentier——小径。参亭的目标，是开拓维尔伦诗歌中的新意境，而这是一份充满迫害，前途坎坷的工作。所以，他将自己的俳句生涯，比喻为一条不为人所知的孤独小径，以示他有克服艰难困苦的决心。人不可貌相，他对俳句的态度，十分刚硬，下定决心，要超越维尔伦，绝不走回头路。

微风轻拂过，蔷薇一点红。

这首新作也饱受批评。冬木盐八郎也没有少插嘴。可冬月师却期待着他的下一首诗作，害得土井参亭不得不在下一次俳句会上，接连发表了一首优秀的作品。

“莫非参亭是为了创作俳句，才想出抓白鹤的主意吗？这倒也不是不可能。”冬木盐八郎心想。

土井参亭执意要自己同行，莫非，自己也是参亭的诗的一部分？要是自己拒绝，岂不是破坏了他的佳作？

冬木盐八郎虽然觉得：参亭作诗的态度属于异端，可他毕竟也是自己理应疼爱的师弟。于是，他麻利地站起身，把衣角翻折进腰带里说道：“参亭，好像挺有意思的啊，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听到这话，参亭立刻转怒为喜：“哦？你愿意去了吗？冬女也……”说到一半，他的脸就红了起来。

冬木盐八郎故意装作没听清的样子：“哎？什么？……”

他故意岔开了话题。看来，今天的鹤肉火锅，不仅和俳句有关，和冬女也有联系。冬木盐八郎大吃一惊。

冬女前往横滨，探望生病的亲戚，没想到，却遭遇到大空袭，之后便杳无音信。那一阵子，土井参亭每天都会去横滨的荒野，寻找冬女的踪迹，可再也没能见到，那张秀丽清雅的脸庞，他整个人都憔悴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鹿岛的大女儿滋子，就开始到土井参亭那里，学习俳句了。她加入了冬月师门下，俳名“冬女”，还时不时带着自己创作的俳句，接受参亭的指教。

冬女身材高大，十分丰满，动作幅度大，却甚是缓慢，一旦身子坐下来，就能一动不动地坐上好几小时。第一次在参亭的书房里，见到冬女的时候，她头上插着一支浅红色的玉簪子，那玉簪子的颜色尤为深邃，那神秘的光芒，立刻吸引住了冬木盐八郎。冬女当时身着一身蓝色的和服，还绑着一条极具特色的腰带——那是用戈布兰挂毯做的腰带，

还绣着商城宫①的狩猎图，甚是精巧。

①位于中国河南省的春秋时期建筑遗址。

土井参亭与冬女面对面坐着的光景，也十分奇特。参亭将烟斗捆在膝头，冬女则低着头，两个人一言不发，却能静静地坐上两、三个小时。并不是因为有冬木盐八郎在，他们才会故意这样，只要两人见面，便是这副光景。当时，正巧能透过书房的窗户，看见一朵巨大的木瓜花。

在这场漫长的静坐之中，冬女就开口说了一句话："花儿可真是神奇，只要看着花，我就别无所求了。"

冬木盐八郎自然不知道，两人是如何亲近起来的，他只是渐渐发现，自己每次去土井参亭家里，都会见到冬女。看来，他们俩讨论的不仅仅是俳句。冬女来得如此频繁，事情绝不简单。

冬女的父母在七年前去世了，鹿岛家的大宅子里，只有她的祖父与兵卫。与兵卫老先生当年，是名扬欧洲的风流雅士，可对家庭背景和身份礼节，他却十分讲究，甚至有些顽固。平日里虽然允许孙女为所欲为，但一到关键时刻，他一定会出言阻止。两人自然清楚老人家的脾气。冬木盐八郎很是担心，两人将如何克服这道难关。

02

两人推开黑铁后门，走进了鹿岛家的庭院，绕到了种满七叶树的假山后面。

明亮的小路，在假山后婉蜒曲折，一路延伸下去，小路上的落叶恰到好处。土井参亭随手捡了一些七叶树的圆形果实，塞进了袖子里，不知有何企图。

“这些落叶可真是讲究，他肯定每天都花心思，重新铺过一遍吧。莫非，是在追忆法兰西的深秋景色吗？不过，他每天就坐在家里，还能管得到花园的细微之处，真是可怕。”

说完，他便一脚踏乱了落叶，往前走去。

西园寺公望①与天宫晓，虽然与老先生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可鹿岛老先生与他们一样，曾在欧洲豪游一世，艳历遍布巴黎、伦敦、威尼斯、维也纳，远至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卢森堡和蒙特卡洛的老人们即便不认识雪洲②，也记得nonsieur③鹿岛的威名，他的风流与豪奢，现在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①由因寺公望（1849-1940），政治家。

②（1889-1973）日本电影明星。

③法语中对男性的尊称。

他回到日本，将家产传给儿子与一之后，依旧没有改变那豪爽的生活做派。然而，与一和妻子水枝，在巴黎惨遭车祸，去世之后，鹿岛老先生便将自己，关在伊那深山中的老房子里，每天一边吃着木质便当盒里的糯米饼当下酒菜，一边听滋子为他念新出的法兰西小说。这样平静的生活，在滋子前往横滨之后，戛然而止。

沿着落叶小路一路往前，突然看见了一座大池塘。池水很深，几乎看不见池底的石子，闪着波光的水面，仿佛也在暗示这一点。

遥远的池塘的另一端，深入草丛，永空一色，一片茫然，仿佛倪云林①的“西林图”一般，给人一种广漠之感，只有一株布满红叶的小小盐肤木，孤零零地竖在水边，可能是在模仿芦雪庵②吧。盐肤木庄重的朱红色，在这一片充满清逸氛围的简单空间里，点缀了一笔华美的色彩。

①倪瓒（1301-1374〕字云林，画家，元末四大家之一。

②《红楼梦》大观园中的一处警官建筑，与栊翠庵、达摩庵并称为大现园里的“三大庵”。

参亭拨开沾上露水的秋草，在池边到处转悠，不久，他便大声喊道：“啊，那儿有一只！”

蜿蜒至水门的池水角落里，有一只白颈鹤，正垂头站在一片被夕阳染红的乱石滩上。

冬木盐八郎觉得有些无聊：“华丽的颜色，用多了就俗了。整个庭院的景致和气氛，都被它破坏了。”

参亭蹲在草丛里，一边抽着烟，一边冷冷地说道：“没错。那片乱石滩的景致尤为重要，怎能让那只鹤给破坏了。”

冬木盐八郎也没了兴致，想快点干完了事，于是便催促道：“那我们就快动手吧.”

参亭这才不情愿地站起身来，一手抓着一枝桔梗花，慢慢地朝仙鹤所在的方向走去。

两人走进水门，听见阵阵水声，假山的阴影，在夕阳中显得特别浓厚。仙鹤把尖嘴收在胸口，单脚站着，显得十分寂然。凑近一看，那鹤浑身都是浅黑色的，看上去不像只鸟，反倒像是从天而降的一块煤，脚上的一点朱红色，反而令人毛骨悚然。

参亭站在岸边，一脸漠然地望着远处的仙鹤，说道：“它好像在睡觉啊，让我来叫醒它吧。”说完，他便取出刚才捡来的七叶树果实，朝仙鹤丢去。仙鹤伸出脖子，回头看了看，可是却满不在乎地，用嘴理了理羽毛，换了一条腿，继续睡觉。

冬木盐八郎怒火中烧，与参亭一起扔起了果实。

“你们可别恶作剧啊。”他们身后，突然有人用沙哦的嗓音说道。

两人回头一看，枝繁叶茂的枸杞树旁，站着一位身着便装，卷着腰带，眉毛、头发白如雪的驼背老人，看上去，已经有七十多岁了吧。在夕阳的照耀之下，一双白色的袜子，特别显眼。

参亭毫不犹豫地走向老人，鞠了一躬：“失礼了。请问，您是鹿岛先生吗？敝姓土井，久闻大名。”

老人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是的，我就是鹿岛。您就是土井先生吗？我也听过您的传闻，一直很想见您一面。”

他打过招呼，死死盯着参亭的脸看：“那土井先生，您究竟准备拿这只鹤怎么办呢？”鹿岛问道。

土井参亭突然露出痛苦的神色说：“这只仙鹤，每晚都飞到我家来，把我养的鲤鱼都吃光了，我就想抓住它，做火锅吃。”

老人缓缓点了点头：“啊，是这样啊。这只鹤是自己飞来的，并不是我养的，要是它吃了您的鱼，您可以随意处置，不过，能否请您先来这边坐坐？……让我们喝杯茶，好好聊聊吧。这位先生也一起来吧。”说着，他便将双手背在身后，转身往回走去。

一行人绕着池塘边走了一会儿，南下穿过了一片栎树林。在广袤草坪的另一头，出现了一栋有阁楼的大洋房，屋顶还铺着石板瓦。而洋房底下，有一幢屋檐较低，看起来非常昏暗的木结构房子，仿佛山中小屋一般。

老人站在门厅的入口处，殷勤地招呼两人道：“来来来，请进！”

房间的结构是信州①地区的三分式结构，从大门到后门，房间正中间，都没有铺地板，旁边则是普通的日式地板，还有一个大大的围炉。

①相务于今天的长野县。

一边连接庭院，一边连接后门，房间深处，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卧房的房间，有好几个壁橱。窗户上都装着雨棚子，后门则通往通顶设计的浴室。

围炉后挂着一把炭黑色的竹筒锁，今户①产的手炉有些粗糙。房间里就只有这一件装饰品，香炉和柱子上都没有多余的装饰。

①东京都台东区今户町，那里有神社。

三人围着炉边而坐，老人从茶壶里倒出一些茶来，放在炉边，却没有特意让客人喝。

“刚才叫唤的是夜莺。这个季节要是在欧洲，如果不跑到蒂罗尔，可听不见如此动听的叫声。”

他们聊了许多贼紧要的话，过了一儿，老人突然说道：“您刚才说，要把那只仙鹤给吃掉，是也不是？想必您也知道，我孙女在横滨，遇上了大空袭，至今生死不明，杳无音信。要是她还活着，怎么会不回家呢？想必她定是丢了性命，我也只得放弃。空袭之后，那只鹤就飞来了我家，一直待在我这里，我总把它当做小滋的替身来看。我总觉得，那只仙鹤是死了的小滋变的啊！……土井先生，能不能让我来赔偿您的损

失？能不能请您放这只鹤一条生路？请您体谅我这个当爷爷的一片苦心吧……”

参亭的脸红了：“混蛋，原来竟然是这样子啊！……我有所不知，真是失礼了！……”说完他便低下了头。

“那您就是答应了是吗？……实在是对不起，我要是不问个清楚，实在是不放心啊！……”

“没有答应不答应的问题。为了这么点小事，就来打扰您，真是太抱歉了。”

老人露出了放心的神色：“我刚才说了，这只鹤是小滋的替身，您还愿意放过这只鹤吗？……请您不要嫌麻烦，明确回答我行吗？”

参亭欲言又止，把双手放在膝头，沉默不语。

老人侧耳倾听夜莺的叫声，透过窗户，遥望窗外那傍晚时分的月亮。忽然，他双手放在榻榻米上，低头恳求道：“仙鹤是无辜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幸，都是我这个顽固的老头子的错啊。求您高抬贵手，放过它吧。我听说今年冬天，越后①下了场大雪，鹤的日子也不好过啊。要是你肯放过它，它肯定也会感恩戴德的吧……”

说完，老人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参亭的眼睛。

①越后国(えちご)(Echi-go)：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北陆道，亦称越州，越后国的领域相当于现在的新潟县（除佐渡岛外）。面向日本海而南北狭长的北陆之国。冬季湿冷多雪，春夏有干热风（焚风），是日本降雪量最多的地区，有雪国之称，因此该地滑雪场众多，每逢冬季，都会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滑雪游玩。靠近日本海一侧，还有许多温泉旅馆，在泡温泉同时，还能欣赏到日本海的美景。

03

微风轻拂过，蔷薇一点红。

冬木盐八郎一开始就觉得，土井参亭的诗句中，有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不过，他被冬女在横滨的空袭中去世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没能仔细分析其中的意境。

时节是冬天，那一定是冬蔷薇，那所谓的“一点红”，指的必定就是冬女。他为何没能立刻看出，其中的端倪来呢？

冬木盐八郎虽然已经察觉到了，今天的鹤肉火锅，一定别有深意，可从事情的发展趋势来看，土井参亭的立场不容乐观。如此想来，低头不语的参亭，那瘦弱的肩膀，顿时让人心生同情。

眼看着土井参亭就是不肯吱声，老人只得放弃了，乖乖地坐回了坐垫上。

“去横滨的前一天，妙滋大姐①与我谈了许多，可我就是不同意这桩婚事。她见我顽固不化，想必也是灰心丧气了，这才决定舍我而去的吧。又正好遇上了那场大空袭，她也知道失踪了的话，就能被当做无名尸体，消失不见，这才是她的愿望，可却没能如愿。听说，住在越后髙田的乳娘，身体还挺硬朗，她就去越后投靠乳娘了。”

①此处应为滋子的戒名。

他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的修饰：“妙滋大姐经常从越后来信，让我见您一面，可她又说，不能做这种不清不楚的事，最终还是没能见成。我这个人又顽固，不敢轻易相信您是个好人，用尽各种手段，调查了您的背景，这才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您真的是个好人。”

老人带着慈祥富态的表情，端起茶碗，放在手掌心里，缓缓旋转着说道：“我本想立刻登门致歉，可实在不知该从何说起，况且，她如今己经仙逝，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今天碰巧在庭院里，见到了您，即便无法向您道歉，也想向您坦白内心所想。可一见到您在恶作剧，我就疑惑了，不知您的本意究竟为何？……刚才，您说要吃什么‘鹤肉火锅’，可据我了解，您并不是那种会随意杀生的人。今天特地光临寒舍，究竟有何打算？”

一边说着，老人边向参亭露出慈祥的微笑。

参亭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前几日新潟那边来信说，她忍了这么久，

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决定要来亲见爷爷一面，可她不孝在先，实在没有脸面，堂堂正正地走进房子里。她就希望我能把您引到池塘边上，她则躲在芦苇草丛里，看您一眼。可我毕竟与您素未谋面，也听说，你很少来院子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利用您的感情，做出了如此傻事……”

老人的表情顿时柔和了不少：“哈哈，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刚才的确有人藏在了芦苇丛里吗？”

“今天下午，她到达上野之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这次来东京，为的就是这件事，应该不会错失良机的。”

老人稍稍低下头说：“我碍于立场，无法直接向您道谢，但您为她如此尽心尽力，想必故人也会欣慰的吧。”

他还用眼神，向冬木盐八郎表达了谢意，收起笑容继续说道：“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去，妙滋大姐听从您的建议，整整一年都悄无声息，躲在越后的大雪中，想必，她也吃了不少苦头吧。您就送佛送到西，所幸把她从越后接回来吧？”

土井参亭欠了欠身说道：“今天，我已经接受了您不少请求，现在，能否请您答应我一件事？”

“敢问要求何事？”

“再怎么说，丢下唯一的骨肉至亲，远走高飞，都是天理难容之事，您无法轻易谅解，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毕竟她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请您看在这个分儿上，原谅她，一切从头来过好吗？”

老人挺起胸膛，一脸严肃地回答道：“小滋已经不在人世了，您再怎么让我原谅黄泉中人，那也是徒劳，叫我们如何从头来过？……我之所以拜托您接她回来，是觉得她先是抛弃了亲人，要是再被您抛弃，那就实在太可怜了，这和我原不原谅她是两回事。”

土井参亭涨红了脸说：“我爱她，我也希望她能在我身边。可是，这样一来，她的人生，就会充满黑暗，这是我不愿意见到的。我们之所以分居东京和新潟两地，受尽相思之苦，也是为了能得到您的谅解，要是您不同意，我们宁愿继续分居两地，直到您同意为止。”

老人顿时陷入了沉思。不久，他突然露出欣喜的表情，抬头看着土井参亭问道：“那小滋现在身在何处？”

土井参亭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的脸，平静地回答道：“我也无从得知。她说，傍晚就会坐火车回新潟去，现在，她可能在上野车站吧。”

老人笑道："是我琉忽了。还没有得到您的谅解，我也没法求您办事不是？"

他转向冬木盐八郎说道："我不知道，您与土井先生是什么关系，不过，想必您一定是他的好朋友吧？请允许我提出一个唐突的请求——能否请您当媒人，把小滋找来，带她来池塘边呢？"

冬木盐八郎点了点头："我正想主动和您说呢。请问，应该把她从哪扇门里带进来比较好？①"

①日本民间习俗中，女子一旦出嫁了，回娘家时，就不能从正门走，要从与院子相连的走廊走进家。

"您想得可真周到，今天，就不要从大门进来了，请走后门，到池塘边的乱石滩那儿就行了。"

"几点比较方便？"

"现在正好七点，那就约存十点整吧。"

"我知道了。"

芦苇丛一片朦胧，池塘表面泛着微光，鳞波荡漾。乱石滩不知是被池水打湿了，还是被泉水浸湿了。

土井参亭和冬女两人，就静静地站在乱石滩旁的杂草丛中。参亭身着印有家纹①的上装和裙裤，而冬女则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

①即家徵，日本家庭的标志。

这时，远处一点灯笼的灯光，沿着池塘的边缘，绕了个大圈子，渐渐地朝两人走来。老人左手提着一个印着家纹的大灯笼，右手持着白扇子，在两人面前，庄重地打开了扇子，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欢迎回来。"

冬女低声喊道："爷爷！……"她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春雪

01

四月七日，下了一场反季的春雪。

池田藤吉郎的同行，东洋陶器的小室幸成的小女儿，将与采购员松水的儿子结婚，前往美国。池田也受到邀请，参加婚礼。

婚礼在三越百货八楼的教堂举行，总共二十分钟。婚礼结束后，他立刻赶往帝都酒店，参加婚宴。

池田坐在距离主会场较远的房间里，悠然自得地抽着卷烟，眺望着窗外的风景。木瓜的红色花蕾上，蒙着一层雪花，形成一幅不会在冬天出现的构图。

话说回来，柚子接受洗礼的那年的四月七日，也是一个结起霜柱的寒冷早晨。这时，一个穿着伦敦缝制的燕尾服、大腹便便的人，慢慢地向他走来——那是小仓陶园的伊泽忠。

伊泽忠原来也是搞弄飞机的，与池田一起，拼命试乘各种新飞机。战后，两人又不约而同地转行搞起了陶器。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你没去参加婚礼吗？”

“穿着婚纱的新娘子，对血压可不好，看着就让人感到心惊胆战的。”

“不过，你这身衣服可真讲究啊！”

“哎呀，刚从别人的葬礼回来。这个婚宴，一个多小时，也就结束了吧？今天咱们出去喝一杯吧，好久不见了。自从柚子小姐……”

说到一半，他赶忙改口道：“要不要出去聊聊？我正好有个人，要介绍给你认识。”

“这个……到时候再说吧。”

铃声响起，客人们纷纷入席。新郎新娘进入大堂。新郎的身高有五尺六、七寸的样子，在日本人里面算是高的了，穿燕尾服很合身；新娘则身材娇小，拖着长长的裙脚，仿佛七五三节①时，在神社里嬉闹的孩子一样。这么小的姑娘，竟然就穿上了婚纱，和过家家没什么区别。

新郎新娘入座主桌，婚宴正式开始。新娘长着一张勺子脸②。或许她也知道，满场嘉宾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挑她的毛病，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点儿都不难为情。假若新娘是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柚子一定能演得更好。论长相，论气质，柚子都更胜一筹。

①虚岁三岁和五岁的男孩，与虚岁三岁与七岁的女孩，在那一年的11月15日，要穿上漂亮衣服参拜神社，祈求平安顺利地成长。

②额头与下巴凸出来，中间刺四下去。

池田怒上心头，扼腕叹息：哎，有多少无辜的年轻姑娘，都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战时还有借口，能让自己放下，可有些事情，再怎么努力，都是放不下的，有些东西也不是非放下不可。死了的人一了百了，烦心事也烟消云散，可活着的人，心中的痛苦与哀愁，轻易无法消逝。

柚子是在第X航舰担任司令官的哥哥的小女儿，她的妈妈死得早，三个哥哥都去海军服役了。所以，柚子从女校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宿舍里，没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她是个无忧无虑的女孩，不会愁眉苦脸地，面对大好人生中的所有喜悦，也不像是会浪费青春的人。可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这最宝贵的七年，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度过的。尤其是最后的两年，她还带着池田的两个女儿，去茨城县的平潟乡下避难，接着又逃往新潟，辗转到了东京。每次见到她，屁股上总是沾满了泥。

末了，她还因为操劳与营养不良，从感冒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享受人生的乐趣，只尝过人生美酒的第一口，就这样平淡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四月七日，那是一个结起霜柱的寒冷早晨。柚子在泷川，接受完洗礼之后说过，在那之前，她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幸福，可是现在，她却听到了幸福的脚步声。这是柚子人生中，唯一一次有关幸福的感言。

“这是唯一的安慰了……”池田敏捷地操起勺子，一口一口地挖着毫无生气的玉米浓汤，喃喃自语道。

当时，池田的公司将众多没有完工的、飞不了的飞机，搬运到青梅线的中上地区，用压路机碾碎。用铁板围起来的广阔原野，仿佛飞机的墓地一般，堆满了飞机的残骸。在飞机引擎上绑上绳子，像拔树根一样往外拔。而履带则全部集中到原野的一角，等待压路机来碾碎。这些飞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毕竟战争快结束了。

四月五日晚上空袭时，柚子曾这么问过：“日本人现在真的在打仗吗？”

池田也清楚，日本人虽然在打仗，可大部分人却没有实感。就好比池田的公司，表面看起来只是在完成“碾碎飞机”，这项毫无意义的工作，可背地里，却是另一副模样——军队正偷偷在平原上挖防空洞呢。

“的确在打仗，可真正参与战争的人并不多。”

“我们是不是都会死啊……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烧死，要不就是被打死……我虽然已经做好了，死的心理准备，可是，我不想在没有信教之前就去死啊……”

池田的嫂子家，世代在京都的N神社担任宫司①，也算是名门望族。柚子的外祖母还当过天皇的乳娘，两位伯母都是典侍②，因此，家里充满了神道教的氛围，神龛上不仅供奉着八百万神明，还摆满了晋升为神明的列祖列宗的排位。

①神社的最高神官。

②皇宫中的内侍女官。

“你家不是信神道的吗？怎么会没有信教呢？信神道教不行吗？”

“叔叔，神道是‘道’啊……是一种自然哲学，不是宗教啊。”

最终，柚子还是觉得，基督教与自己的思想最为接近，便决定立刻接受洗礼，希望有家里人能做个见证，可哥哥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家里定会鸡犬不宁，说不定，还会与柚子断绝父女关系。

“你胆子可真是不小啊！……”池田慨叹道。

“您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吗？……我知道您很生气，可我就想毫无畏惧地去死啊！……”

柚子从小，生活在一个狂热信奉古神道与皇道主义的家庭里，她微妙的立场与烦恼，池田并非不能理解。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池田这个当叔叔的，应该反对柚子才是，可日本眼看着就要亡国了，更别提神道与皇道了。柚子不想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状态下死去，满足她的愿望，也并非情理难容。

一位白发苍苍的洋人牧师，从道灌山①悬崖下的一座昏暗的木结构教堂走了出来，迎接两人的到来。他用熟练的日语，请池田在长椅上坐下，接着，则带着柚子往房间深处走去。

①位于东京荒川区西日暮里。

屋里有两排破旧的长椅，正面有一个小讲台，后面则是一扇拉门。池田在那个寒冷的早晨，坐在硬邦邦的长椅上，寒气顺着身体向上蔓延，池田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不久，一位修女模样的人，缓步走了出来，开始弹奏起风琴来。伴随着琴声，教堂正面的大门缓缓开启。门后有一个两张榻榻米大小的水泥水槽，身着一层薄薄白衣的牧师与柚子，正浸在水槽里，水一直没到他们的胸口。

仔细一看，发现牧师的右手，在柚子背脊的正中间推了一下。转瞬之间，柚子的身体就没进了水里，不一会探出头来，表情甚是奇怪，说是出水芙蓉吧，好像又有些不对路。

池田顿时怒火中烧，心想：这群人在做什么傻事？这时，寒酸的风琴声再次响起，正面大门又关上了。

“仪式已经结束了，谢谢您。”

不久，柚子就穿上衣服，走了出来。她的脸色铁青，毫无血色，浑身都在颤抖，直到回家都没有停下。回家的一路上，都是双眼无神，若有所思。

不用说，这就是她患上肺炎的原因。当天晚上，她就开始发烧，经历了所有肺炎病人经历的一切，于四月十三日晚十一点四十分，也就是大塚、高圆寺地区遭受空袭的时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去世的前两天，她的左手无名指上，戴上了一枚不起眼的银戒指，说是朋友送给她留作纪念的，要是她死了，就让她戴着戒指火化。池田照办了。

“接下来请池田先生发言！”

池田回过神来，发现眼前的碟子上盛着点心，所有人都盯着他看。啊，没错，他要在伊泽忠之后致悼词来着。于是，他立刻站起身来，低着头说道：“小室先生的千金，在正值青春年华的二十三岁，离开了这个世界。想必她的父母心中，定是悲痛万分……”他诚恳地说了起来。

“池田！池田！……”伊泽忠拼命地拽池田的衣角。

“伊泽忠在干什么呢？！”池田回头一看，这才想起来，自己身在何处。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也没有太着急，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对新郎新娘来说，结婚是新生活的开始，是人生的新起跑线。可对父母来

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和死了没什么两样……嫁出女儿的父母，表面上虽然装得若无其事，可内心却在落泪……”他硬是把话题拽了回来。

02

池田藤吉郎与伊泽忠来到酒廊，池田突然觉得十分疲惫，一屁股就坐在了角落里的长椅上。

“刚才那段演讲，真的是太精彩了！悼词和祝词合二为一，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听到的啊！”伊泽忠夸赞道。

“好了，别笑话我了。”池田连忙惭愧地推辞。

“别啊，看着那新娘，抱着百合花束一脸幸福的样子，叫那些在战争中死了女儿的父母，该怎么过啊。那张脸就该戴副眼镜，去女校当老师，骂骂那些学生。你也太冒昧了。”

“我也不是什么小人，看着别人过上幸福日子，心里也是高兴的。可今天来到婚礼上一看，想起柚子要是能多活两年就好了，心里真是遗憾啊……那场演讲，也算是我对柚子的一次补偿吧。”

“光是婚礼的话，柚子说不定办过哦。”

“你胡说什么呢！”

“看来你是完全不知情啊……”

“什么知不知情？”

“那可就太精彩了……柚子可真是个才女。”

伊泽忠的语气，勾起了池田心中的不安：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想着想着，他突然想起了柚子死后，翻看她日记时产生的疑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的七月末，柚子穿着二哥的遗物——白色的防暑服和西装裤，毫无预兆地来到了池田藤吉郎位于丸内的公司。

“叔叔，我有一事相求。请让我就在大森的工厂工作吧！”

大森的工厂，负责研究飞机的机体材料，还有一个做材料实验的研究所。柚子只在女子大学的国语系，学过一阵子祭文，根本无法胜任研究所的工作。

“你要工作，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干吧。”

“说实话，我并不想干杂务。”

柚子才华出众，自己的生活，从来都是由自己设计规划的，比普通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儿，她还要能干许多。可她对目标的执著，有时也会令人生厌。

池田本以为，柚子的老毛病又犯了，可这次并非如此。她面带微笑，平日里的倔犟不见了踪影。这个年纪的女孩儿，都有很强的自主意识，爱害羞，也不是很坦诚。她既然说了想要直接参与生产，池田也就答应了柚子的要求ˆ

次日，他就带着柚子去了工厂，把柚子交给负责管理主机翼工程的技师照顾，让她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用硬度计测量各种材料的硬度。

一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宪兵突然找上了池田藤吉郎，竟是为了打听柚子的事。据说柚子每天早晨七点左右，都会站在大森海岸的巴士车站，短则二十分钟，长则四十分钟。

“自从我们关注起她之后，她已经风雨无阻地，站了整整三个星期了……”

柚子从麻布霞町的家里出发，要坐电车去品川，再搭乘前往川崎的巴士，自然要在大森海岸站下车，这并没什么好奇怪的。可是，在车站站上整整四十分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尾崎、佐尔格事件①才刚发生不久，政府的管理尤其严格。

①尾崎与佐尔格两人为苏联红军的间谍情报人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反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战士。他们多次将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祸害人民的机密消息泄露给苏联方面，不幸于1941年10月被日本鬼子捕获，随即英勇就义，被日本强盗枪杀于东京。

次日早晨，池田藤吉郎早早地出门，驱车前往大森海岸站附近，从窗口观察车站的情况。七点多，柚子下了车。她从包里拿出一本岩波出版社的口袋书，站着看起书来。

平心而论，柚子看上去还是挺聪明的，可她为什么要每天早晨，站在这儿看书呢，甚至因此还引起了宪兵的注意？

正当他心中焦急万分的时候，还残存着一丝凉气的京滨国道上，开来二十多辆卡车，上面载满了戴着帽子，半裸着上身，皮肤晒得发红的俘虏。

每天早晨，岛上收容所里的俘虏，都要去日本通运、京滨运河、三菱仓库、日本制油和鹤见造船厂干苦工。在这一带工作的人们，早就看

惯了这样的场景，可对住在市区的柚子来说，这却是一幅全新的景象，她顾不上书本，用眼神追赶着载有俘虏的卡车。

几辆卡车开了过去，后头跟着一辆印有日本通运标志的卡车。卡车渐渐开近柚子所站的地方，这时车上的三十多个俘虏，就像是事先说好了一样，同时背过身去，只有其中一个坐在侧板上的人，仍然保持着原样。

那个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看起来弱不禁风，长着一张文学青年一般的脸庞。他朝柚子露出灿烂的微笑。略带羞涩微笑，绝美无比，难以言表。池田不是个容易被感动的人，可眼前的场景，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池田看到的只有这一幕。平时住在宿舍里，不知世事的二十三岁的小姑娘，想必很难抵挡如此魅力。可即使抵挡不了，她又能怎么办呢？

要是池田准备深入柚子内心，给这份情绪定性，认为这是不纯洁的感情，这倒也罢，可现阶段，他们并没有任何接触，池田无法责骂她，也无法批评她，状况十分微妙。

但池田还是觉得，谨慎一点为好，于是，他立刻打开窗户，大声喊柚子的名字，只见柚子一脸平静地走近了池田的汽车。

“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去你的宿舍谈吧。我会让宿舍管理员给公司打电话请假的。”

所谓的“宿舍”，其实是池田交给交往了十年的情妇加津管理的小旅馆，对外声称是公司的宿舍。柚子也隐约察觉到了两人的关系。

面朝大海的二楼房间，视野看上去不太好，不过，房子的地基比较高，所以，能够眺望到两百米开外的小岛上的俘虏收容所，还能看见临时搭建的俘虏宿舍，以及收容所的花园。

“那就是收容所。”柚子踮起脚看了看，低声说道，“要是遭到空袭，让他们往哪儿逃啊……真可怕。”

“来，坐这儿。今天早上，你是不是在车站站了很久？……我在车里都看见了。有人告诉我，你已经在那儿站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是不是？”

柚子有些为难地笑了：“我真愚蠢诶，真是太糊涂了。我不会再去了，请您不要责骂我。”

“我不是说你愚蠢，只是想听你亲口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都看见了吗？那个年轻人……自从我们第一次擦肩而过之后，他就一直对我笑。我心里很不愉快，就每天站在那儿等卡车来，好瞪他一眼。”

“这说不通啊……”

“可我要是不瞪他一眼，一天都会心神不宁的，就是放不下他。”

“放不下他？莫非你喜欢上他了？”

“我也考虑过这个可能性，可事实并不是那样。”

“可这完全说不通啊！”池田一脸愤懑地嘟囔着。

“没什么通不通的，就是这么回事。”说完，她突然俯首认错了，“对不起！……我再也不会去做那样的愚蠢之事了。”

突然道歉并不符合柚子的性子。她定是另有隐情。池田若是想让柚子说出真心话，必须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可这种方法，至今尚未成功过。

“不做就好。对了，这段时间你也别去工厂上班了。”

“是，我明白了。”

“明天开始，你就来千驮谷①吧。你要比其他女佣起得更早，料理家务，明白了吗？”

①位于东京都涅谷区东北部。

于是，次日，柚子就带了些随身物品，搬到了池田家里。一开始，她的脸上布满阴云，可渐渐地，她就开始照顾起池田的两个女儿的饮食起居来，早上送她们去学校，晚上伺候她们上床睡觉，干得有声有色。她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年轻的美国男人，有时候，她还会哼个小曲什么的。

可是，池田还是不放心，时不时会打电话回家，突击检查，可每次柚子都在家，傍晚回家时，也是柚子出门迎接，渐渐地，池田开始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不再注意柚子的行踪。

过了一阵子，其他女仆反应，柚子每天早上八点多就出门，到傍晚五点左右才回来。柚子从没有主动提过这件事。池田觉得有些可疑，便向柚子求证：“你每天出门是上哪儿去？办什么事？”

“我是去市川①和与野②买东西了啊。不走远点，怎么能够买到便宜一些的东西啊。”

①位于千叶县西部。

②位于琦玉县东南部。

家里的饭菜虽然不甚丰盛，但也够吃，看来，柚子一定下了不少功夫。柚子竟然没有告诉女佣和池田，自己完成了这些工作，她的刚毅令池田咂舌。

柚子死后，池田整理了她的行李箱，发现里头有一本薄薄的日记本。柚子的日记十分独特，除了天气，什么都不写，而且，天气也只有晴、雨两种，偶尔才会出现“多云转晴”，

日记从二月六日开始，至次年的三月十日结束。最奇怪的是，日记里的天气，与池田的记忆有所出入。

比如九月四日，日记本上写着“晴”，可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连试飞项目都延期了。

还有十月十二日，日记本上写着“雨”。可那天是池田大女儿的生日，一家人在酒店的餐厅里，象征性地吃了一顿晚餐，所以，池田记得非常清楚。那明明是个大晴天。

看来，日记本上所写的“晴”或“雨”，指的并不是天气，而是柚子的心境，池田无从解答，一直将疑问埋在心底。

伊泽忠不明所以的话语，又再次勾起了他心中的疑问。

03

煤绿色的松树上，还挂着一些尚未消融的春雪。阳光洒了下来，水渠里的鸭子，成群结队地撒着欢。

池田藤吉郎透过酒廊的窗户，眺望水渠的水景，一想到伊泽忠知道自己所不了解的柚子的过去，心中十分不悦。

池田虽然惋惜，柚子年纪轻轻，就无端丢了性命，但也庆幸她走的时候，没有沾染世俗的污秽，就好像春雪一般，洁白无瑕，走得干干净净。池田暗自希望，柚子能够永远在自己的心中，保持着美丽的形象。

说这是一种安逸的感伤，倒也没错。倘若柚子的过去，是暗无天日的，那他宁愿自己不知道。事到如今，听那些扫兴的故事，破坏了柚子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是枉然。一旦听过了，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伊泽忠，你刚才说，要介绍个人给我认识，那是谁啊？”

“是从加拿大来的切尼夫人。五天前到的东京，现在就住在这家酒店里。”

“她是采购员吗？”

“不，她是来给儿子扫墓的。听说了你的事情之后，特别想见你一面。”

伊泽忠看着池田藤吉郎的脸，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是啊……也该说个清楚了。其实啊，切尼夫人，差一点就成了柚子小姐的婆婆。光这么说，你可能不太明白吧。”

“也就是说……柚子和一个加拿大人结婚了？”

“是的。”从伊泽忠的表情来看，他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我啊，一直以为你是知情的，自作聪明地以为，你是故意不提呢。”

池田藤吉郎故作平静，可呼吸却急促了起来：“自作聪明吗……哼，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倒是说来听听。那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

“战争结束那年的四月八日。”

“原来如此，那接受洗礼，就是为结婚作准备的啦？”

“是的。不过我先跟你说好，柚子小姐和她所谓的‘未婚夫’，从来没有通过信，也没有说过话，当然也没有牵过手。他们甚至从未站在同一个平面上。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对方究竟是谁？”

“罗伯特？切尼……法国裔的加拿大人，在香港被俘，送来了东京。柚子说，你曾经见过他一次。”

池田藤吉郎立刻就明白了。他就是坐在京滨国道的卡车里的那个年轻男子。

“我心里有数了。可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的？”

“柚子小姐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伊泽得意泱泱地说道。

“她为什么会跑到你那儿去？”

“罗伯特以前在我们工厂干过活，他和另一个叫汉普的随队牧师，一起坐卡车来过材料公司。柚子小姐可能是看到了那一幕，实在是走投无路，就来找我商量了。她说，卡车上的那个年轻人，不在收容所里，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问我有没有办法找到他。我仔细一问，才知道罗伯特在来你工厂之前，也就是他还在横滨做苦力的时候，两人就对上眼了，柚子小姐每天早上，都回去山下桥边上站着看他，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

伊泽忠把刚点着的卷烟，丢进了烟灰缸里，继续说道：“柚子小姐喜欢上了卡车上的这个陌生男人，连对方姓甚名谁，是哪国人，她都不知道，爱上了就是爱上了，她已经顾不上什么情理，也不管对方是敌是友了，她什么都不在乎，只想多看爱人一眼。作为正陷于战争之中的国家的一个国民，她已经失去了内心的贞洁，可她还是守住了底线。她不奢求能与对方通信，也不想和他说话，只要能看到他就行了，就心满意足了。您也知道，东京俘虏收容所有日立、长野和新潟三个分所。我就拜托在我们工厂当派遣所长的军属，依田查了一下，发现罗伯特已经被转移去日立分所了。”

“你竟然帮了她这么多忙……”池田藤吉郎颇为感慨地说道。

“你再怎么怪我也行，反正告诉柚子小姐，罗伯特在那儿的就是我。那之后，柚子小姐每天都会坐火车，从平潟前往日立，可后来罗伯特又

被转移去了新潟分所，直到他生病，又再次回到东京。”

战争结束前一年的十月，池田希望，让两个女儿去乡下避难，可自己又忙不过来。柚子主动提出要帮忙，到处奔走，终于联系到了朋友所在的茨城县平潟町，还帮两个堂妹办好了转学手续。

她独自背着装满堂妹们的换洗衣服、教科书和文具的背包，牵起堂妹的手，向池田打招呼说“我们走了，请您多保重”，接着，就登上了从上野开出的列车。

柚子原本说是，等堂妹们习惯了新潟的生活，就回东京来，可一月中旬，她从新潟来信说，她要去探望一个生病了的朋友，推迟了行程。三月初，才一脸憔悴地回到了东京。

“然后呢？那个罗伯特怎么样了？”

“那小子死在圣路加医院了。死前那个牧师汉普来工厂找过我一次。当时汉普受了重伤，俘虏期满后，他成了红十字会和收容所之间的联络员。他说：罗伯特想在临死之前，和那位小姐结婚，想问问小姐的意向。而柚子小姐也同意了……我这才知道，基督教里有‘代理结婚’这一说，我就成了柚子小姐的代理人。事情虽然有些复杂，可我想了想也就答应了。”

“你居然能一脸平静地告诉我这些……”池田藤吉郎略带讽刺地说。

伊泽忠的双手很自然地搭在膝头：“为什么不行？……您也不想想，那是个什么特殊时期。谁会想到日本会以那种形式投降啊。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都说，要拼到最后一刻，即使困在洞穴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活着，都要战斗到底。既然两相情愿，为什么不让他们结婚呢？……而且，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两个人别说是交谈了，就连手指头都没碰过一下。在这场丑陋的战争中，能成就这样一桩婚事，不是很美妙吗？”

柚子日记本里的“晴”，一定是指她那天见到了罗伯特；“多云转晴”，意味着她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见到了罗伯特一面。那段日子，柚子的生活非常充实，容不下其他东西。

人生的美酒，她并非只喝了一口，而是连沉淀在杯底的残渣，也一饮而尽了。她去世的时候，定是被幸福与感情所包围的。

池田终于明白了，心中暗藏秘密的女孩，是多么坚强，多么有毅力，又是多么智谋过人。

池田藤吉郎的表情依旧严肃："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想生气也生不起来了。那他们的婚礼是个什么情况？"

"我准备了两枚合金做的戒指，去了医院。汉普主持了婚礼，我与罗伯特秘密地交换了戒指，把另一枚戒指交给了柚子小姐。"

"那可真是辛苦你了！……"

伊泽忠让服务生去问，切尼夫人是否有空，夫人说，她早就已经在等候了。于是，两人坐上电梯，前往三楼。

明亮的窗边书桌上，放着一个相框。照片中的柚子与卡车上的青年，和和睦睦地靠在一起。

房门打开，一位六十岁上下，带着温柔而又悲伤的表情的白发老婆婆，拄着银手柄的檀香木拐杖，缓缓地走进客厅。

伊泽忠向老婆婆介绍了池田藤吉郎。池田故意用日语诚恳地说道："啊，这可真是一段神奇的缘分。"

老婆婆歪着脑袋，听伊泽忠为她翻译。她喃喃自语，回味着这句话的含义，随后，她便紧紧地握住了池田藤吉郎的手说："是的，一点没错！"

要是柚子尚在人世，她一定会满心欢喜地握住老婆婆的手吧。池田藤吉郎在脑中反复想象着柚子的表情，仿佛能感受到，她的思绪一般。

01

从宫下①的宾馆里出来的时候，天上还挂着一轮朦胧的月亮。可秋天的箱根天气多变，月亮只露面了五分钟，就被大雾给挡住了。

①神奈川县箱根町地名。

进入笠原家别墅的大门之后，只见对面的窗玻璃后面，渐渐透出了黎明般昏暗的灯光，营造出一种阴沉的氛围。天突然凉了，大雾的水珠变大了，不知不觉中，竟打湿了伊泽的衣服。

伊泽小心避开红松蜿蜒起伏的根，朝大门口走去。路灯的灯光，透过树林漏了进来。伊泽远远望见笠原的妻子安艺子，正与滋野光雄面对面地站着。

两人之间的距离有两尺左右，然而他们并非默默站着，而是如激情迸发之前的宁静——伊泽仿佛能感受到，两人迫切的心情。

“糟了！……”到了伊泽这个年纪，再偷偷地看到他人的情事，心中也不会掀起波澜。他不耐烦地心想，你们要办事就给我赶紧办了……

就在这时，滋野缓缓伸出双手，饱含柔情地触碰了安艺子的肩膀。

“开始了！……”伊泽咂了咂舌头，一只手扶住额头。他默默祈祷这场外遇，不会太过难看。

这时，安艺子也伸出了手，轻轻抚摸滋野的胸口，喃喃地细语了几句。伊泽听见了“终于……你也……”这几个字。在朦胧的雾气之中，两人的影子好像动了起来。伊泽担心，事态是否有了进一步发展。

不一会儿微风刮起，吹走了雾气，情事的舞台，再次展现在他的眼前，然而，两位主角已然消失不见，只有地上那些被雾气打湿的小草，还在随风摇曳着。

午后，伊泽从宾馆打了个电话，听说笠原正在仙石原打高尔夫球，所以，他才算准时间晚上过来，可没想到，他的妻子却背着他，做出这种事……

看来，笠原肯定还没回家。

长长的玻璃门的侧面，连着一间小屋，二楼的窗户亮起了灯光。那是一间有大窗户的房间，略带红色的窗帘根部，渗着微弱的光亮。那是床头柜上的台灯的光亮，也就是说，那儿是笠原太太的卧室。

伊泽一边思索，一边抬头仰望着灯光，突然感觉到，有人从他身后，抓住了他的衣襟。

来人没有给伊泽发话的机会，他揪着伊泽的衣领，把他押到了松树树干所在的位置，对着伊泽的头部，一阵暴打。他喘着粗气，仿佛脑子里，只有打人这一件事一样。

伊泽双手护住脸，没有反抗。然而，对方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这样看来，他很有可能是喝醉了。

是时候该让他住手了。

“行了吧，就打到这儿吧！”

伊泽回头用力一推，竟无意中打中了对方的胸口，只见他立马摔了个四脚朝天。

“呜！……”男子发出了奇怪的悲鸣声。

这时，有人打开后门，猛地冲了出来。一个书生模样，骨骼健壮的青年，一把揪起伊泽的手，猛地一拳，打在了伊泽背后，大吼一声：“你这浑蛋！”

这是伊泽今晚遭到的最猛烈的攻击。他疼得倒吸一口气，顿时蹲坐在地。

“竟敢溜进这儿来……喂，快开灯！……”

摔了个人仰马翻的男子，怒冲冲地烈吼着。那是笠原的声音。

“混蛋！……笠原先生，我是伊泽啊！”

穿着格子外套的笠原，长着一对可爱的八字眉。只见他那两条眉毛，不住地抖动，双眼就像孩子一样，瞪得浑圆。

笠原盯着伊泽的脸，看了许久说道：“伊泽先生……真是对不住啊。”

“我被你打得好惨啊。”

笠原双手抱头说道：“哎呀，黑灯瞎火的……你怎么跟宫岛哑剧里的袈裟太郎一样，不吭声啊……雾又这么浓，真是危险。我看你把车停在门口，又一个人悄悄走了过来，还站在大树下……我这个人胆子小，一害怕，就会做出这种孩子气的事情来，唉……”

笠原越是一本正经，伊泽就越觉得滑稽。笠原童叟无欺的脸上，顿时堆满了假笑，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解。

“再怎么说，也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吧……他究竟打到哪儿了？”他一边说着，就把胆战心惊地站在一边的书生给骂了一顿。

笠原好像很难为情的样子，又找了一堆借口，想要蒙混过关，可照今天这顿毒打的样子来看，他一定是把伊泽当成了自己的仇人。聪明的伊泽，怎么会参不透其中的玄机。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住在富士屋宾馆，听说你在这儿，就想来打个招呼……”

“哎呀哎呀……真是欢迎……我们很久不见了，我也很想见你一面。贱内最近也挺无聊的，见到你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总之，我们先进屋聊聊吧。”

说完，笠原就带头走了起来。

沿着植物之间的小路，一路走去，仆人就从露台对面的小门那儿迎了过来。

“夫人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

“二楼卧室的灯亮了。她心情怎样？”

“夫人好像没什么食欲，就把晚餐撤下去了。”

笠原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对伊泽说道：“请别见怪……贱内最近一直不愿出门，身体倒也没什么大碍，可就是有些麻烦……”

说完，他便假惺惺地笑着，带着伊泽，来到了餐厅旁边的小房间。

笠原虽然一笑了之，可他心中肯定也觉得，事情并不单纯。

笠原是个好人，他的表情不会撒谎，想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只要看他的表情就行了，瞒也瞒不过去。

伊泽借着墙上的灯光，看到了笠原眼角的泪水，他立刻错开了视线。

他究竟是在发怒，还是在叹息？……总之，事情定是严重到了要流

泪的地步。笠原的问题虽然与伊泽无关，可伊泽依然觉得，与笠原面对面交谈这件事，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笠原忠兵卫是在中东与非洲，倒卖木棉的近江财阀一族的一员，笠原家与伊泽家，已经是三代的世交了。不过，笠原与伊泽这两个人的交情，才不过四、五年，还不如笠原的妻子安艺子(她原来是个电影明星，艺名“若草绿”〉和隶属于同一个摄影所的滋野光雄的交情深呢。

滋野与安艺子，曾经在涉谷的松涛，同居过一阵子。后来，安艺子退出影坛，与笠原结婚，但她与滋野的关系，众人皆知，滋野还经常出入笠原位于麻布的宅邸，没有工作的时候，还会陪着笠原打打高尔夫球。

“夫人得的是什么病啊？”

“唉，说来话长了。半年前，她变得特别容易疲劳，稍微多说会儿话，都会累得半死。最后医生诊断，她是重度的神经衰弱，说是让她卧床休息，把房间的灯光调暗，对她的身体最好，其他方面不用太注意，只要让她好好静养就行。眼看着红叶都快掉光了，这边的雪下得早，我想，差不多也该回东京去了吧，可她就是不愿意……你说，她要是病得再重一点吧，我还会觉得自己没有白担心，可她现在就是整天睡在卧室里，弄得我一点儿都不紧张啊……”

就在这时，仆人走了进来。

“嗯？怎么了？……”

“很抱歉打扰二位交谈，夫人说，如果二位谈完了，请一定上楼坐坐。”

笠原点了点头说：“我们收拾一下就上去，请夫人稍等片刻。”

在一阵茶会上经常说到的寒暄之辞说完之后，仆人从侧门离开了房间。笠原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脸上没有一丝惊讶，像个孩子似的，跃跃欲试。

“她的房间在二楼，我已经快三个月，没爬过那楼梯了。”他突然说了这么句不明所以的话。

“我真该感谢，你今天光临寒舍。她已经很久，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要求了。”

然而，笠原夫人并非一直在卧床休息。雾中站在滋野对面的，就是安艺子没错。倘若伊泽没有看错，那就是说，笠原对自己的妻子，还管

得不够紧。

笠原自己不发现，伊泽就永远不能订正他的错误。

“那我还是不上去了吧，万一，夫人累着了就不好了。”

“她一定巴不得累一点呢，否则，她那么任性的人，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

刚才的仆人又走了进来，于是，笠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那个……伊泽先生，贱内虽然只是躺着，但她毕竟是一个病人，失礼之处，请千万不要见怪。”他的脸上依旧堆满笑容。

02

长廊的尽头，有一座坡度较缓的楼梯。上了楼梯，等在门口的仆人，就把两人迎进了房里。

面朝庭院的那面墙，是用玻璃做成的，十分明亮，红色的天鹅绒窗帘，从高高的天花扳垂到地板上。正方形的大床上，铺着柔软的床垫，旁边还有一张宽敞的床头柜，上面放着一盏台灯，灯罩上画着壁画的草稿。伊泽在庭院里看见的，就是这盏台灯的灯光。总之，他觉得，这间房间装饰得太过精致，仿佛自己正身处舞台布景前面一般。

“伊泽先生，欢迎，欢迎啊。”

“真是好久不见了。”

安艺子果然就像笠原所说的那样，用一块三角形的大披肩，包住肩膀与胸口，上半身埋在一堆靠墙的靠垫上，双脚则盖着一条纯白色的薄毛毯。

伊泽瞥了一眼。他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景象，也和房间的布置一样，太过做作。

“身体怎么样？”笠原带着老好人的微笑，走去安艺子的身边，轻轻地吻她的脸颊。

安艺子一边轻声细语道：“你来啦……”一边伸出了另一半脸颊。这明明是西方家庭的常见景象，可他们做起来，却也驾轻就熟，完全没有装腔作势之感。

“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啊。”笠原鼓励地说。

“那当然，我还没有奄奄一息呢。”

安艺子那张憔悴苍白的美丽脸庞，倏地转向伊泽：“伊泽先生，你瞧瞧我这副样子……”

她说话时带着鼻音，仿佛在唱歌一样。”你瞧瞧我这副样子，怎么看都不幸福吧。这就是我的生活。”

笠原示意伊泽在桌子对面的沙发坐下，一边摸着光秃秃的额头，一边说道：

“想必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有些特殊。我与贱内的资产，都是各归

各的，日子也是各过各的。我的家庭，她的家庭……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存。我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样。当然，这也算是一种自由主义了，不过，很少有人能在家庭这个大框架下，成功实施自由主义。”

“伊泽先生，笠原说的话，你可千万别信啊。没人比他更会胡扯了。”安艺子挖苦道。

笠原一脸恬静地回答道：“看来你心情不好啊。要不，我打个电话给强罗①的旅店，把滋野叫过来吧？要是你愿意的话，我没有意见。”

①位于神奈川县箱根町的温泉。

“滋野今天不是刚陪你打了一下午高尔夫吗？他不是你的仆人，也不是你的奴隶，别老使唤人家了。”

“那就随便你吧……话说滋野今天不太对劲啊，在三号球场打得一塌糊涂，是身体不好吗？”

“天知道，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不清楚。”

两位仆人大费周章地抬来了一个小型酒吧，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洋酒的瓶瓶罐罐，以及水壶和大玻璃杯。

“洋酒的种类可真多啊。樱桃白兰地、德卖拉拉、勤地酒……这不是潘诺茴香酒之前的苦艾酒吗！……哎，真是少见……”

安艺子提着深蓝底白色蓟草花纹的睡衣裙脚，坐进两人中间说：“伊泽先生也喜欢喝苦艾酒吗？……我们家老头子也是。他总说睡觉前喝一点，睡得跟死猪一样香，这才是人生一大快事……伊泽先生，你要试试看我的手艺吗？……”

她往高脚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苦艾酒，又在杯口架了一把刀，上面放了一块方糖。接着，对着方糖缓缓倒水，让糖慢慢溶解。

目前还没有事情，能影响到笠原的好心情。沉淀在杯底的金绿色苦艾酒，在水的作用下，渐渐地变为乳白色，散发着珍珠般的光芒。安艺子将酒杯举到眼睛的高度，让玻璃杯反射出亮光，仔细端详酒的颜色：“差不多了。请用吧！”说着，便将玻璃杯递给了伊泽。

笠原好像在等待妻子为他调酒，可安艺子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回了椅子上。

“夫人，我的酒呢？”

“你一喝酒就睡，等会儿再喝吧。”

笠原一脸坏笑地，看着伊泽手中的酒杯说道：“我喝那玩意儿，像是上瘾了一样，一喝就失态。苦艾酒这东西，果然够烈啊。”

说完借口，他就伸手想去拿酒瓶，没想到，却被安艺子抢先一步：“你把你屋里那瓶拿来不就行了，做过手脚的那瓶。”

“话虽如此，可是，伊泽先生还是在这儿呢，何必把话儿说的那么透彻哇。”

笠原一脸难为情地叫来了仆人，让他把自己房里的那瓶苦艾酒拿来。

仆人照笠原的要求，迅速拿来了那瓶苦艾酒，笠原立刻抓起酒瓶与水壶，动手调起酒来，还对各种洋酒进行解说。

“老头子，你今天好烦啊，话怎么这么多？”安艺子略带烦躁地批评他。

“我的嘴巴自己在动的，要不你想办法把它关上吧。”

安艺子往酒杯里胡乱倒了些苦艾酒，又随便兑了些水，递给了笠原说：“喝了它，赶紧醉了算了。你也该睡觉了。”

“我不是很困，不过，你让我睡我就睡吧。”他一口喝下杯中的酒，继续说道，“伊泽先生，我好像有些碍事，那我就收拾收拾去睡了……贱内今晚的状态不错，你要是没有什么急事，请一定多坐一会儿。”

笠原坐在墙角的长椅上，昏昏欲睡，不一会儿，头就倒在了长椅上，鼾声大作。

“你瞧，这就睡着了。”安艺子俯视笠原虚脱一般的睡脸，轻轻坐到了伊泽旁边的椅子上。

“你看，我的影子多浅啊，好像我马上就要消失了一样，好寂寞啊。”

“他还说你生病了，我看，你不是挺好的吗？……死不了的，放心吧。”

“我有好多事情要和你说，你可能会觉得麻烦，可请你一定要听我说完！”

“今晚我碰上不少怪事，没那个心情。这两天我会再来拜访一次的，到时候再细说吧。”伊泽借口赶忙推辞说。

“你生什么气啊，难道我说了什么话，惹怒你了吗？”安艺子显然不依不饶。

“你刚才说，酒瓶做过手脚，是下了安眠药吧？……早有人传言，笠原家的太太给丈夫下安眠药，夜夜为所欲为，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我不知你究竟有何企图，可笠原是个好人，你就不要再这么玩弄他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也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之 有关笠原的真正模样……”安艺子觉得很是好笑，淡淡笑过之后，接着说道，“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实在是懒得晚上陪他，就在他每天要喝的酒里，偷偷下了安眠药，可后来我嫌麻烦，就停药了。没想到，他竟然主动要求我下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年轻时太过放纵，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还把罪名推在我身上，让所有人都同情他的遭遇，简直是一举两得……他到处散布谣言，假装自己不贞的妻子，不给他好脸色看，说到兴起之处，居然还会哭出来……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总是笑里藏刀，一想到他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我就浑身发抖呢……”

03

十月十三日夜晚，天降大雪。当时还有许多红叶挂在枝头。早上八点多，雪停了一个多小时，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可不一会儿，大雪又下了起来。箱根的那场雪，比往年早来了十一天。小涌谷①与芦之汤②的客人们瑟瑟发抖，纷纷前往塔之泽③与汤本④。

①位于神奈川县箱根町的温泉。

②位于神奈川县箱根町的温泉，为箱根七汤之一。

③位于神奈川县箱根町东部的温泉。

④箱根的地名。

十四日早上，雪停之时，滋野光雄因车祸身亡。他从强罗驱车前往宫下，途中不幸冲出道路，跌落谷底。

伊泽在宾馆的前台，突然听到了这条消息。他立刻往笠原的别墅打了个电话，房子里的仆人说，老爷昨晚就回东京去了，夫人则去小田原了。

下午两点左右，小田原的警察局致电伊泽说：“我是小田原警察署的局长，请问，您是伊泽次郎先生吗？……能否劳驾您过来一趟……是的，是为了笠原夫人的事情……希望能和您当面谈谈。”

伊泽来到小田原警察署，报上姓名，穿着折领制服的警官，立刻站了起来：“我是交通二课的事故负责人。您就是伊泽先生吗？让您大老远的跑一趟，真是太麻烦您了！……来，这边请……”

刷过清漆的屏风，既隔开了房间，也能拿来挂外套。它把大房间分为两部分，里间大概有两坪的面积。伊泽被领到了一间类似会客室的地方，只有一张光秃秃的圆桌，和几把椅子。

伊泽忐忑不安地坐了下来。这时，刚才那位事故负责人，与局长一起走了进来。

“我是局长，真是麻烦您了。”局长边说边递上名片。

“不好意思，请问，您与笠原忠兵卫先生，究竟是什么关系？”

“算是同行……我们从祖父那代开始，就是世交了。”

“那您与笠原夫人……”

“也就是普通朋友吧……请问，夫人还在这儿吗？有什么问题吗？……”

“笠原夫人啊……”局长满脸愁容地说道，“她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希望她能回去，可她就是不肯走。”

“这是为什么？”

“她说，有人要杀她，要我们保护她。”

“我糊涂了……究竟是谁要杀她啊？”

“夫人一口咬定：滋野光雄是被人害死的，下一个就是她，绝对没错，一定要我们保护她……”

“滋野不是出车祸死的吗？难道是被人害死的不成？……”伊泽满怀惊讶的表情说。

“没有的事。”

“让我来解释吧！”交通二课的事故负责人，代替局长说道，“事故发生在强罗与宫下之间的一个弯道上，那个弯道又陡、又曲折，视野又不好，满足了事故所需的所有条件，特别危险。光是这两年，那儿就已经出了五起事故了。我也去现场勘察过情况，这次事故，实在是在所难免。”

“哦呀，此话怎讲？”

“滋野先生用七八十迈的速度，下了十五分之一的坡，在第一个弯角向左，急转弯四十度，可那弯转得太浅了，汽车的左前轮，蓦地冲出了马路……于是，他慌忙调整方向，可是，为时已晚，左后轮又冲进了悬崖的雪堆里，当时车轮一滑，就冲进谷底了……”

“他开的是什么车？”

“是1956年出产的奥斯丁，还是辆新车呢。您也知道，那种车是油压式的四轮驱动车，稳定性很好，事故原因，不太可能是汽车的故障。要是二手辉腾车那倒还有可能……”

“说得也是啊！……”伊泽自顾自点点头。

“车身没有追尾和碰撞的痕迹，不可能是被人撞下去的。况且，那附

近发生的事故，都是同一种模式……也就是说，每次事故的情况，都是完全一致的，要是有什么异样，我们立刻就能发现。可这次的事故，真是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实在不可能是他人所为。要真是有人故意撞了他，那人肯定也是连人带车跌进谷底了……总之，我们很难相信，笠原夫人说的话……”

“我明白了。”

“请问，滋野先生的驾驶技术如何？”

“他已经是个老司机了，技术没问题。”

“有没有酒后驾车的前科？”

“据我所知没有。”

“滋野先生是趁着八点多雪停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从强罗出门的。当时的积雪量，大概是十厘米，不会影响到行车。我就猜想，滋野开车的时候，可能喝醉了酒……因为，他的行车轨迹，明显不正常，歪歪扭扭的，所以，才会贸然提问……”

“滋野从来不会一大早八点就喝得烂醉……那么，局长先生，笠原夫人说是有人行凶，有没有证据呢？”

局长笑着摇了摇头：“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她只说，自己一定会被人害死，可就是不肯说那人的名字……笠原夫人说，滋野光雄死了，下一个就会轮到她。可为什么滋野死了，接下来就要杀笠原夫人呢？……请问，您知道两人之间有什么连带关系吗？有的话请告诉我们，作为办案时的参考。”

“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啦。”伊泽故意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如此回答。

“笠原夫人原来是个女明星，艺名叫做若草绿，和滋野光雄在同一个摄影所里工作过。你当时就认识他们俩了吗？”

话题突然严肃了起来：提到滋野与安艺子的关系，可能加害她的人，就只可能是笠原忠兵卫。要是伊泽道出，两人奇妙的关系，警方自然会明白其中的缘由，可伊泽认为，这不是什么需要主动汇报的事情。

“他们俩都是我的朋友，但只不过是在银座碰到的时候，出去喝喝酒，喝喝茶什么的，交情并不深。这可是真话。”

局长仿佛看透了狼狈的伊泽的内心，苦笑着点了点头：“这里不是法

庭，没必要搞得这么严重。只是，笠原夫人指定，让您来当她的保护人，我们必须要问清楚，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而已……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并不明白，笠原夫人究竟在怕些什么……我们这就把她叫来，请您带她走吧。她好像很兴奋的样子，请您好好安慰一下。”

局长叫来了总务课的警官，耳语了几句。不久，身着黑色西装，抱着黑色鹿皮手提包的安艺子，就出现在了屏风的另一头。她吓得脸色苍白，嘴唇不住地颤抖。

“伊泽先生，实在是抱歉……我本不想给你添麻烦的，可是，警察就是不肯保护我……”她走去局长身旁，象征性地点头示意了一下，接着说道，“警方认为那是交通事故，可我心里清楚，那其实是一场精心布置的杀人案。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我会害怕，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局长非要让我回去，我也只能乖乖回去，可要是我真的被杀了，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的，可就是你啊！”

局长对这种威胁，早已司空见惯，他别过头去，没答理她。

安艺子与伊泽一起坐上了等在警察署门口的汽车，一脸疲惫地倒在了车座子上头。

“去哪能让你放心啊？”

安艺子抬起头，露出坚毅的眼神，冷言冷语道：“连你都要嘲笑我吗？……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那么，今天我就不再多说什么愚蠢的话了……只要不去箱根，去哪儿都行，你就随便开吧。”

伊泽姑且决定，前往汤河源①，把旅馆的名字告诉了司机。然而，安艺子万分严肃的眼神，暗示着她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①位于神奈川县西南部的温泉胜地。

伊泽心中一紧：“你是不是没把实情告诉警方？”

“跟那群蠢货没什么好说的。”

“你什么都不说，他们怎么会老老实实地保护你呢？”

“我说了啊！……我说，只要滋野在雪停的时候，从强罗出发，就有人能预测出，他会在哪个弯道，怎么样摔进谷底……我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们还是不明白，那我可就真的无话可说了。”

“你光说这些，我也不明白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人又懒，最近又没有工作，怎么会一大早八点多，就开车出门啊！……况且，还刚刚下过大雪……一定是有人故意叫他出来的！”

“也许是吧……”

“什么叫‘也许’啊，一定就是这样的！……八点多的时候，宾馆里那个一直给我报信的女服务生，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滋野先生已经开车出门了，很快就到。听说，您病得很严重，不过，听您的声音这么有精神，我就放心了’……我根本没生病，也没给滋野打过电话啊！”

“那会是谁打的？……”伊泽顿时也警觉起来。

“你知道吗，车祸不仅会发生在雾天，或是道路冻住的时候，天气好，阳光灿烂的时候，也会出车祸的……只要在电影界待过的人都知道，不过，估计你是不知道的……你听过‘羞明’这个词吗？”

“没听说过……”

“‘羞明’就是指对炫目的东西，特别敏感的状态……我原来也是那样。滋野是被布景的灯光给害了，得了电气性眼炎，差点就失明了。现在虽然恢复正常了，可眼睛一旦遇见强光，眼前就会一片漆黑，必须时刻戴着特制的克鲁克斯墨镜才行。”

“是这样啊？……可是，我都没见过他戴墨镜啊。”

“滋野喜欢装腔作势，一直瞒着自己的病，不让别人知道。前一阵子在仙石原，面朝夕阳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羞明’突然发作了，一直失误，这才被笠原给发现了。”

“这不是你想象出来的吧？……”

“想象也好，妄想也好，随你怎么想吧……事情是这样的。那个雾气弥漫的夜晚，你也看见了吧？……我和滋野面对面站着说话的那一幕。他在高尔夫球场，把墨镜给弄丢了，非常担心，就问我来借墨镜了……我应该也有一副那样的墨镜才是，可怎么找都没找到，就没能借给他。”

“啊……这要是真的，那可就太恐怖了。”

“是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笠原把滋野的墨镜藏起来了，看准雪停出太阳的时候，打电话把滋野叫了出来。”

“话是说得通，可那个傻乎乎的笠原，竟能想出如此精妙的杀人计划吗？……”伊泽实在难以相信。

安艺子透过小窗，眺望那突如其来的冬日风景，喃喃自语道：“事到如今，已经于事无补了。我打赌，滋野的墨镜，肯定就在笠原在宫下宾馆的房间里。”

白雪公主

01

某年夏天，一个名叫阿曾佑吉的男人，带着新婚的妻子，前往阿尔卑斯山脉的霞慕尼，游览自然风光。然而不幸的是，新娘没来得及过上几天幸福的日子，就在雪地上失足滑倒，被深不可测的冰河裂缝给吞没了。

事情发生在距离勃朗峰脚下的阿让蒂耶尔，大约六小时路程的一条名叫拉？图尔的危险冰河附近。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游览指南上，也特别注明，参观这条冰河时，须有导游同行。阿曾从宾馆里借了登山绳与登山冰杖，没有带导游就出门去了。

阿曾于八月底，从霞慕尼来到了阿让蒂耶尔的格兰森内宾馆，当时，正是山区天气多变的时节。都说八月末的雪，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而且，临近四点时会起雾，山区的景色，也会不断变幻。去景区时过的那座架在冰河裂缝上的桥，此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夫人怕是被冰冷的雾气困住，这才遭遇不测的吧。

出事后，事件被送往布恩维尔的法院进行审理。宾馆的经理觉得，这对日本夫妻，身体不是很强壮，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会冒险的人，况且，他做梦也没想到，竟会有人在这个时候，跑去即使冰人（冰河的专业导游）前去，都会走出一身汗的拉？图尔冰河。

法国山岳局曾专门出台了一部《登山法》，本着保护登山者性命的宗旨，限制他们的行动。要是行为过火，甚至会受到法律制裁。宾馆经理对游客，也有监管职责，要是他知道，两夫妻要去那条危险的冰河，不难想象，他定会使尽全力，阻止他们。况且，宾馆门口就有阿让蒂耶尔冰河，要是想参观冰河，在宾馆门口走走就行了，连登山绳都用不上。

经理苦笑着心想，这两人是在杀鸡用牛刀，压根没想到他们是准备出远门。

两人六点多从宾馆出发，服务生一路把他们送到了楼下的露台上。丈夫背着一卷登山绳，拿着冰杖，妻子则戴着一副绿色的墨镜，脖子上吊着个水壶。两人计划在冰河附近的山间小屋用午餐，所以，服务生就没有为他们准备干粮。

两人顺着宾馆门前的道路，一路向下走去，来到了冰河带来的石块，堆成的一片乱石滩附近。

服务生站在露台上，与他们打招呼，只见妻子回过头来，挥挥手

说：“呀吼！……”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她了。

02

两人在霞多丽的山间小屋里用了午餐，一点过后下山，前往冰河。

那是一个八月末罕见的晴朗午后，湛蓝色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远处传来阵阵雪崩的响声，催人入眠。两年前，阿曾曾经跟着某位日本登山家，登上了一座小山，知道该怎么看地图。他心想，天气这么好，距离又不是很长，即使带着个走不动路的女人，到傍晚也能到拉？图尔村了。于是，两人开始有勇无谋地穿越冰河。

山间小屋下布满小石子，十分难走。冰块组成的斜面上，散落着石头和小石子，被太阳晒得有些暖。一旦有人走过，它们就会一路滚下去，发出巨大的响声。两人在这条难走的路上，走了整整二十分钟，这才来到冰河的岸边。

高山雪线以上的积雪，总是化的少，留的多，所以，积雪会一年比一年厚。经过岁月沉淀的“万年雪”，会在自身重量与压力的作用下，变为庞大的冰块，滑动起来，一边对地表造成巨大的破坏，一边缓缓滑下。当然，滑动的速度，自然会比普通的河流缓慢许多。这一带的冰河的平均速度，是春夏二十二点六英尺，秋冬十一点四英尺。平均每年滑动四十至五十英尺，所以，三年就能滑动一里左右了，

虽说是冰“河”，可从表面上看，完全看不出有流动的痕迹。大海的巨浪，仿佛突然冻住了一般，放眼望去，十尺多高的榔榆色的冰畦，充满了起伏与变化。

“哇，好漂亮的风景啊！”阿花说出一句廉价的感叹词来，可阿曾却觉得索然无味。

雪原一片寂寥，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会活动的东西，仿佛阴间一般令人毛骨悚然，根本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风景。

两人费尽全力，才穿过这片冰桂一一冰畦中央滑瀉溜的，根本没地方下脚。太光滑的地方，只能用脚挖出坑来，一步一步往上爬。这花了他们不少时间。

麻烦事还在后头。走了一会儿，两人来到了一片断层与曲流混杂的地区，都不知道该踩在哪儿才好。这里的冰河床有些倾斜度，以前冰河的河水，一定是奔流不息的——因为冰河表面，布满了各种方向的冰块，杂乱无章。

阿曾平日里只去工作室，或是咖啡厅的露台，不会走太多路。让他

穿越这片高低不平的冰原，简直难于上青天。而出生在法国孚日，早就习惯了穿着雪靴，去各个美术工作室做生意的阿花，完全不把这片冰原放在眼里。她想借此机会，让阿曾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有多么薄弱，于是，一个人快步走在前头。这让阿曾气得牙痒痒。

两人终于穿过了冰原，来到了传闻中的冰河裂缝。冰河的流动速度，与冰河床的倾斜度、冰层的厚度，以及冰河的路径有关，即便是同一条冰河，中央部分与两岸的流动速度，也会略有不同，从狭窄的地方，纵向流向广阔的山谷时，张力平衡遭到破坏的地方，就会出现裂痕。

阿曾他们遇到的，则是在冰河床的倾斜度突然变化的地方，形成的一条横向裂缝。四尺宽的裂缝横在冰河中间，一眼望不到头。

阿曾叹了口气：冰河总会有裂缝，这并未出乎他的意料。然而，眼前的裂缝与传闻中能轻而易举跨过的裂缝，完全是两回事。裂缝虽然只是普通的裂缝，可这条冰河底下是个冰洞，“咚！咚！”——裂缝侧面的冰块，剥落掉下的响声，不断回响在脚下，令人背脊发凉。

阿曾也听说过，裂缝的恐怖传说：掉下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除非你运气好，掉下去的时候，挂在了冰壁上，可这种侥幸，发生的概率不足千分之一。

愚笨的阿花，平日里很少会觉得害怕，可死在这种地方，毕竟不是开玩笑的，她站在裂缝旁，死死盯着裂缝深处，一言不发。

裂缝只有四尺宽，完全可以轻松跃过。可内心的微妙观念，却在阻止阿曾这么做。因为他脚下的冰块太软，使不上力，而对面冰块的状况又无从得知，让他无法下决心。

“不要冒险，总有其他地方能过去的。”阿曾如此说道，

阿花却冷笑一声，说道：“是你跳不过去吧？……没自信的话，还是别跳为好，别为了逞一时之快，白白丢了性命。”

两人在周围毫无意义地彷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一段看起来比较好跳的地方。

“喂，就从这儿跳过去！”

眼一闭，心一横，使劲一跳——喀嚓，终于平安无事地着了地。浑身的肌肉与神经一阵收缩。

“跳啊！……”

于是，阿花也跟着跳了，阿曾顿时觉得，她的脸瘦了不少。两人绕了半天，最终还是绕了回去，就在起点附近跳的。他们累得半死，一屁股坐在冰面上。

太阳渐渐下沉，髙山的阴影笼罩在冰面上，雾一般冰冷的空气，缓缓流动着。霞多丽的山峰躲进了雾里。两人在冰河上，搜寻着阳光的踪影。磨砂玻璃般的冰面，闪耀着光芒，须臾便成了云雾的地盘，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阿曾原本心想，没办法前进就原路返回，可这场大雾，却让他的希望化为泡影。

拉？图尔的山间小屋附近，摇曳着霞慕尼山谷中升上来的浅红色云雾，而阳光的颜色也越来越浅，眼看着就快到黄昏了。要是不能在天黑之前，穿过冰河，到达拉？图尔的小屋，事情可就不妙了。想到这儿，阿曾顿时担心不已。

03

两人分着喝完了水壶里剩下的水，在山边仅存的一点阳光的指引下，艰难地缓缓走了起来。走了三十分钟左右，他们又遇到了表面潮湿的恶劣雪地。融化的雪再次冻住，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冰皮，闪着微光。如果你以为那是冰，一脚踩下去，那你的整个脚踝，都会陷进雪里。冰面下总是暗藏危机，不能掉以轻心。阿曾提醒阿花，让她跟着自己的脚印走，接着则取出冰杖，摸索着前行。

走着走着，阿曾觉得有些不对劲，回头一看，发现阿花正闭着眼睛，到处乱走。

“你怎么乱走啊！……我正在探路呢，你就别添乱了。”

阿曾高高在上的态度好像惹恼了阿花：“不要！……”她竟然一屁股坐到了湿漉漉的雪地上。

“什么不要，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走不动了，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你去找个向导来接我！”

她明明很烦躁，可语气倒是很平静。这几年来，他们每天都会重复这样的争吵。没想到大难临头了，还要忍受阿花的脾气，这让阿曾有些忍无可忍，更觉得自己有些可怜。

“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不肯带向导来的不是你吗？……别闹了，快起来走吧！……再坐下去，会被冻死的！”

“冻死又怎么样！……你巴不得我被冻死呢！……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我心里一清二楚！”

“你想说什么？……有话就说，说到你满意为止。”阿曾也开始有了脾气。

“我才不说呢，你自己心里清楚。”阿花的脾气坏，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可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同居了六年的女人，会说出来的话。

阿曾原本不想带阿花来意大利写生，但那样一来，阿花会以为他准备从那不勒斯溜回日本，肯定会大吵大闹，不肯放过他，阿曾这才很不情愿地带上了阿花。

阿曾原计划绕着地中海游览一圈，硬是改成周游阿尔卑斯山脉的就是阿花，提出要参观冰河这种无理要求的，也是阿花。

阿曾心想，总得找个向导，就在霞慕尼选定了两位。一位是中年男子，手脚晒得黝黑，一看就是“山男”。另一位长得倒是不错，可行动甚是轻率，总喜欢夸大自己的“劳动成果”。阿曾实在是受不了后者的言行，提出还是雇“山男”算了，可阿花硬是说她受不了那种长得跟树根一样的男人。

两人争吵不休，最终，一个向导都没雇成。阿曾在内心感叹道，今天的这场灾难，归根到底，都是阿花那个小贱人的心血来潮与怪脾气导致的。

他们既没有穿越冰河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体力。阿曾有好几次，都差点出言阻止了，可一想到依阿花那任性的脾气，遭到反对，肯定会吵闹不休，他便放弃了，况且，他也希望让阿花吃点苦头，给她点教训，但即便阿花是个坏脾气的女人，他也从未有过阿花所说的那种念头。

这片山区一到傍晚，就会下起阵雨，远处已经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雷鸣。对面山头上那漆黑的乌云步步进逼，云层处漏出的阳光，让冰河显得更为宽广。在这片宏伟的景致中，阿曾思索着，要如何安慰这个来路不明的法国前模特，才能让她继续走路。

真是又愚蠢，又让人有些无可奈何。

阿花的表情冰冷，仿佛刚被一盆冷水浇过一般，六年来，阿曾从未觉得阿花如此可恶。

时间在流逝。死亡的阴影朝两人伸出了魔爪。口舌之争没有任何用处。阿曾不知道该怎么办，独自走了起来，没想到，阿花竟一声不吭地跟了过来，看来她是改变了主意。

雪原过后，又是一片曲折的冰原。这次的裂口，被十尺厚的积雪所掩埋，无法用脚探路。阿曾把性命攸关的脚，放在雪堆上，不知该不该往下踩。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用力一踩，整条腿都陷进了雪里，一直没到膝盖。

当时的打击与不悦难以言表，阿曾怒上心头，差点破罐子破摔，想一口气穿过雪原。可他忽然想起，轻举妄动，破坏积雪的组织，极有可能引起雪崩，阿曾这才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只要对潮湿的积雪缓缓施压，雪的粒子就会变黏起来，在鞋子周围结成一片，所以，脚下沉到一定的位置，就不会继续下沉了——这就是所谓的“复冰”现象。

阿曾拉起一脸不悦的阿花的手，好言相劝，借着鞋底冻住的雪，一步一步，像踩云朵一样，轻轻地走了起来。物理的道理他都明白。然而，他们毕竟身处穷途末路的境地，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每前行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与毅力。

他们平平安安地穿过了冰原，可情况却越来越糟。越往前走，龟裂就越多，龟裂与龟裂纷繁交错，仿佛一张巨网，中间则是一座雪做成的拱桥，岌岌可危。

这里冰的龟裂，比前面看到的更宽。凑近一看，龟裂的侧面，在风雪的打磨下，闪闪发光。靠近谷底的青蓝色的冰壁，竟然形成了一个直角。谷底深不可测，仿佛天主教教义中的地狱一般。

雪桥的拱顶只有三尺厚度，承重的冰块有些扭曲，看起来不堪一击。龟裂的边缘一踩就碎，剥落的冰块，发出金属般的响声，掉落进深不见底的黑暗谷底。看来，他们是永远不可能离开这片雪原了。

阿曾只得放弃，决定不再急躁。雪桥的另一头，就是一个倾斜的乱石堆，只要走过这座雪桥，再走一个多小时，就能回到拉？图尔的山间小屋了。

哎，这个世界可真是残酷。

山上还弥漫着黄昏的色彩，而霞慕尼的山谷，却已是一幅夜晚的景色。在视野的尽头，有一栋仿佛宫殿一般、灯火辉煌的]I筑。

看着人世间的灯光死去，也许比冻死在不见天日的冰谷里，更要幸福一些，然而，现在可不是自我安慰的时候。

04

高地萨沃亚县的法院，开始对阿曾一案进行审理后，岩本与南法银行的川濑练三郎，就申请成为特别辩护人，赶往布恩维尔。

只要是在巴黎画过画的人，都多多少少吃过阿花的亏，所以，大家都很同情阿曾的遭遇。

“那畜生，肯定是得意忘形掉下去了！”

“果然是阿花，死也死得那么惊天动地！”

“阿曾没了这个大包袱，一定会轻松不少！……不过，这话有些过分……”

……

大家的意见都很一致。

阿花自称父亲是日本人，其实不然。她不过是孚日出生的一个一文不名的乡下姑娘，还是个不良少女，根本没有所谓的“日本血统”。

她既没有聪明的头脑，也没有丰盈的肉体，脾气还有些怪异。脸蛋长得倒是不错，可胸部平平。见法国画家都不答理她，她就利用自己长得像日本人的优势，开始混迹于日本画家之中。“阿花”这个名字，也是借鉴了罗丹的模特“阿花小姐”，一看这取名字的人，就没什么智商。而且“hana”这个音，法国人就是发不好，怎么听怎么像“ana”。知道这是个假名字的人，倒还会觉得有些意思。

她的身材苗条，两条浓眉十分显眼，看起来特别纯情，风情万种，低头顺眉，谁都会忍不住多看她两眼。

然而，这仅限于初次见面的时候。她第一次来到画室的时候，总会使用柔美的动作，来表现自己的温柔，说出来的声音，仿佛天鹅绒般柔软细腻。经验尚浅的日本画家们，没有一个能逃得过她的魔爪。

与她恋爱的时候，她还是个婀娜多姿的温柔女子，可一旦结婚，她那恶毒的本性，便瞬间暴露无遗。只要同居，她就开始任性妄为。冷淡、薄情、心血来潮、爱发怒。没有热情做任何事，从早到晚，只会躺在床上浪费时间。让她收拾一下房间，她只会把房间弄得更乱。第六感倒是比动物还灵敏，对方只要藏个私房钱或情书什么的，总能被她发现。

她骨子里深知贫穷有多么痛苦，因此有着惊人的贪欲，能多捞一法郎是一法郎。一见着钱，她就会兴高采烈，表情和声音就好像换了个人一样，用天真无邪的语气，给对方灌迷魂汤，直到钱到手为止。

法国有一部《白奴法》，如果有证据证明，你将未成年人强留在你的房间里，就会受到重罚。阿花对这部法律，烂熟于心，赶她走她也不走，你要是敢动手，她还会找专业的代理人，来进行斡旋，不狠狠敲你一笔，绝不罢休。

但凡吃过阿花的亏的人，都会对新来巴黎的人，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阿花。而阿曾与阿花在一起整整六年，不受人同情也难。

这一年，两人特地拜访了阿花在孚日的母亲，在结婚证上签字，正式结为夫妇，开始了新生活。阿曾家很有钱，不难想象，家里曾向慊弱的阿曾施压，强迫他放弃这段婚姻。这也是大家同情阿曾的原因之一。

起诉的理由，是蓄意谋害阿花（伪装成事故的谋杀〉，以及通过杀人，诈取保险金。检察官先阐述了“只有阿曾一人生还”的事实，再强调阿曾与阿花的关系不和，因此，他一直对阿花心存怨恨。

阿曾在霞慕尼的宪兵分局（地方警察署）作证说：在过雪桥之前，两人的身体，是用登山绳连起来的。倘若真是这样，阿花掉下冰谷的时候，阿曾应该也会被一并拉下去才是，所以检查方面才起诉了阿曾。然而在法庭上阿曾，却透露了一些在宪兵分局，没有说过的新信息：他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事件发生之前，阿花解开了连接两人的绳索。

正当阿曾与阿花被裂缝困住，遥望霞慕尼的灯光，举步维艰时，一场猛烈的阵雨突然袭来。阿曾淋了个浑身湿透，瑟瑟发抖。但他心中也默默期待，这场雨能让地上的雪冻住，让雪桥更为坚固。当然，要是人先被冻死了就完蛋了，可只要淋湿雪的表面，温度再骤然降低，一切皆有可能。

阵雨只下了五分钟。反方向的山谷上方，架着一条暗色的彩虹，忽然一阵暴风雪袭来，把彩虹给吹跑了。原本发白的雪桥，渐渐变得透明，在阳光下，仿佛玻璃一般，闪闪发光。

阿曾脱下鞋子，准备过桥的时候，只穿了一双袜子。这时，阿曾的脑子里，的确完全没有考虑到阿花。

一场阵雨，让阿花的衣服和头发都湿透了，眼周布满皱纹，看起来就像个老太婆一样。她好像也在恶劣的环境中，做好了思想准备，看着阿曾只顾自己的行动，她竟然也没有愤愤不平。

阿曾一只脚踏在雪桥上，差点就独自离开了，可想想阿花这个恶女，除了自己，还有谁会去救她？他于心不忍，还是停下了脚步。

没人能够保证，两人一定能安然无恙地走过雪桥。死一个就够了。把阿花留在这里，也是为她好，这样，即使自己掉了下去，她也还有生还的希望。可两人之间，总有孽缘作祟，阿曾毅然决然地转念一想，要死就要死在一起。他拾起丢在地上的登山绳，将两人的身体连在一起。他的一生中，从未经历过如此庄严肃穆的瞬间。

阿曾走在前面开路。他时而匍匐，时而跌倒，好不容易，才平安来到了对岸。阿曾两手抓着腰间的登山绳，盘腿在冰面上坐下。

“过来吧，不用怕，不要往下看！”

阿花轻轻跨出了第一步，她仿佛在测试雪桥能否承受自己的重量，一脸严肃，陷入沉思。第一步成功之后，她好像有了自信，开始一步接着一步地走了起来。双手无力地垂在胸前，带着人类的所有弱点——眷恋、懦弱与卑劣，缓缓走了过来。

阿花走过了拱顶，看来不会有事。就在这时，阿花带着奇妙的表情，看了看谷底。阿曾“唔”的一阵呻吟，只见阿花一边胡乱喊着些什么，一边快步往对岸跑来。

说时迟那时快，雪桥的两端突然断裂，阿花的身影被雪烟所包围，化作一团白色的幻影，悄无声息地被冰河的裂缝给吸了进去。

阿曾仰面朝天地摔在冰面上，觉得自己身在此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他只是呆呆地望着雨后的月色。

“阿花一定是觉得，她掉下去了，还拉上我垫背，一定非常愚蠢吧，这才解开了绳子。这也是她对我的爱啊。”

至于阿花能否在转瞬间，作出这种超人般的反应，法庭请了几位老资格向导来作证。有人觉得，只要登山绳够长就有可能，也有人觉得不可能，两种意见各占一半，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检察官控诉被告不爱阿花，憎恨阿花，而阿曾却否认了这一点：“我虽然不爱她，可从未想过要抛弃她。她的内心，其实很柔弱，不善于适应生活。我虽然不够爱她，可在其他方面，却从没有怠慢过她，因为我担心，要是我不好好待她，她就活不下去了。”

“那现在这局面，算是怎么回事？……麻烦的家伙终于死了，你是不是觉得一身轻松啊？……”

“她虽然是个麻烦的女人，可人总有善恶两面，我不会为她的死而叫好。况且，要是我没有邂逅阿花，我一定不会对人性的玄妙，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

检察官与律师，围绕着阿曾与阿花的爱情，展开了激烈而有趣的辩论，在此略过不提。

在将近一年的审理之后，由于证据不足，最终，控方还是撤销了起诉。翌年夏天，阿曾得到山岳局的批准，在阿花坠落的裂缝旁，盖了一栋小木屋。

并不是说阿曾特别痴情。只是几十年后，流下的冰河里，就能发现阿花的尸体，而它也会成为精准测量的标准。

原来，掉落进冰河裂缝里的尸体，会被蓝白色的冰块所包围，完好无损地与冰河一起移动，用蜗牛般的速度，慢慢降到雪线以下。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就好像裂缝在几十年后，把当年吞进去的东西，完完整整地吐了出来一样，那些尸体，就像跌落谷底时一样，栩栩如生。

阿曾之所以会在裂缝下建造小屋，也是学习了已故的冰河移动专家福吉博士的智慧。某位专家在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称，阿花的尸体，将在二十二年后的五月，出现在冰河的左岸。

1928年8月底，阿花在天然冰窖的保护下，开始了一段幻想世界的旅程。1928年是昭和三年，那二十二年后就是昭和二十五年了。

阿曾在“二战”期间改名换姓，离开了法国，藏身于乡下，不过听说，他最近又回到了小屋，听说是阿花的尸体，果然按时出现了，阿曾则前往霞慕尼，为阿花举行了葬礼。

地底兽国

序章

由莫斯科科学院针对“第二次五年计划中的国家文化事业”一项，所提出的三个计划提案，经过教育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审核后，日前提交中央委员会，并已在第八届苏维埃联邦大会上获得批准。

这三个计划案中的前两个计划名称如下：

1.计划A——北极海冬季航路的开发

1.计划B——横越飞行北极圈之“史达林航线”的开拓

关于“计划B——横越飞行北极圈之‘史达林航线’的开拓”，后于一九三七年六月，由斯考洛夫飞行员驾驶“ANT25”型航机，征服酷寒的北极，成功开拓了连接两半球的定期航线。

飞行员于六月十八日上午四时五分，由莫斯科的史克列柯波机场起程，在空中经历了长达六十三小时又二十五分的飞行后，于二十日上午八时，成功降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机场，总征服里程达一万两千多公里，创下了历史新纪录。

而“计划A——北极海冬季航路的开发”，则是由莫斯科科学院地理学研究所地质学部长柯尔宾斯基博士，率领五十七人的调查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自莫斯科出发，以因迪吉尔卡河河口的克斯姆特耶为根据地，耗时三年，直至两年后的—九三七年秋天为止，针对连接泰梅尔半岛的贝基伽夫港、与勘察加县北方的马林斯克港之间的，大约一万多公里航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却因遭遇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大寒流来袭，调查结果不如预期，仅仅完成了原定计划的约百分之二十，便遗憾地归返莫斯科了。

隔年的一九三八年，有一群极端分子，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串激烈的活动，探险队被煽动罢工，造成调查工作失败，柯尔宾斯基博士亦于六月五日遭枪决身亡。

而最后的“计划C”，却是由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所主导的计划，但内容并不为人所知，对于研究主题的描述，也仅有简单的一行字而已：

（.62.30N.λ140°17‘0“E）

“计划C”经全同盟科学研究计划会的研讨，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取得

了执行许可，由队长、副队长率同八名学术队员，以及写生画家和女性速记人员各一人，组成一支十二人小组的探险队，于两年后的五月十日，自莫斯科出发，前往位于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东经一百四十度十七分的秘境探查。

翌日，隶属于国家出版社的两份报纸上，以《极东管区之主要地质与军事学术研究》为标题，刊载了所有参与探险的人员之姓名。

调查队长：乌克兰科学院地质学部长伊旺？耶洛斯拉夫斯基

副队长：乌克兰科学院地质学教授尼克莱？摩洛查夫

学术队员：乌克兰科学院气象学教授波里斯？席鲁金

速记人员兼助手：娜塔莎？伊娃诺夫纳

隔年，一九三八年十月末，一行人回到了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将他们的调查成果，出版成《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之调查报告》一书。

哪知印制成册的隔日，便被勒令禁止发行，于留下少部分的资料后，将原稿连同所有已经出版的书籍，烧毁灭迹，残存的部分资料，则被封锁入国立图书馆的“危险书籍书库”中。

《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之调查报告》一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调查报告？这个原本应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永远的秘密的机密报告，却在某个意外的机缘下，透过同胞之口，揭露了其令人震惊的调查主题，以及其背后所潜藏的、超越人类智慧所能企及的秘境真相。

所谓的“同胞”，是指十多年前，也就是昭和五年〔1930年〉夏天，因在勘察加半岛的帕朗斯古违禁捕鱼，而遭巡逻舰击沉，后被逮捕并流放至斯塔诺夫的冻原地带、强迫从事河川工程的第二神风丸船员兼渔场监督篁荣二郎，以及一等船只驾驶员清水岩吉等六人。

冻原与收音机

寂寥的冻原地带上，生长着最多只能长到一尺高的矮小白桦树与松树，湿冷的寒风不断吹袭而过，除了琥珀色的太阳和野雁声外，再不见任何东西，一片全然的死寂。

冻原的另一端，绵延着一脉和缓的山陵，由贝加尔湖东侧，一路连亘至勘察加半岛北边，正是罕有人知的斯塔诺夫山脉。

这一带乃勘察加原住民称之为“悲哀之地”的所在，隶属于雅库次克自治共和国极北的无人境地。欲前往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须再往东或

往南走三百多公里。而即便长途跋涉到达了这些地方，所见的也顶多只是两三个带着驯鹿，到处游牧的北俄人的帐篷。

越过山脉，沿着因迪吉尔卡河往北，走上二十多公里路，于因迪吉尔卡河与科雷马河交汇处的广阔三角洲地带，住着一群脊椎动物。这群脊椎动物称不上是人，只是辖押于雅库次克州“第二十七流放地”的一群流放犯，被迫于此地从事水路工程。污秽、贫瘠、饥饿、困顿、瘟疫……触目所及，尽是悲惨如野兽般的生活。包含着山脉的另一侧与这一侧，综观所见，便是所谓“悲哀之地”的风土色彩了。

黄昏时刻，于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的漫长暮色下，太阳将从此刻，开始直至隔日清晨，持续地显示她那惨淡无光芒的黄铜色身躯。

冻原的极地，为陡然耸立的巴托卡山，高约一千三百二十七米。于冻原与巴托卡山山麓之间，搭建着四个帐篷，这是由探险队所筑起的小屋型坚固克尼佩尔式大帐篷。

其中一个篷子里，此时突然传出收音机的声响，突显了寂寥无人的大自然，与近代文明间的偌大落差。

篷内摆放着诸多书面文件和地图、各式图表、六分仪、克劳森式测深仪、巴夫曼气压计、猎枪、手电筒、矿山用铁锤、小型十字镐、罐头、烟丝，以及许多书籍。

肩膀宽阔、体格魁梧、身长六英尺一英寸的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正背对着这些物品坐着。他拥有着鹤发童颜和桃红色的脖子。白色木桌上的油灯里，燃着海豹油，整间小屋内充斥着无以言喻的悲伤湿气，以及野兽脂肪的烧燃味，使得屋内的氛围愈显昏暗。

坐在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对面的是尼克莱？摩洛查夫教授，他将高大剽悍的身体，倾靠于桌上，以手支住额头。一对鹰勾鼻子，加上斯拉夫人特有的红胡须、排列整齐又过度洁白的牙齿、炯炯发光的眼睛……这双眼，从方才便一直盯视着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的脸，一动也不动；空出的右手，则插在短皮外套外侧的口袋里。

其余的八人，也就是“极东管区之秘密调查队”的所有成员，亦全都待在这座帐篷里。八名学术委员，各自高高低低地坐于帆布椅、罐头空箱或绳索堆上，默默地凝思着。

秘密调查队里唯一的女性——也就是速记人员，今年年满二十五岁的娜塔莎？伊娃诺夫纳——则坐在帐篷最内侧的折叠式睡床上，了无生气地咬着指甲。她虽然不算是个美人，却也并非不标致的女子，只是因为过度盲目于追求学问的依归，才会磨灭了她对于美感的好奇心。她拥

有一身淡黝黑色的肌肤，和两条浓密的眉毛，唯有一双眼充满了魅力。那是一双深邃的黑色眸子，很像匈奴人特有的眼睛，亦如同眼尾较长的坦率日本人所拥有的大眼睛一样。

坐在她旁边的，是气象学家波里斯？席鲁金，苍白而又瘦长的脸上，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表情看来很胆怯，是调查队里唯一没有蓄胡子的男人。他以修长而白皙的手指，按着额头，并朝下伏念着。

沉寂无声的静默，使迫切的一行人愈感心焦难耐，须臾，收音机中终于再度传出声响——

六月五日，莫斯科辅导处报告……关于“布哈林派阴谋事件”审判的后续报道……

针对刻意延迟北极海冬季抗路之开发一事，已对莫斯科科学院教授柯尔宾斯基博士，进行了严厉的审判，并于稍早上午十点钟终审。审方作出以下声明：

驻英大使暨外务人民委员代理克里斯汀？斯基，于意大利米兰，接受了托洛斯基的指示，以对日对德一战，苏联的败北，为他们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因此，于一九三四年，借参与国际红十字会议的名目，潜逃至日本，并于滞留东京期间，向日方乞求军事支援，且允诺事成后，将乌克兰割让与德国、沿海一带割让与日本。

此段期间，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通过交通人民委员之一的罗森葛利兹，勾结上托洛斯基派人士，完全无视利亚柯夫岛和柯德尔水道的工程，终日向岛民们散布谣言与不满，并煽动筑港工程的怠工活动，甚至阻碍勒那河三角洲的运河开凿工程……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伸手将收音机关掉。四周仿佛再度陷入了无人状态，顿如盘古开天以来那般静寂。

一头苍发的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始终低着头，如同在哭泣似的，一动也不动。突然，他抬起头来，以深沉又悲愤的眼神，环视着周遭的一行人。他的神情一贯宽容，此时却增添了悲伤而激愤的色彩。

“……各位，你们也都听到了，想要假借‘间谍’名义，枪杀我们高尚的前辈柯尔宾斯基博士，这样的悲剧，怎能再度发生？”

没有半个人回应，唯有气象学家波里斯？席鲁金轻轻摇晃着肩膀。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再度环视众人，一一注视了每位成员的脸。

“各位，我知道我有些激动，这一点我愿意承认。但我现在终于深深

地明白，这世上竟存在这种不公平的事情，足以让冷静的科学家，彻底打乱心绪……竟然说博士和反动人士有勾结，这根本就是捏造出来的不实之事。博士的调查工作，之所以会延迟，完全只是太阳黑子变大的缘故，根本就是‘塞曼效应’所致，异常的寒流突然来袭，才会造成博士的调查工作受阻，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这样的博士，竟然要被冠上造反派的污名，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惨遭枪决……”

副队长尼克莱？摩洛查夫教授，将原本握拳缩于下颏的左手，突然狠狠地往桌上一摊，瞬间发出了巨大响声。

“换句话说，这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今后的命运将会如何了。”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轻轻地颤动了一下身体，脸上的忧伤神色，更显凝郁。

“我们今后的命运？……”那低沉的噪音，仿佛于风中伶订摇曳的芦苇一般。

摩洛查夫教授隔着桌子，往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的方向伸长了身子，同时开口说道：“我们确实是失败了……在这个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的不毛之地，完全不存在你所想象的事实……在过去的十个月当中，我们只是不断地徘徊在破坏层与可塑层这两层地质之间……虽然，确实发现过一些很像事实的蛛丝马迹，但完全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们根本就只是穿过中心圈，不断地在往下面正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岩浆层前进而已……我没说错吧，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到时候，被问到调查的结果，我们仅能回答，只是去勘察了一下巴托卡山的岩石圈，根本没做什么事。然后，那群人就会说，不照实讲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很清楚你们的把戏，你们的行为，完全就是一种卖国行为，全部都要枪杀！再辩解也没有用！……砰！砰！砰！……到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幸存！　……啊，到时，我们一定会带着这种表情倒下去。”摩洛查夫教授瞪大了眼睛，并将舌头吐了出来。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冷静地开了口：“摩洛查夫老弟，我们根本都还没着手做任何事情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不过是调查所需的事前准备工作罢了，所以说……”

教授立刻举起手打断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我很清楚你想说什么……你是想说，我们不会失败的，对吧？……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意见，我没打算反驳你的主张……因为你的主张为何，根本无所谓了，我们早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也不想继续无聊地挖岩石——我们挖腻了。”

“你所说的‘我们’，到底是在指谁？”

“就是除了你以外的，我们所有的人。”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再度依序凝视着每个人的脸：“这是你个人的意见吧？”

“是我们所有人讨论后的意见。”摩洛查夫骄傲地高声宣布。

“你们是什么时候讨论的？”

“昨晚在第三帐篷里讨论并决定的。”

“摩洛查夫老弟，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停止调查，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莫斯科吗？”

“我哪敢啊？我可没这么说哦！……我们只是不想，再继续做这种无聊的工作。再说，为了你这种滑稽的无谓幻想，我们已经牺牲了两名伙伴，所以，我们才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出现第三名牺牲者了。”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缓慢地抬起眼睛，以他清澈的眼神，定定地盯视着摩洛查夫教授的双眼。

“我们绝不能回莫斯科……再说，你们竟然会说，对这个调查工作感到厌倦，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教授的表情一派轻松，仿佛要哼起歌来似的：“随便找个人来顶替，送他去火山口就行了，“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若有似无地笑了起来：“这里只有冻原、白桦树和野雁……再来就只有我们了，我不知道还可以找谁来顶替。”

“在这座山另一头的因迪吉尔卡河三角洲里，有很多被流放的犯人，我们可以将他们送去火山口，然后，看看结果如何，再把这个调查结果带回莫斯科去，这样一来，不就可以圆满地解决所有事情了吗？……就算万一调查失败，所有犯人都死得精光也无所谓，反正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无用之人，不会有人觉得惋惜的……再说，如果知道我们在调查期间，总共杀死了二十个人，中央委员会一定不会说，我们怠慢了自己的调查工作，反而会让我们在莫斯科大学的安静校园里，拥有自己的研究室……”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的眼底闪动着嘲讽的光芒，甚至可以窥见他温和的童颜下，正熊熊愤燃着的血光。

“各位！你们为了回到自己安静的研究室去，宁可虐杀那些流放的犯人！……你们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实在是太无耻了！……要我一辈

子活在这种血淋淋的记忆里，我宁愿被抓去枪杀，这样看起来还来得坦荡一些……各位，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的灵魂是如此卑劣！……”

又是一阵沉默。席鲁金教授那被掩藏于近视眼镜下方的双眼，不断地胆怯眨着，接着，他怯懦地站了起来：“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我跟他们不一样……无论如何……至少……我的意见是和你一样的。你说得一点也没错，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今后的人生，一定都会过得很痛苦……”

一阵看不见的无声动摇波浪，正袭击着其他七人。调查队里唯一的写生画家亚历山大？佩德洛维奇，此时大力地在绳索堆上坐了下来：“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我也是……”

摩洛查夫教授将原本插在短皮外套外侧口袋里的右手，突然抽了出来，掌中赫然现出了一把手枪。

他将枪口抵在席鲁金教授的胸口正中央，随即毫无表情地开了枪。

枪声响起，旋后枪口吐出了一缕幽缓的白烟。席鲁金教授以右手按住胸口，瞬间表情愕然。他缓慢地环视了其他人的脸，接着如同在祈祷般地，慢慢将膝盖朝地上跪下，随后，便整个人往前扑倒了下去，厚重的近视眼镜，顿时被撞弹飞落远处。

摩洛查夫教授放低了手枪，绕过桌角，往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所在的位置渐渐靠近，接着，他将枪口抵在博士的胸前，缓缓地启了口：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请你乖乖听从我们的决议吧。”

地球的通道

Cuntcuius Iavas——也就是蛰伏迂回于大地之下的“熔岩隧道”。人们对这个隧道的兴趣，早在公元前便已经产生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或多或少地都曾幻想，能够穿过这个地底隧道，极尽可能地到达最最遥远的所在，进行探险。天空、海底与地底，征服这三个空间，对于人们而言，自古便是最富有魅力的事情。

如果能顺利地钻进熔岩隧道里，一定能够前往非常遥远的地方。因而，长期以来，有着各式各样的人，不断地花费时间和精力，在探索着横穿这个通道，就连希伯克鲁斯与贵格利，也都曾如此尝试。

哥白尼将这种熔岩隧道称之为“地球的通道”。其实，世界上存在着不少这样的“地球的通道”，最知名的莫过下列几处：

意大利卡布里岛的蓝洞

法国露德的大山洞

大峡谷的风洞

冰岛依斯兰贾山的大地洞

熔岩隧道，指的是熔岩流经后，所形成的洞道。由于熔岩的外侧冷却硬化后，其内部尚会以膏状的形式，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流质态，因此，若流动于倾斜处的熔岩流下端硬固、外皮出现裂痕，致使内部的膏状物质，自缝中流出，最后便会残留下坚硬的外壳，内部形成一条长条状的洞穴。

这种熔岩隧道的形状，是由拱形的壁缘与平坦的底面所构成，看起来，就如同是列车行进时，会穿越的那种蜿蜒隧道，因而才会被称之为熔岩隧道。熔岩隧道的穴高三至五米，两侧岩壁的下方，时而会出现堤状或肋骨状的突起，就像日本富士山的那十二个风洞一样。

有时，隧道壁缘会成块状，或长条状地塌陷，形成所谓的“熔岩沟”。熔岩隧道常常便是因此被人发现的。

至于卡布里岛的蓝洞，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若以专业术语来说，这是属于所谓的“桌形熔岩台地”，是绵延的熔岩隧道，遭道河谷或隆起的海底断层截断后所形成。露德大山洞的成因，也是类似的情形。

然而，冰岛的“依斯兰贾山的大地洞”，却有着与其余三者不同的形成条件。

依斯兰贾火山，是在距今约三千万年前，褶皱运动发生后没多久，在白垩纪与第三纪之间，停止活动的一座古老死火山，这里的熔岩隧道，就位于火山口旁边，拥有比较平缓的坡度，一路朝东，南向穿亘入地底深处。

最先进入这个“地球的通道”的，是英国地质学家Tomas Levington，他于一八九二年，进行了一趟大约三十海里的地底旅行，一路来到了冰岛的斯涅菲利斯山下。

八年后，也就是一九〇〇年的六月，丹麦地理学家Paul Jannussen自波兹岛海角，一径通抵大海下方北纬十度、西经七十一度二十分的地方，这儿正好是英国国土的正下方处，

当时，他将这次的旅行情形记录了下来，旅行纪实被保管于巴黎的古籍保管局内。只要读了他的这一篇旅行纪实，便会不自觉地，陶醉在那充溢着异样美感的地底风光中，那是一种官能性的美，意外、惊异，

以及一种深沉的感动，一种迷离惝恍的状态。种种强烈的感官体验交织纷集，紧紧地勾摄着人们的灵魂，令人不忍释卷。除了温巴的《阿尔卑斯攀登记》，这部旅行纪实，绝对称得上是全世界最美、最奇异的旅行札记了。

于此稍微摘录其中片段。

六月八日

早上八时，三个人前后醒来。

不知从何处透进了微弱的光线。由于疲惫感已经获得了大半的缓解，我们遂赶紧用了早餐。

我从昨天开始，便一直感到口渴难耐，只要能得到一滴水，哪怕是肮脏的恶水，我也一定会将它，看做是地上的清冽甘泉，一口气把它喝下。

吃过早餐之后，甘斯一手提着油灯，一手握着斧头，继续将挡在面前的砂岩敲碎以前进。石英土的结晶被敲落后，于油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着，真是无可比拟的美啊。岩壁好几回险些崩塌，简直吓坏了我们。我们循着稍趋平缓的坡道往下走着，空气越来越稀薄了，唯有偶尔轻拂而来的微风抚颊，使人多少得以喘口气。

喉咙里蹿上了一阵干热，宛如一把烈火，烧燃于胃脏和口腔之间，但我也毫无办法，只能与伙伴们相互慰藉。只要下降到六千英尺深的地方，应该就会有地下水的。

六月十日

脚底下是一大片金刚砂岩地，这里完全不具有倾斜度，一面平坦，让人觉得应该是已经来到地底深处了。遥远的前方，出现了异样的景象。一座安山岩黑色山岳，高耸地矗立在眼前，仿佛要直达天际一般。该说是黑色还是暗青色呢，总之，是种消极的阴郁色彩。

不过，地底是不可能有山的，于是我们凑近查看，原来是青盘岩掉落，侵蚀谷里所构成的地貌，亦即李希？霍芬直接取语自西班牙文所称呼的“谷湾”。

这一带非常的宽阔，随处可见被称之为“熔岩荆棘”的仙人掌状黑色盐基性熔岩柱，让人恍若置身于墨西哥的沙漠。但这里没有残烈的阳光，唯有泛浮于金刚砂旷野上的淡淡微光，闪着如同荧光般的神秘色泽。

六月二十一日

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了距离斯涅菲利斯山五十海里深的地方，这同时也是一八九二年时，汤玛斯？勒宾格唐足迹所及之处。原以为在这里，会留有某些当时的纪念物，因而拼命地在四周搜寻，却并未发现任何东西。不过，站在这里，似乎可以依稀听见，远处传来阵阵如同浪潮般的声音。我们仔细朝音源处环顾，遍目所见，依旧仅是金刚砂的微弱亮光，除此再无余物。岩壁之间，倒是透入了一条细细的光丝，似乎是太阳的光线。

甘斯将手掌置于耳边，认真地倾听着浪潮声，没多久之后，他突然大声地喊了起来：“瑞琴布落，格斯可伊！”

细问之后，方知“瑞琴布落，格斯可伊”乃是冰岛传说中的地底海洋。

地底海洋！我的脑中，瞬间被想象中的奇特景现冲击着，整个人陷入了恍惚。这一刻，我终于明白，当年勒宾格唐来到此处，便折返的原因了。

六月二十三日

今天中午，我们来到一处能够看见浩瀚大海的地方。这一带四处尽是奇形怪状的鳞木。三叠纪的松柏类植物，与中古时代的苏铁类草木非常茂盛，根部处还布满着网羊齿及土笔草，让人几乎找不到可以踩路的土地。浅滩处可见水百合与腕足类生物，以及各式各样的卷贝，包括菊石和鹦鹉螺等，都正在缓缓爬行着。

保罗与助手甘斯，以及另一名伙伴，这三人后来开始于此处制作木筏。一星期之后，他们搭上木筏，前往地底的青色海洋探险。他们利用面包屑，垂钓古代鳕鱼充饥，还不时眺望名为“吉德尔”的地底岛屿上的火山。

莫斯科科学院地质学部长伊旺？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曾推断巴托卡山火山口壁处，有熔岩隧道口。

当时，博士前往库页岛西海岸，调查腕足类生物与藤壶的繁殖状态。某个夏日，当他挥动着手杖，步行于库页岛山脉的低山带上时，竟于惠须取山的旧火山口附近，有了意外的发现。

那是一种西伯利亚獐，一般只栖息于斯塔诺夫山脉一带，白鼻白面，毛皮无白斑，身体非常的光滑。过去，从来就不曾栖息于库页岛的西伯利亚獐，竟会出现在这里，这便表示，一定有某些方法，可以使它

们从那边移居至此。或许这些西伯利亚獐，是于黑龙江水道结冰期时，通过横越狭窄的拉萨列夫海岬，悄悄来到此处的。这是博士几经整理、思索后，所能得到的唯一结论。

博士将手杖藏于身后，悄悄地走上前去，试图凑近察看，那西伯利亚獐却立刻纵身，跳进惠须取山的旧火山口中。

这虽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此历史性的崭新发现，却为博士的研究道路，带来了重大的提示。

博士开始如此推测，纵列于库页岛西岸，或精确来说，是纵走于北纬六十度线上的库页岛山脉，一路绵亘至苏联领属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附近，没入海中，形成峡湾，其后，继续于海底向北延伸，直至勘察加县的鄂霍次克附近，才露出海面，并与沿着县界东西向横列的斯塔诺夫山脉，成T字形交会，这正是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东经一百四十度十七分之处，而其交接点，即为巴托卡山。依此推判，从巴托卡山，至库页岛惠须取山的旧火山口之间，应该存在着一条神秘的“地球的通道”，联系着这两个地方。

博士自一九三〇年，便持续地向科学院提出申请，希望针对这条熔岩隧道，进行调查，但直至一九三七年，中央委员会才因军事上的目的，骤然通过了他的提案。

科雷马的泥洲

河川多少滋润了这一带的荒芜土地，水岸边的黏土质泥壤上，尚有一些足以让“第二十七流放管区”的少数人果腹的麦苗，正在河风的吹拂下微弱摇曳着。

与其说这是片三角洲，倒不如说这是座孤岛。令人望之却步，荡漾着腐败的、牡蛎色泽的水，流动环绕于小岛三面，使人联想到一氧化二氮和钠之类的物质。两条河流交汇于这处三角洲，仿佛一道天然的屏障，负责监视着这群犯人。如有谁想越过溪河逃亡，一定会即刻为这片川水的狰狞大口所吞噬，潜藏于深不见底的川流底处的泥洲，将毫不留情地把逃亡者埋葬。

一艘被除去器械的破冰船，搁置于浅滩上，外观早已锈蚀破败；还有一条因为进行河道工程，所搭筑的矿车轨道，由此处开始延伸推展着。

沙洲上，稀疏地生长着杂草一类的植物，尽头处是流放犯所栖住的小屋，以及监守人员的宿舍。

八名流放犯，被两两地铐在一起，他们不是倚靠矿车席地而坐，就是拄着铲子站立着，一个个都垂首聆听着摩洛查夫教授的发言。

悲惨充分地烙印在这些人的额骨上，他们的表情呈铅灰色的惨淡，只是眼神呆滞地看着前方，每个人皆赤着脚，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野兽气息。被剃光发丝的恐怖头颅、步伐沉沓的行走姿态、毫无生气的阴郁神情，过度的劳动，早已使他们失去了任何感觉，有的仅是家畜般的迟钝面容。敞露的胸膛上，布满了鲜明发亮的横线条，由这大量的鞭痕可以看出，他们已被流放至此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些流放犯的身份皆为日本人，即十年前于勘察加遭遇船难，沉落鄂霍次克海中的篁荣二郎等八人。

于摩洛查夫教授身后的，是女性速记人员娜塔莎？伊娃诺夫纳，她像个小妖精似的，坐在被堆高的废轨条上，神情阴郁地咬着指甲，并不时地窥探着眼前的八人。

娜塔莎其实是个日苏混血儿，父亲为乌克兰人，母亲则是一名身材纤盈、拥有着美丽眼睛的日本女子。依稀残存在她记忆深处的、长崎山上的故居印象，那一长排的灰色矮房，已随着岁月，于脑海中消散殆尽。她于五岁那一年，便单独随父亲迁居列宁格勒，然而，不久后，父亲却因生意之故，前往西伯利亚的诺夫哥德罗，自此再没回来。她被父亲遗弃了，

娜塔莎模糊地回忆着日本的港都风景，眼前的这八个人，即是来自日本的某个港都。在这个苏维埃的荒旷边境上，他们被铐上脚链，强迫从事着苏维埃的河道工程。是为了苏维埃而做！……一阵屈辱般的感受，瞬时闪过心坎。眼前的这一群人，根本就如同野兽一般，自己何必为了他们，而闪过这种屈辱感呢？……娜塔莎一直很喜欢在脑海里构筑着美好的英雄式生活，而本能性地抗拒着关乎愚钝、悲惨、败北的人事物，或许便是源自这样的一层意识吧。

娜塔莎随即又开始想起别的事来，因为摩洛查夫教授谈话时，过于客气的口吻，令她感到很烦躁。跟这群野兽说话，何必非得表现得这么有礼貌不可呢？摩洛查夫教授虽然是一名值得尊敬的人，但有些地方，他还是做错了。

娜塔莎一向很尊敬摩洛查夫教授，甚至对他怀有着一丝爱意，“冷淡的人绝对不会犯错”，娜塔莎便是被教授的这种冰冷气质深深吸引住。

即使娜塔莎亲眼目击教授枪杀了席鲁金，她也不认为，摩洛查夫教授纯然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如此做的，何况，像摩洛查夫教授这般，拥有天才头脑的人，绝对不能成为博士错误决策下的牺牲品，葬送于巴托

卡山的岩浆层里。

摩洛查夫教授终于作完了说明，他缓缓地点起了烟，并依序看着这八个人的脸，如同是在确认着自己这番髙论后的效果。

可惜，完全没有效果。八个家畜般的兽类生物，只是低着脑袋，身体甚至连动也没动过。看样子，这群男人已经全然丧失感悟力了，否则，在听到教授的这个提案后，他们应该会仔细地咀嚼个中含义，然后，发出愉悦的欢呼声，甚至高兴得跳起来才对，不会像这样，一动也不动的，甚至连一声吐息都没有，完全陷入一种令人惊惧的迟钝里。

摩洛查夫教授咋了一声舌："啊，果然是一群野兽！……"

教授将脸转向了娜塔莎，两人即刻心念牵通，娜塔莎也撇了撇嘴，向教授示意。

不久，一名坐得最靠近教授的男人终于抬起了头。一双混浊如同死鱼般的眼睛，鼻梁旁还有只苍蝇正忙碌飞旋着。

"你的意思是……只要进去那个火山口，就能去到地底下，然后一路走回日本……"

摩洛查夫教授露出了和善的笑容："哈哈，一点也没错，可以一路直达库页岛西岸的惠须取山，而且很快。"

"只要走在那条地道里，就可以很快地……很快地到达……日本？……"男人讲到这里，便突然合上了嘴。

摩洛查夫教授立刻接话说："可以直通日本哦！……简单地说，我的意思是，想帮助各位回到日本去。"

又一阵静默，而且是很长时间的一阵静默。—名站在最远处的矮小男人，此时忽然往前踏出了一步，他脚上的铁链，也瞬时鸣响了起来。

"……惠须取……那不就是在我家附近……就在我家附近诶！……"

男人的这句话似乎起了作用，一群野兽终于一道欢腾了起来，一阵阵分不清究竟是喊叫还是悲鸣的声音，开始自他们的内脏深处，迸发而出，

"啊！……啊！……"一串宛如犬类远吠般的悲鸣声，不断持续着。

"呜！……呜！……"

不久后，悲鸣声化作了泪水，缓缓地自他们的脸颊滑落。泪水不断从他们的眼里和鼻孔中淌出，简直吓人到令人怀疑，人类何来这么多的眼泪。泪液顺着他们的下巴，不住地往下流淌着，滴落喉头，再由喉头滑落胸前。

一阵令人发颤的疯狂状态，仿佛热浪般地席卷向每一个人：一名男人将身体扑倒于地，手指如同螃蟹般地蜷曲了起来，一边凄厉地号啕大哭，一边不断地扒着地上的泥土；他身边的男人，则在地上不停地翻滚悲泣着，还用手捧起泥土，撒在自己的头上。由于他们被两两铐在了一起，因此，当两人于地上打滚时，脚链也随之被缠结在一块，最后将他们俩的身体，紧紧地捆成一团，他们于是便顺势抱住了彼此，然后继续在地上滚动。坐在矿车上的另一部分人，则拿起了铲子，一面低声吼叫着，一面缓慢将泥土铲起，丢进矿车。

高低不齐的哀泣声，形成了一种悲凄的音调，绵延不止……

忽然，其中一名男人发出了有如在漱口般的吼叫声："呜哇，到底会怎么样啊！……到底会怎么样啊！……"他的意思似乎是在说：一旦出了惠须取山火山口，看到了阔别十年的日本风土，自己究竟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此句话并未给这群人，带来多少喘息的时间，原以为终于该镇静下来的一群人，竟又开始继续地大吼大叫了起来，甚至比先前更加激烈。

就在一群人发疯似的哭泣喊叫时，突然蹿出了一阵十分响亮的笑声，那是发自一名瘦骨嶙峋、枯瘦到几近徒存一对大眼、仿佛只是个影子般的老人嘴中。他的右脚仅存留着膝盖以上的部分，膝盖以下则以一根木条支撑着。

一阵如同火炬般的激烈笑声，持续地回荡在空气里，接着，终于慢慢地转变为低郁的哑咽。

"我身上拄着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跟上你们的脚步，随着你们一起走……可是，如果要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叫我以后要怎么活下去？我不要，我无法接受！……"

老人仿佛领悟死期已届似的大声鸣喊着。接着，突然，他将双手抓住了那名与他被同一条铁链上铐住的，二十四、五岁的，穿着宽松衬衣的男人，并紧紧地勒住了男人的脖子。

"留吉，我看你就死了心，和我一起死吧！……我求你……我求求你……"

老人死命地用尽全力，将男人拖往泥洲的方向。

从这里到河岸，仅有不到十步路的距离，这名名叫留吉的瘦削年轻人，像只垂死的苍蝇般，不断地挥动着双手，同时竭力地挤出声音来："诶，你别冲动啊！……老爹，我求求你！……你冷静一点！……"

"我也求你，我求你……我求求你……"

"太危险了……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啊！……你快放手啊！……"

年轻人虽然嘴里大叫着，却依旧乏力回天，只能被老人一径地拖着走。老人眼神空洞地拖着年轻人，一直来到了河岸边。

"你就和我一起死吧，留吉。"

老人将留吉推入一旁的泥洲，留吉仅"啊"地大喊了一声后，便一头陷进了泥洲里，老人旋即也因脚链的牵动，而被一同拉入了泥沼。流动着泥沙的浅滩上，似乎还依稀可见留吉的手指头，但也一下子便消失无踪了。老人胸部以上的部分，还暴露于泥泽外，然而，不一会儿，自手腕到肩膀、到胸部、到喉咙，一个一个部分慢慢地往下沉去，有如在泡澡般地缓缓下滑。

当泥沙没及他的下巴时，老人似乎咳了一下，随后立刻挤出声音来："回去以后，帮我编个好话，跟我的孩子们说……那么，永别了！……"

最后，仅能看见老人动着的嘴唇，那句"永别了"，并没有说得十分清楚，接着，他便将脸埋入了泥洲里，永远消失了。

其余的六人，没人能开口发出半点声音，只能失魂落魄似的呆立于岸旁，静静地凝视着这一幕。

此时，摩洛查夫教授低声地对娜塔莎说道："看样子，他发挥了动物特有的敏锐度，其实我原也打算，把他这个累赘留在这里。"

言毕，摩洛查夫教授立即从短皮外套的口袋里掏出手枪来："这个工作还真是一点也不轻松。"他露出了无奈的神情，接着给了娜塔莎一记浅浅的微笑，随之，便大步地走向监守人员所住的小屋去了。

通往地狱的入口

山顶上吹着阵阵强风，一群人围着火山口外围站着。早在三千万年前，就已经死亡的这座火山，上头的每一块岩石，都显得很枯老，随处可见的绳状熔岩，如同绳索般地交互纠结缠绕着，这些呈现黑色、铁色

甚至带着赤红色泽的岩块，陡直地朝这荒无止境的昏暗地底，亘延而去。一种类似于瘴气般的稀薄冷雾，氤氲于宛若死亡的石块与熔岩之间，在这永恒的沉默中，唯有一只黑鹰，缓慢地于高空中，兜阖盘旋。这俨如地狱般的景色啊。

山头上总共来了十二个人，包含神色冷静的篁荣二郎等六名渔夫，以及调查队那边的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与摩洛查夫教授，加上一同前来送行的学术队员，同样也有六人。

六名渔夫的身上，都驮着沉重的行囊，腰上插挂着采矿用的安全灯、绳索、斧头及其他各项杂物，几个大男人的身体，就这样掩没于大包小包的装备中。

一行人同时将行李放下，倚于山顶的岩石旁，稍事休息。渔夫们不但并未露出不安的神态，反而莫名冷静，甚至仿佛对这趟路途，充满着憧憬。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发给了他们每人一根卷烟，六个人接过后，便立刻抽了起来，似乎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怎么样的一次破天荒行动，更不知道各种无从预测的危险、饥渴、压迫、窒塞、劳伤、死亡等种种困境，早就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前方。

出发的前一晚，博士对一群人说明了，他们于此次的旅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并告知他们，这会是一趟非常艰巨的旅程。

六名渔夫仅只是安静地听着。其后，一名看似于团体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篁姓男子，慢慢地抬起头来，以沉稳的口气回应着：“这没什么，我们愿意试试看。”随后，男子回过头去看向大家，寻求着众人的认同，“对吧？”只见一群人立刻同声一气地点头赞同。每张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泰然自若，丝毫没有害怕的神色。

博士接着又针对熔岩隧道及巴托卡山的状态，作了一番简要地说明，并尽可能地将之解释得浅显易懂。

进入巴托卡山的阴暗斜道后，只要往东走一公里左右，便会碰到一条坡度缓和、朝着东南方向向下延伸的地道，再自该处前行约一公里，将出现两条岔路，其中一条沿路上，夹杂着脉状的蓝色黏土层，一路通抵至一面坚固的安山岩盘后便没了路；另一条则是于岔口处，向前走约两百六十米后，会为青盘岩阻碍。青盘岩乃安山岩经风化作用形成，当中的辉石类矿物，遭绿泥化后所形成的岩质，因此一经挖掘，很容易自上崩落，让人很难继续前进。

换句话说，调查队的一行人，在过去的这十个月当中，一直在与这

堵青盘岩奋战，但最终依旧徒劳无功。

博士最初本是打算，放弃青盘岩这条路的，他原计划直接以火药炸开安山岩岩壁，试图寻找有无其他的地道入口，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不料，安山岩顶端的集块岩，由于受到了石泉的作用，早已软化变质，若是以火药炸毁，完全无法预知，此后将可能承担多大的危险。因此博士才会踌躇不决，迟迟未能下定决心破坏岩壁。最后，只好将希望寄托于这片青盘岩上，然而挖掘至今仍是一无斩获。

即使听到博士如此说明，姓篁的男子依然回答着相同的话：“这没什么，我们愿意试试看。”博士的一番话，似乎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充分了解了隧道内的危险模样，因而，更加燃起斗志来。其实，博士刻意夸大了可能的危险性，暗地希望他们能就此打消探险的念头。但是，依着眼前的态势，看来是不可能阻止他们往前进了。

当明白没办法再去改变他们心意后，博士便开始认真地说明起，此趟地底旅行的行前须知。

地底旅行过程中，最须克服的部分，便是饮用水的问题，必须充分地利用地底的石泉。将耳朵贴于岩壁上，仔细聆听，便能听见流动于下的泉水声，接着，只要朝着声音来源处尽力地挖掘，就可取得泉水。不过，届时水柱将会水压强大地喷涌而出，这点也必须小心注意才行。喷出来的石泉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否则会遭到烫伤，一定要先以器皿盛接，待水温冷却后再入口。而于取用完毕后，须再将洞口填补回去，因为若放任石泉持续涌出便径自前行的话，最后隧道内将四处流溢着水。

博士紧接着又继续针对食物问题、气压计的使用方法、隧道内的空气检测法、夜宿注意事项等，详细地一一作了说明。六名渔夫皆将手置于膝上，不断顺从地点头回应着：“是！”、“是！”

博士一一地为他们检查行李的内容，并帮他们补足所需的物品。为了庆祝这史无前例的破天荒行动，调查队一行人，诚心地为渔夫们举行了一场宴会，毕竟这六个人，即将代替自己牺牲生命，只要想到这一点，便觉得不可亏待他们。

没想到，六名渔夫都只喝了一口酒，便相继将杯子放下，只是静静地看着，帐篷内那几名招待他们的人，不断地忙进忙出。最后，态度恭敬地说了声：不好意思，我们先去睡了。便回到了他们的帐篷。

摩洛查夫教授低声地对娜塔莎说：“他们还真是有礼貌，就野兽来说，算是了不起了。”

娜塔莎虽然对教授的这种说法有些反感，却还是姑且附和了一句："是啊。"

这趟地底旅行如果成功了，六名渔夫，就必须一同折返回来，报告旅程的细节，此为双方先行谈妥的条件，这当然也是库洛查夫教授的提议。

娜塔莎询问教授道："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六个人一起回来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即使只有一半的人回来报告，不是也可以吗？"

"不，一定要全员回来才行。"摩洛查夫教授严词决绝地喊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

摩洛查夫教授于是如是答道："必须杀掉他们所有人才行。"

娜塔莎微微地抬头瞧了一眼摩洛查夫教授，随即又立刻垂下眼来，某种莫名的尖锐感受，瞬间纠刺着娜塔莎的心坎……

抽完最后的一卷烟草后，渔夫们同时站了起来，将绳索系于岩壁顶端，接着，便缓缓地朝黑暗混沌的火山口底处，吊垂而下。

第一个朝下降去的，是个名叫北原省三的年轻独眼渔夫。

"各位，再见了。"他利落地接过绳索，神色一如往昔，接着，便将脚踏于岩壁上，然后慢慢地往下降去。没多久，他的身影便为突出的熔岩块所掩蔽，隐没入幽暗之中。

学术队员们皆带着一种苍凉的心绪，眺望着眼前的这一幕。当这群人好不容易自地底，行至遥远的库页岛，却又得立即原路折返，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艰辛的一趟旅途，是如此不言而喻的悲凄。

然后，迎接着最后等待于此的杀机与死亡，不论成功，还是失败，这六人都早已注定失去了生命，在这片荒凉宛若地狱般的景色之中，要亲眼目睹这样悲惨的命运，令人心寒而欷歔。

篁荣二郎是最后起程的人，当所有的行囊，都垂降下去后，他走到了博士的身边："等我们再回来时，大概已经是秋天了，不过，我们会尽量赶在气候还没变得太冷前赶回来的。"

接着，他依序走到每名调查队成员的面前，对他们一一行了礼，其后，再沉着地拿起绳索。不久，就连这最后一名渔夫的身影，也已消失无踪。

第二天一早，摩洛查夫教授还待在自己的帐篷内，此时，写生画家佩德洛维奇，突然铁青着脸冲了进来："尼克莱，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博士不在帐蓬里。"

摩洛查夫的眼神突然冷唆了起来："所以呢？"

佩德洛维奇咽了一下口水："我想，博士是逃走了。"

"你们不是照我说的，找人监视他了吗？"

"欧格达诺夫教授负责在帐篷外监视，而且，一直监视到天亮，但还是让他给跑了……帐篷后侧有一条匍匐逃遁的足迹，博士应该就是从那里爬出去的。而且，他的指南针和背包也不见了……如果他是追着渔夫们，进入到那个隧道里去的话，那我们就全完了，因为就算他们成功了，也一定不会再回来找我们了……而且，到时候博士一定会为了报仇，对外公开我们怠工的……看样子事情真的不妙了，目前大家都在那边议论纷纷……"

摩洛查夫教授无言地走出篷外，他踩踏在充满湿气的苔原上，往前走了约三百米后，止在原处，环视着空荡荡的地表，广漠无艰的冻原上，不见半个人影。

当摩洛查夫教授回到自己的帐篷时，所有的调查队队员，此刻都已聚集在那里了，但摩洛查夫完全没看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一眼，只是一径地步往篷子后方，将挂在钉子上的枪袋，拿了下来背在肩头，再慢慢地取出手枪，随即转身，朝着帐篷出入口处走去，仅丢下了一句话："我去去就回。"

娜塔莎立刻站了起来："我跟你一起去。"

摩洛查夫教授如同在检视什么般地，稍微看了娜塔莎一眼，随后立即语气决绝地对她说道："要跟来的话，你最好也把枪带着。"

阴险的进攻地道

一路没有止息地不断前进，让所有人都已口渴到濒临死亡前的地步。

到了第三天的黄昏，一群人终于遇到了第一处地下水源。于暧暧闪烁着光亮的橄榄石暗道岩壁上，有一处如同花瓣形状的洞窟，里头蓄满了水。

“啊，是水！……”站在队伍最前方的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最先发现了这一处水源。

博士以安全灯照射着水面，出神地望着水，仿佛遭遇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般。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过身，以沙哑的口吻，挤出声音来，几乎让人听不清他究竟在说什么。

“水，是水！……”博士先是暗自嘟囔了一声，随后才补上了一句，“各位，这里有水！”

但回应他的依旧是一片沉默。站在篁荣二郎身后的五名渔夫，只要一见篁荣二郎止住了脚步，就会立刻同他一样停下。

他们仿佛是群半裸的石像，仅余身上鲜血般的汗滴，还残存着生之气息。长期承受着悲惨的流放刑罚，使他们的肉体，变得既瘦削又铁灰，而这样的肉体，此刻正沉重背负着如同山一般的行囊，敞挂于身上的村衫，也早已破烂不堪，他们就像是南洋土人一样，直接将之卷贴于腰间。

“有水！……”

没有任何一张脸露出感动或喜悦的神态，有的仅是让人几近疯狂的强烈饥渴感。然而，此般的困顿，也已被他们扼杀在必定要克服任何艰难的执拗意志下。六名渔夫只是采取着稍息的姿势，静静地等待博士下令，允许他们前去喝水。

博士于岩壁旁跪了下来，接着以双手掬起一捧水来送入口中，略微含带点硅素成分、如冰般的水，瞬间流过濒临干裂的喉咙深处。

“这个水没问题！”博士比画着手势，示意他们可以去喝水。

“我们休息一下吧。”

博士拿出了经纬仪来，熟练地探测着一群人目前所在的位置。

六名渔夫放下行囊后，立刻轮流前去喝水，并将水壶盛满，随后一一依着岩壁坐了下来，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采取让身体放松的姿态，全然就是一副仅是单纯听从命令，才不得已坐下休息的模样。六名渔夫的脸上，皆布满着紧张的神色，只要他们稍微挪动一下肢体，便能让人充分感受到压迫的震撼力。

附近似乎有孔隙，因为一阵阵饱含湿气的凉风，正一波一波地自众人上方通过。

延展于一群人面前的，是一条有着拱形岩顶的下延坡道，不过，斜度还算平缓，就如同是“采矿区”里，寻常可见的坑道一般，单调而无止境地一脉延伸着。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极东区这边境的苔原地里，矗立着高耸的巴托卡山，而顺着巴托卡山火山口的岩壁而下，一路沿着东经一百四十度的经线南行，便能穿越勘察加县的无人荒漠，以及汹涌的铅色鄂霍次克海的地底下方，最后，到达库页岛的惠须取山旧火山口处，这便是如此一条全长达一千六百公里，相当于约四百里的蜿蜒熔岩隧道！

这是从来不曾有人想象过，也从来不曾有前人踩踏过的地底大秘道——此即为哥白尼所称的“地球的通道”！

但这条通道，既不像是丹麦小说家霍尔堡所写的《尼尔斯？克里姆地下之旅》中的那种充满碎石的阴惨穴道，也不同于保罗在《通往伦敦的地底三个月之旅》里所描述的那样，是片遍布着金刚砂与熔岩柱的悲凉原野。这是一处恍若有着阿拉伯“波卡丘宫殿”的壮丽拱门般，充盈着极致官能美的奇异洞道……

此条孔道的空间，约有六米之高，宽约四米，里头披垂着宛如椭形庭柱般的美丽岩石，但这些柱体毫无收分线，直接一贯而下，与几乎完全平坦的穴道底面相连。

盐基性辉石安山岩的岩壁，由于经历数千万年来的湿风吹拂，壁表早已被蚀磨得光滑而深具韵味，如同黑耀石般的深邃，且饱富亮泽。由孔隙间所吹来的冷冽寒风，当遇到低密度的洞中空气时，会急速地断热冷却，于平滑漆黑的岩壁上，凝结成无数水珠。每当安全灯耀映着这些水珠时，壁表便会灼灼地跳动着微妙的闪光，反过来刺激着众人的视觉感官。两侧岩壁，仿佛镜子般地交错辉映着彼此，其后再将光线，折射于岩壁顶端，使得整条洞道，宛若没溺于泛滥的炫目光彩中。稍远的地方，在灯光所照不到的所在，从高处正滴坠着晶莹剔透的水滴，恍如有人自上方朝下撒着宝石般，那声音划破了四周的死寂。

此刻，在这没有任何生物踏足的地球胎胞内，在这个死一般的世界里，有的仅是永恒的黑暗与夜晚、令人震颤的寂寥，以及无穷的倦怠感……这里一边诉说着宇宙成形第四纪中的地球状态，一边闪耀着它早已沉静死去的轮廓。这是有史以来，最壮大的一首抒情诗。

但这洞道里的绮丽光景，似乎完全引不起七个人的兴致。六名渔夫待博士一写完日志，便迫不及待地立刻再度背起行装，继续跟随着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飞也似的在无止尽的黑暗斜道上，快速奔走。

四百里，这趟破天荒的地底旅途，等候于前方的尽是无可预测的种

种危险与困峻，甚至还有追赶于后准备杀死一行人的杀手。后头拿着自动手枪的凶狠追缉者，也许有十个人、也许有二十个人，此刻，正分秒必争地，设法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一队七人，却无人身上有半支枪械，如果在这里，被他们给追上了，恐怕也无从抵抗，只能如狗一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射杀。

事态万分紧迫且危殆，已经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了，在这三天里，七个人都仅睡了三小时左右，每日也都只有两次机会，得以稍事休息十分钟，始终不间歇地赶着路。

而博士的脱逃，代表他已经背叛了调查队，这也意味着，学术探险队一行人，亦同时遭临着生命上的威胁。

“北纬六十二度三十分之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令人战栗的企图全貌，以及探险队的怠工事实，一旦遭博士和六名渔夫揭露出来，一行人将被认定为“托洛斯基派”的一分子，并被冠上反革命阴谋的罪名，不容辩驳，将直接遭到枪杀。

探险队一行人，骤然陷入了天外飞来的空前危机。事到如今，只好往黑暗的地道去追逐那七个人，再将他们全部射杀，以设法终止自己险峻的命运。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非常清楚，摩洛查夫教授冷酷的手段。摩洛查夫教授为了掩饰自己的怠工事实，为了安全无虞地回到莫斯科大学，安静校园内的研究室去，早已无情地杀死了四个人，包括了席鲁金教授，以及“第二十七流放管区”的三名监守人员。

摩洛查夫教授只要一发现博士的脱逃，必定会立刻组成追击队，开始对他们一群人，展开残酷的追捕行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身手矫健的“死神使者”已经追上来了，为了逃避杀手们的追击，一群人于大安山岩的岩壁间布置了障碍，希望能多少消耗点杀手们的时间，以让一群人得以有更多的余裕，进行逃亡。但是，依博士的推算，杀手们仍有可能于三日内追上他们。

这已经是第三天的夜晚，死神的脚步声，似乎已在七人的身后响起……

不惜杀了那七个人，也绝对要彻守住机密的“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究竟为何？原来，这个目的背后，隐藏了一个足以为日本国防带来莫大威胁的可怕企图。

苏维埃联邦政府密谋着，若证实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所指出的“巴托卡山－惠须取山地道”确实存在，便将放弃向来被列为对日海上作战基地的海参崴的军备强化计划，改将大量的铁道技术人员，与土木工人送往斯塔诺夫，让他们进行地底隧道的开凿工程，然后，采取有史以来没有任何国家尝试过的“地底攻略法”，一股气突破日本的北边军事防守线，全然是一个阴险而毒辣的作战计划。

莫斯科科学院地质学部长伊旺？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从一九二九年开始，便不断热切地向科学院提出“巴托卡山熔岩隧道调查”之申请案，却直至一九三七年，才突然地被核准通过，主要就是基于前述的这个可怕理由。

这个提案被送交至网罗企划、军事、建设、地理、交通等各领域技术委员所组成的“全同盟科学研究计划会”里面去，并于秘密会议中，详尽讨论了各项细节，终于敲定了这宗前所未闻的作战计划。

只要这条可怕的进攻地道得以落成，苏维埃联邦政府，就可立即对日本，于军事上占有以下优势：

第一，引诱优势的日本海军，集中全部战备于日本海上；而一旦于日军封锁苏维埃海军基地海参崴时，亦可确保兵器、士兵及食粮等，便捷且安全地被输送往日本领土内，以供应我军之需。

第二，制造出放弃海参崴，及日属库页岛内的苏联空军基地之假象，以扰乱日本海、空军之迎战策略。

第三，自勘察加作战基地，派遣更为精良的水上巡洋舰及潜水舰，并从黑龙江上的尼科拉夫斯克作战基地，派出航空巡洋舰，与日本海军展开对抗，以防卫本国沿海，并与此同时，对日本海岸线展开封锁战略。

在地底之旅即将起程的前一夜，当调查队的一行人，正于第二帐篷内，忙碌地为六人准备送别晚宴时，博士悄悄地将姓篁的那名男人，叫进自己帐篷里，简短地告诉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及探险队对他们六人所怀持的真正计谋，并向他说明，自己绝非为了保全自我的性命，才决定脱离探险队，这全然是为了能亲眼目睹自己的研究结果，因而希望能与他们一同采取行动。

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尤其是熔岩隧道的入口，为厚实的安山岩盘所阻塞，一行人必须趁着追击者尚未追来前，火速地将这块大安山岩盘破坏，否则，一旦遭到追击者追上，就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得以逃生了。

篁荣二郎十分安静地听着博士的话语，甚至连眉毛都没动过一下。思考了一分钟后，他这样回答博士："请让我们去吧，我们愿意为您而死，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那一夜，六名渔夫表面上早早地返回帐篷歇睡，实则是趁着探险队一行人酣醉之时，预先将手动钻孔机及博士的观测器械等，悄悄地搬至火山口的岩壁暗道里。

当探险队的一行人，目送他们进入黑暗的斜道内后，一群人立刻飞快地奔往那面安山岩盘。

由于四周的岩壁已遭朽蚀，举头仰视时所见的那一片巨大的辉石安山岩，正不断地崩落于暗道中央，阻挡着一行人的去路。

到了深夜，博士总算成功地自帐篷内脱逃，一路尾随他们而至。期间仅不过十二、三小时的光景，于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如何将如同铜墙铁壁般的巨大岩盘凿穿呢？一群人简直是束手无策。

后来，六个人中，一名姓龟井的渔夫，与另一名姓须田的渔夫，开始交头接耳，似乎在商讨着什么，过一会儿，两人的谈话中，突然迸出了如此一句："那就用这个方式试试吧，说不定可行！"

随后，两人立刻抱起钻孔机，直往安山岩盘的顶端攀爬而去，接着，便开始于其顶处，与集块岩交接的地方钻起洞来。起先从顶端凿洞，接着移往中段的脊梁部分，一路自上而下地钻凿着，这是日本式的隧道开凿法。

这六名渔夫，过去其实各有所精——分别是鱼叉捕鲸师傅、土木工人、剥皮夫、隧道工程师、狩猎人、造船工人。曾为隧道工程师的龟井金太郎与土木工人须田松吉，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正好发挥了专长。

那些苏联探险队学者们，整整耗费了十个月的功夫，也无法突破的工程，两个人仅用了十小时的时间，便已完成。

待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赶来与他们会合时，岩盘顶端已被凿开了一个勉强足以让人挤进去的洞穴。

之后，大家又花了两小时，同心协力地将地上的小碎石收集起来，将整个通道堵塞，这才正式踏出他们地底奇异大探险的第一步。

叹息河

"第八观测点bis（下午三时零分〉经纬仪显示的方位角，为北纬六十二度二十一分、东经一百四十度，226mt.，罗盘方位5860？nt，测距

计90？3公里，温度31？6，深度一百二十七米——这里依旧四处为盐基性玄武岩辉石、安山岩与橄榄岩，增温率百分之四十四点七……”

第六天（六月二十五日）

无论身处多么极眼的境地，即便是在海底，不管沉得有多深，我们的皮肤，仍能感受到些微的阳光。然而，在这个地球的胎胞内，我们完全接触不到任何光线。

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我们依然走在没有丝毫变化的单调斜道里，在仿佛万劫不复的黑暗中彷徨。

不论走到哪里，看到的尽是一成不变的拱形辉石安山岩岩壁，不禁让人几乎产生错觉，难道我们并不是在向前进，而是于原地不绝地徘徊吗？令人难耐的疲惫感，与强烈的焦躁感，如同在揉捏小草般，不断地撕碎着我们的意志力，使人必须以超人般的强烈意念，努力说服自己，我们确实是在前进。今天，我又重复测量了三次，唯有经纬仪与测距计所显示出的数据，能成为我们前进着的证明。与第七观测点的八十八点三相比较，可知我们又向日本方向挺进了两公里。

精密的科学仪器，证实着我们的前进状态，但在相信仪器的同时，仍不免怀疑经纬仪和测距计，会不会受地底的异常压力与磁力的影响，而早已失准了。追击者今天依然没有追来，依我的计算来推测，照说他们应该于三日前的黄昏，便可以追上我们的。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是否遇上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虽然，他们的到来，也意味着我们的死亡，但该来却没有到来的这般意外感，无形中使我更加的焦躁。

第七天（六月二十六日）

追击者今天依旧没有追上来。直到今日，我才终于明白了原因。追去队伍中有名女性：娜塔莎？伊娃诺夫纳。

他们无法于排除最前端的陣碍后，立即赶上我们，一定是由于她的存在。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应还是早该追上来了。

何况，一旦知道因娜塔莎的缘故，将使得一行人无法赶上我们，摩洛查夫教授一定会丢下娜塔莎不管，极力追缉我们才对。不过，我们已经没有余力，去重新计算追击者的追赶速度了。

今天下午，我们于地道的岩壁上，发现了侏罗纪时期的苏铁类植物Pothoxamites及松柏类植物Forthia的熔岩树形。进入了这个熔岩隧道八天后，我们终于发现了类似生命的东西。一千万年前的苏铁和松柏的树形，让我觉得异常兴奋，甚至感动不已地不断凝视着它们。这些东西不

仅能安慰我们的心灵，也给了我们一个茫然的暗示，在这趟单调至极的旅程中，似乎即将发生某些变化。

继续前行一公里后，我们看到了前方，有一道非常微弱的光线，这道光既不如月光般苍白，亦不是那种雾气似的乳白，而是宛若洒于纱布上的绿柱玉光辉一般，呈现着淡淡的碧绿，是一种冰冷的光辉……这就是保罗称之为Beryl（绿宝石）的弄样微光。

六名渔夫，静静地眺望着这道微光，好一段时间，其后则不约而同地跪了下来合起掌，仿佛在祈祷着什么似的，态度十分虔敬。

事实上，这道微光，已经超越了现实感，恍如净土上的寂光一般，让人不自觉地进入冥想。我们开始朝着微光的方向走去。地道自微光处，开始出现平缓的弯度，不断地向前延伸着。当我们行走了约一百二十米后，一派异样的光景，瞬间映现在眼前。

视野突然宽阔了起来，这是一处非常深的幽谷，另一端，一大片呈现冰河般色泽的崖壁，竟如梦似幻地峭立着！

于这八天里不断引领我们前进的黑暗地道，就这么毫无预警地突然如同光滑的玻璃一般，陡然直落而下，一路沉隐入看不见的无尽深渊里，仅留下一条似独木桥般纤细的岩桥，静静地延伸往断崖的另一端。

在露出狰狞大黑口的千仞深谷上，这座呈现着美丽圆弧形的岩桥，仿佛一道纯白的彩虹，不绝地延展向前方的尽头。

四周仍是一片静寂，宛如月里世界一般，无以言喻的淡绿色透明微光，照射在没有一草一木，甚至没有任何青苔的寒凉风景里。无论是岩桥，还是陡崖，甚至是那一端的遥远崖壁，都只是像碧玉髓一般，散发着玲珑的光芒，微弱地投射出自己的身影，再彼此浑融于相同色泽的模糊空间中。

突然出现的这个断层——“桌形熔岩台地”，其实是因冰河作用所造成的。当时的地球，由于遭受风化作用的影响，变得十分胧弱，电光、雪崩、暴风、急流等大自然现象，皆湮掩于冰河的巨大力量，这一处，徒留下此座岩桥，其余的一切，尽被带进暗道的中心处去了。

第九天（六月二十八日）

昨晚开会研议到很晚，最后决定，要通往对面断崖岩壁上那个开着口的暗道中。渡过这座有如刀子般危险的白色彩虹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因为于这一侧的陡峭岩壁上，完全看不到任何能让人睬上去的裂缝或突出处。我们决定，以曾当过山林导游的山口做向导，然后，于所有

人身上绑上绳索，由他带领前进。

他导引得相当好，只是偏偏又遇上了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唯一救命线索的岩桥，却在中途出现了大裂痕，我们一行人只能于半空中止步，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大裂缝至少有六英尺宽，一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前方不远处的暗道口，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再往后退。

隔着六英尺空间的另一端处，是个较为平坦的鞍部，上头还栽着一块大岩石。山口于是将上半身贴于桥上，挺腰坐起，有如在骑马一般，并转过身来对我们笑了一下，那神情带有怀持着必死的决心、搏命一试的意味。随后，他站起身，纵身往对面突出的鞍部，奋力一跃，接着，紧紧地抓住上头的那块岩石，然而，没料到，岩石却突然地摇晃了起来，才—眨眼的功夫，山口便已抱着岩石，坠往无止境的深渊里去了。

第二十二天（七月十一日〉

“第二十七天（下午四时二十分）观测点现测数据：无！”

在那个不幸的早晨，装有经纬仪及测距计等重要测量仪器的背包，随着同行者的其中一人，一同为冷峻的幽谷所吞噬。这当然不是任何人的错，为完成那令人悚栗的险巨任务，背包势必得跟着牺牲才行。至少，放有粮食的背包还在着，尚能撑持着我们的性命，否则，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于此之后，所接下来的八十天旅程，会是个什么样的景况！

也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作正确的调查及观测了，当然，也无法准确地计算行进的速度和位置，唯独能依靠我手表上所炼着的一块微小磁石，继续着我们困难重重的旅程。七天前，我们终于走完了那条盐基性辉石安山岩暗道，开始彷徨于地球胎胞内的荒暗深壑间。

这里有一八八〇年时，由苏联地质学家伊诺斯托兰杰夫于欧列涅兹一带，所发现的中期原生代硬沥青石，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奇特喷出物，有的向上延伸，有的高耸矗立，宛若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死亡之谷一般，是个悲凉惨郁的地穴之渊。仿佛斧凿天工的四角桌形熔岩台地、像似大蛇交缠的绳状熔岩，以及各式形状互异的熔岩锥……如仙人掌，也如图腾柱，又如麒麟颈项般地谲异纷陈着，罗列于这处为赤铁色中期，原生代涌出物所环布的可怕地谷间。

这个地谷内，并没有先前所遭遇的那种微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瘴气般的薄雾，将四周袅绕得愈显昏冥，唯有自耸峙于上的地表狭隙间(我想应该是火山口吧），所透射而入的昏黄光线，洒染着整个谷整。

地谷的另一侧非常的狭窄，峭立于尽头处的那面五十英尺宽的绝壁

上，出现了一个偌大的幽洞，一脉如同煤焦油般的浓黑色河流，正缓缓地朝阴暗洞口中流逝而去。

是“叹息河”！此与亚马汛河流域的托卡钦河和马德拉河，及隶属奥利诺科河支流的路耶兰帕可河相同，均属同一类型的特异水质，亦即西班牙语中所称呼的Rionegro(黑河〉。于“黑河”里，绝不可能有浮游生物与鱼类栖息，也不会有鸟禽及蚊蚋飞于其上。

这是一条黑檀色的阴郁河流，四周充满了薄雾及死寂的熔岩，外加一抹悲伤的黄昏色彩，我想，天主教里所描述的“地狱”景色，大概就是这般的模样吧。

我们既然已经被追赶逃亡至这奇异的熔岩锥谷穴内，除了循着眼前的黑河，所流注的洞口而去，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千万年前的沼泽

越是往洞窟内走去，眼前的空间就变得越宽阔。朱红、乳白、暗棕、紫黑，各色纷陈的熔岩流层，展现着犹若玛瑙似的美丽横纹，有如重油般的黑河，则缓缓流布其下，于安全灯的明灭参差照射下，时而黛紫，时而靛蓝，时而蓝黑，简直让人目不暇给。

由于不存在任何浮游生物，河水显得非常清澈，宛如玻璃般透明，于五十英尺深的川流底处，甚至还能清楚地看见，暗青绿色的恪岩块体，有若珊瑚般地罗列水中。

一行六人，以篁荣二郎居前锋，静默地行走于如细长丝带般的奇异岩石回廊上。回廊无尽地蜿蜒着，于那三十英尺远的前方，究竟存在着如何的状况，令人无法直视。一种随时随刻都可能碰壁，顿时迷失去路的强烈不安感，始终袭击着每一个人。

不久，岩洞的高度越来越低，于回廊的尽头处，突然出现了大转弯，待一群人顺着廊道弯了过去，看到的是一个洞口，正晕着熹微的光亮。

此间映入眼中的，又是另一幅奇异的风景：这是一处非常宽广的沼泽，是片被如同来自远古混沌形成之初的、褐色的泥土所包围的阴郁泽畔。四周似乎看不到任何草木，唯有一根以贝壳拼贴而出的奇特物体，笔直地竖立在岸旁。这物体高约二十英尺，形貌类似于苏铁木。

难以形绘的乳白色气体，漠然地笼罩于沼泽之上，这当然不是在地面上所能看见的那种天空，而是属于地底之国的模糊天幕。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于高深莫测的地壳内部，竟也有着犹若阴日般的暧昧天空，

沉静死寂的灰色水泽，黯惨伤怀的混沌泥洲，以及岸边的孤独苏铁……啊，即便是善于描写洞窟、古沼、孤岛与断崖等悲凉奇异之景的萨尔瓦多？罗萨，恐怕也无法真切地刻描出这里的景象。这是一幅令人只要蓦然一瞥，便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哀愁情绪里的凄惨景色。

博士与五名渔夫，于沼泽岸边坐了下来，稍作休息。依照磁石针的指示，接下来，似乎只要循着这个泽畔前行，便可以了。一群人随后拿出了于这三十五天当中，始终不曾变化过的单调粮食，也就是干面包和烟熏鲭鱼，开始吃起今天的早餐。每个人的面容虽都染上了浓浓的疲态，但倒都还算有精神。

突然，自六人的头顶上，响起了一阵如同金属摩擦似的尖锐声响。一只头上宛若有着三角形鸡冠，身上还具有龙舌兰叶般细长奇特的翅膀的灰褐色巨鸟，有如猝然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由上空迅捷地往沼泽方向直落而下，于几近碰触水面时，它张开了那有着大鲨鱼般尖锐牙齿的嘴巴，如同鸣叫似的嚎叫了一声，接着，再度朝向天际，如电光石火般飞逝而去。

啊，是翼手龙！……这是一千万年前，于剑龙与雷龙等巨大爬虫类动物称霸地球的时期，唯一将中生代的天空，当成自家般遨游飞翔的翼手龙！

翼手龙才刚逸去，旋即又出现了另一样生物：一种如同在挥动着湿抹布般的高昂响声传了过来，一个有着鹈鹕般下颚，犹若蝙蝠似的诡异黑色物体，仿佛要拍掉身上的煤灰一般，正舞动着大翅膀飞降而下，随后倒吊于苏铁木上。

啊，是蝙蝠龙！……没错！

古老的地球上，有一片名叫古地中海的大海，分隔着南边的冈瓦那古陆①与北边的劳亚古陆②两块大陆地。三叠纪快结束时，火山慢慢开始活动。直至白垩纪末期，终于发生了颠覆世界的天崩地裂的大变化，源源不绝的大地震与大爆发，使地壳产生了极大的升降变化，有陷落、有隆起，有大海啸，也有大海蚀。陆地于一夕之间化作海洋，海洋中又骤然隆出一片广大陆地。地壳的巨大变动，使原本横行于地球上的巨大爬虫类动物，及栖息海中的贝类生物完全灭绝，消没于无。其后，天地仍不断进行着更新、创造，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也就是新生代的开始。

①冈瓦那古陆：大陆漂移学说推测存在于南半球的古大陆，也称南方大陆，它因印度中部的冈瓦纳地方而得名。在印度半岛，从石炭纪到侏罗纪包括其下部的特征冰碛层到较上部的含煤地层，统称为“冈瓦纳

（岩）系”。南半球的各块大陆，都发现有这一时代的相似岩系和化石，根据这一相似性和其他证据，便给这个推论为统一的古大陆，命名为冈瓦纳古陆。

②劳亚古陆：又称北方大陆，是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和大陆漂移学说，推断出来的曾经位于北半球的古大陆。劳亚古陆是劳伦系亚古陆块和欧亚陆块的联合名称。劳亚古陆同南方古大陆（冈瓦纳古陆）隔着一个古地中海（特提斯海）相对峙。现在的一些北半球大陆，北美、格陵兰和除印巴次大陆以外的欧亚大陆，是劳亚古陆在古生代以后，分裂和迁移的结果。

至今都已经过了九百万年了！……当年的飞龙类动物，竟然还存活着，而且，就正在这样的地方飞翔着……如此超越想象与幻想的惊异事实，就这样呈现于众人眼前，实在是叫人难以置信。

如此这般剧烈的冲击，令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几近昏厥。而正当他意识渐趋微弱之际，沼泽的正中央，突然泛起了波浪，一缕如虹的白色烟雾，直往上空蹿升，随之激涌起一股巨大喷流，同时，自喷流之间，出现了一个犹如巨木树干般的东西。

乍看之下似乎是条海蛇。这物体有着大锦蛇般的锐利目光，它倏忽伸出二十英尺长的偌大身躯，于离水面二三尺高的地方，不断回旋着。下一刻，这宛如丘陵般的浓灰色庞然大物，已开始往中洲似的浅滩方向爬行而来。

“啊！”一群人不约而同地大喊了一声。

这实在太惊人了！这是一头拥有着巨蛇般的长颈，足足有五十倍大象身躯大的四脚怪兽，光是其浮出沼泽之上的脖子，便有三十英尺以上，它的脊背，至少有苏铁的两倍高，后头还有着非常粗壮的尾巴，长度约有四十英尺。它自沼泽之中蹿升而上，令人一瞬之间恍若迷离，以为是座浓灰色的小岛，突然被什么东西所挤压而上隆，全然是一幅笔墨无以形容的壮大景观。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愣愣地眺望着眼前的这一幕，片刻后，方始回过神来，忽然大叫了一声：“啊，雷龙！”

这是被视为地球之上，有史以来所诞生出的最大生物——侏罗纪时期里的爬虫类巨兽——雷龙！

被人们认为早已随着当时的世界，一同灭亡的雷龙，此刻，竟只隔着一道泥泽，历历于目前，有如一座移动的山陵，正于浅滩上缓缓爬行着。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和五名渔夫，呆滞地伫立于中生代的泥沼旁，亲眼目睹着这一千万年前的爬虫类巨兽生态！这真是个可遇不可求、不可思议的奇异际遇。

侏罗纪的世界！啊，一群人于不知不觉中，已被引领至《启示录》里所描绘的“地底兽国”中了！

博士意态恍惚地看着眼前的巨兽，之后突然深深地叹了—口气，同时走到苏铁木旁，轻轻地抚摸着树干。

这是古生代三叠纪里，被称为“瑞提克”的一种植物，是当时与羊齿、木贼等，一同遍布整个地球表面的苏铁类植物之一。博士的手掌，此刻正真真实实地碰触着一千万年前的植物！

“啊，我快喘不过气来了！”博士呜咽似的这般喃喃自语了一句，接着，便以双手抱住布满白发的头，于苏铁根处蹲了下来。

身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居然能幸运地抢在众多优秀古生物学家与地质学家之前，遭遇眼前的这一切。何况，这些学者专家们，恐怕终其一生，都无法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一幕。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感，令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顿时深受感动，几欲晕厥。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现在已经可以确认，方才所经过的洞窟，全为侏罗纪时期所留下的岩层，它们为厚实的片麻岩所覆盖着。通过种种的迹象，不难想象，当时这一带的地壳变动情形，应该是多么的剧烈。而目前大家所在的地方，是西伯利亚某个陆成层的一部分，当时的这部分地层，想必是连同着栖居其上的爬虫类鸟兽及古代鳞木，一同陷落至地底深处后，再为片麻岩层所覆盖。这些爬虫类动物，必是因此，才免于灭绝的命运，于此处过着与一千万年前相同的生活。

五名渔夫，当然无法有博士的这层感动，但依然为面前的奇特景象，给瞬间夺去了心灵，仅能拿着干面包，傻傻地痴望着眼前的这一切，完全忘了要果腹这件事。

原为捕鲸师傅的独眼龙北原省三，此时由于过度兴奋，终于喊叫了起来：“好大啊！这到底是大象还是鲸鱼啊？……好想用鱼叉叉叉看啊，要是能用鱼叉把它叉起来，一定很爽哪！……”北原省三拖着步伐如此说着，似乎非常失望这里没有鱼叉，可以让他大显雄风。

由于他突如其来的突兀举动，一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博士也因这阵笑声而回过神来，然后，大梦初醒似的抬起头来，走回五名渔夫身旁，开始默默地吃起早餐，但他只是机械式地将食物送进嘴里，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雷龙。

龟井将带着一道大伤疤的眉眼凑近了博士，问了一句：“老师，请问那到底是什么野兽啊？”

博士的反应很冷淡，似乎很厌恶有人，唐突地打断他的感动情绪，他只是皱起眉来，淡淡回答道：“那是从很古老的时代开始就存在的动物。”

“哦。那家伙不会乱来吧？它长得那么大，万一被它攻击了，恐怕会凶多吉少呢。”

“它是草食性的动物，不会危害人类的，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话，那当然就不得了了，我们这里没有半个人可以幸逃。”博士语毕，便挥了挥手，示意龟井不要再跟他说话。

雷龙挥动着长长的脖子，于浅滩上漫步着，不久，又开始往沼泽里潜去，只将脖子露于水面，随后，便往另一边的岸上爬去了。

用完餐后，当一群人正打算再度起身前进时，清水岩吉却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能以苏铁树干做成独木舟，好让众人搭着木舟前行，如此一来，不仅能节省时间，还可免于走陆路时，可能遇上怪兽的危险。清水表示，只要大家同心协力，不消三日，就能完成一艘独木舟。身为神风丸的一等船只驾驶员，清水对造船很有心得，也难怪他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须田接着提出了想法：“问题是，如果在这种地方，待上三天，很快就会被追兵追上的。”这应该也是清水如此提议的当下，一群人心中最大的顾虑吧。

只见清水点了点头，之后又继续地提出他的看法：“这一点，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但今天都已经是第三十五天了，如果他们要追上来的话，早该追到了不是吗？所以我想，既然这么多天，他们都没有追上来，应该不至于在这三天内，就突然追上吧？再说，我们如果把这棵树做成独木舟，到时，他们就没有办法和我们一样，利用这棵树了，只好沿着陆路，继续追赶我们，而既然我们是搭船，他们是靠双脚走路，我们就不必像之前一样，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担心他们什么时候会追上来。怎么样？你们赞不赞成我的提议？要不要赌赌这三天试试？”

如果成功的话，今后的确再也不用担心敌兵会追上来了，也能避去最终只能如同狗一般，被枪杀身亡的悲惨命运。这个提议，着实让其他三人动了心，他们一齐看向篁荣二郎的方向，等着篁荣二郎下达最后的指示。

不管遇到什么状况，一定要遵照渔场监督篁荣二郎的指示行动。这

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一群人还在勘察加渔场里捕鱼时，便达成的共识。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也对篁荣二郎会有什么反应，感到很有兴趣，因而同样看着篁荣二郎的脸。其实博士也很赞同清水的意见，因为若能搭乘独木舟前进，或许就可以有机会再遇到其他不同的爬虫类生物。

篁荣二郎蹙起了眉头，同时叉起腰来，陷入了沉思。约莫过了一分钟，他终于开了口：“好吧，就这么办吧！”

一群人将原本已经背起的行装再度放下，随后立即抽出插于腰际的斧头，开始自苏铁的根部砍起。为了以防万一，由土木工须田负责于洞口把风，并叮嘱他，只要察觉到任何一丝安全灯的微弱光线，就必须立刻返回，警告大家。

虽然苏铁木如同石头般坚硬，但于黄昏来临之前，一群人还是将树干给砍了下来。众人在清水的指引下，把小树枝堆放于树干之上，并点火燃烧，将树干掏空。

黄昏来了，袅漫于沼泽上的雾气，渐渐由铅白转作暗灰。突然，距此约十八米远的后方洞口方向，传来两声尖锐的枪响。

“啊！”与此同时，听闻了须田死前的最后一声惨叫，没多久后，一阵白烟便自洞口的方向飘了进来。一群人顿时僵伫于原地。

死神的使者终于追上来了。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轻轻地将斧头放置于地，脸色惨白地动了动唇说：“他们来了！”

渔夫们的脸上，并未显露太多的恐惧，仅是透出一抹后悔的神色，因为太看轻这群追兵了。篁荣二郎则心死了似的，坐于苏铁干上，完全没有站起来的打算。

一脸冷峻的摩洛查夫教授，终于自岩洞的黑暗中，缓步走了出来，手中还握着一把六连发的大型自动手枪。跟随其后的，是身穿短皮外套，脚上还缠有皮质绑腿带的娜塔莎。

只有摩洛查夫教授和娜塔莎两个人而已，后面并无其他随同者，这点倒是令在场的五人深感意外。尤其，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两人并没有携带更为犀利的装备，不但没有带自动步枪，甚至没有备弹药，就仅有教授手上的一把手枪而已。

虽然摩洛查夫教授的神情依旧无情冷酷，却已显得有些憔悴了，让人于心不忍。他衬衫的纽扣已遭毁裂，身上则随处可见细微的伤痕。

娜塔莎的样子看起来更为凄惨，外套的领口破裂，露出了里面白皙的肩颈肌肤，上头还有一道道似乎为野兽爪子抓过的伤痕，而且，仍明显地在渗着血。

摩洛查夫教授站在离一群人约二十英尺远的地方，以他不带任何情感的深沉眼神，慢慢地依序盯视着每一个人的脸。

目击了他们两人的悲惨模样，一群人内心同时油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教授就只有一把枪，如果他敢再靠过来的话，趁着他全力对付其中一人时，所有人便会一齐杀上去。

只可惜教授冷静的头脑内，早已思考好了，如何防卫与进攻，并通过计算，采取了最理想的距离。因此，摩洛查夫教授在距一群人二十英尺远的地方，忽然止住了脚步，已然没有再前进的打算。教授举起了手枪，瞄准了篁荣二郎的胸口。

看样子，最后的一刻终于到来了。三十五天来的苦劳、困顿，所为为何？如今这一切，终究只能化作泡影了。唯一能感到欣慰的，大概就仅是并非死于遥远的流放地三角洲里，而是死在离日本又接近了一百五十里左右的地方。

教授扣于扳机上的手指，突然痉挛了一下。与此同时，篁荣二郎睁大着双眼，小声地以日语对其他三人低语道：“哈哈，这家伙的子弹，只剩下四枚了，就算他一发打死一个人，我们还是能有一个人存活下来。活下来的人，记得一定要去杀了那家伙，还有那个女的。然后，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到日本去！”

三个人微微地点了点头。

不过，究竟是谁会存活下来呢？是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吗？……摩洛查夫教授对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充满了憎恨，应该是不可能让博士活命的。这么说，就会是其余四人当中的某个人了ˆ

然而，摩洛查夫教授并没有扣下扳机，仅是厉声地命令着一群人：“快，所有人给我排成一列！……后面的人，把双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

几个人只好听命地排成一队，由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站在队伍的最前头。摩洛查夫教授紧接着又下了另一个命令：“所有人保持这个姿势，全部给我退向沼泽的地方去。”一群人又乖乖地一步一步往后退至沼泽处。

摩洛查夫教授的脑袋实在是太聪明了，他很清楚自己的弱点在哪

里，但渔夫们也同样看穿了教授的意图，明白教授接下来想做的事。子弹毕竟少了一发，所以，他想将一群人全部淹死在沼泽里。

一行人同时忆起了，自己的同伴，强行拉扯着那名名叫留吉的年轻渔场见习生，一齐沉入科雷马泥洲里、同归于尽的那一幕。这家伙比我们还厉害。想到此，龟井忍不住笑了出来：“呵呵！”

几个人立刻明白了龟井的心思，也跟着一同一边往后退，一边偷偷地笑了起来。

摩洛查夫教授又下了第三个命令：“站住！……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你过来这里，只能你单独过来。”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离开了队伍，意态凛然地朝教授的方向走去，脸色早已不再苍白。

原本一直坐在泥地上，观看着一群人的动向的娜塔莎，此时突然站了起来，然后，她走向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以一种近似于狂热信徒，所拥有的可怕眼神，愤恨地瞪视着他。

“你这个叛徒！……”娜塔莎一面喊叫着，一面用力地掴了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一巴掌。博士禁不住踉跄了一下。

“寡廉鲜耻！自私自利的家伙！……帝国主义的走狗！……”

待娜塔莎的情绪稍微平复后，摩洛查夫教授再度开了口：“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我已经改变心意了，我打算将你和那几个家伙的刑期，延后至我从惠须取山的旧火山口，看到日本的那一刻为止。为了让我和娜塔莎进行一趟愉快的旅程，你就和那几个家伙好好地合作吧……发现这令人叹为观止的‘地底兽国’的功绩，最后当然没有办法冠在你身上，实在是很遗憾。不过，说穿了，这也是你自作自受的结果，我会想一路跟到这里来，也是多亏了你哪，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迦摩的闺房

独木舟如同死亡了一般，静默地滑动于泥沼之上，甚至没有激起任何的涟漪。

沼泽的尽头一片暧昧，加之以地底天幕的乳白色泽映照其上，相同的色调，令人恍若置身于天际滑行一般。

于这艘长度至少有五点五米，得以绰有余裕地承载下七个人的独木舟中，娜塔莎与摩洛查夫教授坐于船头，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则坐于船尾，四名渔夫则排成一列地，盘腿坐于其间，并听从着握有手枪的摩洛查夫教授的指示，随时变换着独木舟的速度和方向。

长颈龙受到船桨声的惊吓，出其不意地自水中探出像鸵鸟般的脖子来；于较清浅的水泽间，还能看到肺鱼，正在悠然地嬉游着。每回见到这些珍奇的动物生态，摩洛查夫教授都会指示渔夫们，将木舟划驶过去，然后入神地观察着，甚至就直接拿笔写起生来。有时还让独木舟停泊于沼泽上，整整半天的时间，一口气画了二十多张长颈龙和翼手龙的写真。在此期间，英勇的娜塔莎会将手枪置于自己的膝盖上，负责监视这群犯人。

也由于如此，即便过了三天，独木舟亦仅只是来到沼泽的中央处而已，负责划船的人，已经显得极度意态阑珊，开始轮流打起瞌睡来。只有曾为鱼叉捕鲸师傅的北原，只要一有空，便会拾起泽畔的硬泥炭块来琢磨着，似乎打算做出一把鱼叉来，好好地与雷龙一决胜负。

到了第七天的早晨，独木舟总算来到了可以看见对岸的地方。那另一头，连绵着一脉拥有着异样褶皱的高峻丘陵。峭立于前面的断层表面，出现了一个黑暗的洞口，沼泽的水，开始泛起明显的波纹来，一径地朝着洞口的方向流去。水面与洞底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段很大的落差，只闻得滂沱的水流滑落声，轰隆隆地回荡于整个洞窟里，直至遥远处，都仍能清晰听见。

出身专业船只驾驶员的清水，率先注意到这个落差，他立刻提醒负责划船的同伴，接着，便忘我地继续驾起船来，一心牵念的唯一之事，便是早一刻脱离这片水泽泥沼，但说时迟，那时快，独木舟竟像是为磁铁所吸引的铁片一般，猛然地往前冲去，船尾激起了白色的水花，整艘独木舟霎时以飞快的速度，被拉向洞口，对岸的耸峻断崖，向一群人急速迫近。独木舟遭遇涡流回卷，于洞口处剧烈地反转了半圈，其后，随着“嗡”的一声巨响，瞬间为漆黑的洞道所拉引而入，接之以三十度左右的倾斜度，直直朝下掉落。

“啊！……“简直就像极游乐园里的独木舟水道探险游戏一般，一群

人竟仍能安然无恙，谁也没有被抛出船外，实在是个天大的奇迹。

众人如同骨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往底端的方向倾去，全部挤成了一团，幸而也倒没怎么受伤，仅有被压在最下面的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显得狼狈些。

由于船在洞口处反转了半圈，使得独木舟由船尾先行掉落了下去，即便如此，摩洛查夫教授依然于这样的情况下，取得了监控五人的最佳位置。他于大伙儿一股脑向下倾去的同时，即刻死命地以单手紧抓船舷，挪动身躯退至末尾处，随后，又立即将手枪摆放于膝盖之上。娜塔莎也依旧以安全灯照射着五人，继续着她的监视工作。

三十分钟过去了，经历了恍若陷入永劫般漫长的三十分钟，独木舟仍旧在往下滑落着，仿佛一场无止尽的沉沦，不知至何方休。黑暗的洞道里，回荡着震耳欲聋的水流巨响，几乎麻痹了所有人的听觉。

不久，周遭的状态出现了变化。随着独木舟的持续下落，洞内的温度，似乎也急遽地不断升高着，时间已经过了一小时了，每个人都大汗涔涔了，甚至如同狗一般地，伸出了舌头不停喘息。此刻的温度，至少超过了四十二、三度。

摩洛查夫教授一边冒着豆大的汗珠，一边戏谑地对博士说道：“喂，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我们现在是在往岩浆层的方向掉吧？既然有我陪你一起到地狱去，我想，你应该也可以满足了吧？”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却只是一脸认真地回答他：“不可能有水会流向岩浆层的。等我们掉到一定的程度后，自然就会停下来的。”

摩洛查夫教授耸了耸肩，只好无趣地闭上了嘴，并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一如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所说，又过了十分钟后，下落的速度开始缓和。接着，船身几度为剧急的湍流所激起，之后，独木舟便脱离了洞口，被骤然推往蔓生着茂密羊齿和木贼等植物的昏暗沼泽中。

一片葱郁氤氲的亚热带沼泽地。呈现于众人眼前的，是宛如婆罗洲雨林般的湿地景象。那片沼泽的水非常混浊，感觉起来十分的沉重。独木舟于看似完全没在流动的水泽上，安静地前进着。

泽畔那形状怪异的古银杏细枝及白柏木根茎，彼此如同蛇一般地相互缠绕着，令人感到发毛地垂吊于水面之上。一旁丛生着的白垩纪时期的木贼与网羊齿、棕榈羊齿等植物，繁密到让人几乎连落足的空间都没有。还有一大片带有着剑形叶子的胡留陀木丛，则以犹若跳着舞般的特

殊姿态，并立于远处。

这里同样很热，感觉空气似乎不曾流动似的，周围还袅绕着一股从未闻过的陌生香气，一种迷离恍惚的不可思议气息，正悄悄地积逸而来。于羊齿植物之间，四处盛开着直径达七尺长，有如向日葵般的火红苏铁花。这宛若噩梦般的妖异花朵，令人不寒而栗。身长二尺的大蜻蜓，以及如同精致饰品般的美丽磷光蝶，恍如梦游着一般，正不绝地旋舞其上。

原来，那令人迷醉的奇异香气，便是来自这些花朵。这个沼泽的四周，全被笼罩在苏铁花的媚药瘴气里，仿佛正陶醉于爱的梦境中，无尽地沉沉睡着……就像印度迦克达布鲁河上游的“迦摩的闺房”般，一旦进入此处，便会为诡妙的花香所眩惑，并于昏睡中死去。啊，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陶醉地。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大量出汗，犹如快被融化了似的，无论是谁，即便是鼓起劲来，也无法划船超过五分钟。加之以触目皆是的羊齿岸，及如同迷宫般一下朝左、一下往右的紊乱波流，好几回，纵使已依循着磁石的指示方位前进，却依旧得不停地重新调整方向。

然而，尽管如此，摩洛查夫教授却依然故我地，指示独木舟于此处停下，随后，他便热切地凑近观察，并描绘着面前的花朵及羊齿。至于铅笔和记事本早就遭到没收的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则仅能瞪大着双眼，不息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切，仿佛想将这一切，深深地烙印于他的眼底一般。

不久，水道越来越狭窄。遥远的彼端，出现了一片被绿色木贼覆盖的广大湿原，上头还活动着四、五只大型爬虫兽。博士此时突然举起手来，示意独木舟停下。

摩洛查夫教授问道：“要做什么？”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将手指向了前方的爬虫兽：“很危险……”

“那不是剑龙吗？根本没有什么威胁性吧！”

可是，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摇了摇头：“我说了你也不信，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在侏罗纪了，我们来到了白垩纪，最好的证明，就是那些包围在旁的网羊齿植物。所以说，在这片沼泽地里，根本不可能出现侏罗纪时代的剑龙，只会有白垩纪时期的凶猛肉食性动物，例如禽龙或恐龙之类的……目前于那处湿原上徘徊的，应该就是这一类的生物。”

“只因为这里有网羊齿，你就如此推断？如果把地质时代的水陆变

迁，及植物徙移等因素考量进去的话，会有这样的落差，也是很正常的吧？……六天前，我们还处在侏罗纪时期，怎么可能今天就突然进入了白垩纪？你这种说法，到底是根据什么科学理论啊？……”

“我只能说，在刚刚的那一小时里，我们已从侏罗纪掉到了白垩纪来了……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解释。”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坚持地说着。

“才过了一个小时而已，就跌落了一千万年？这未免太不合常理了吧！……”摩洛查夫教授说完，露出了冷笑，但也并没有硬要独木舟继续往前进。

依照磁针的指示，独木舟只能选择横越湿原，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的路径了。一群人只好于水中停下船来，静静地等待兽群离去。直到接近黄昏时，一行人才终于得以继续前进，朝着远方的那一大片黑色苏铁林行去。

船桨轻轻地划动，独木舟尽量不出声地，缓慢前进着，直至来到了爬满类似蔓生植物的昏暗岸边后，众人才上了岸，并由篁荣二郎领头，排成一列纵队，小心翼翼地穿梭于密布的网羊齿植物丛间。

摩洛查夫教授与娜塔莎，依旧行走在最后面，并与一群人保持着约五十米远的距离。

约莫走了半公里的路后，于五人的后方，突然传来了恐怖的刺耳惨叫声。

令人战栗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巨大的恐龙，将前肢高举及胸，并挥动着象牙形的弯长粗尾，正如同袋鼠般地跳跃着，它一路紧紧追赶着奔于其前的摩洛查夫教授和娜塔莎！

啊，恐龙！……爬虫兽里的暴虐君王，最凶残的杀戮者，这是地球所化育出的万物中，最为凶猛的生物！

它的身长，少说也有五十英尺，高居于上的头部，早超越了至少已有三十英尺高的胡留陀木顶端，前肢长有壁虎般的蹼，后肢则有着偃月刀似的尖锐爪子。

这只狰狞的生物，张着暗棕色的大嘴，露出至少有七公分长，如同利剑般的獠牙，让人毛骨悚然。它的每一跃，皆超过了五米距离以上，并震荡出阵阵的轰然巨响。此刻，它正不停地追赶着队伍最后头的那两个人。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和四名渔夫，只能缩成一团，呆滞地僵伫于原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完全来不及反应过来，更无法预期接下来将可能发生的事。但是，没多久后，五人便立即惊觉，此时，于这片湿原上，正发生着一件事态严重，甚至恐怕将直接危及他们性命的恐怖事件。

这已经不单是挪塔莎和摩洛查夫教授所面临的问题而已，如果再继续磨蹭下去，所有人都将会被可怕大兽，啃得一干二净，想要自眼前的急迫态势中，死里逃生，就得赶紧采取攻势，设法将对手杀死才行。

摩洛查夫教授和娜塔莎的神情充满了恐惧，并一边凄厉地喊叫着，只是很难听得懂，他们两个人究竟在喊什么，唯见他俩气喘吁吁，不止息地亡命奔逃着。问题是，恐龙一次的跳跃距离，可以长达五米以上，他们是根本跑不过它的。

只见恐龙越来越接近摩洛查夫教授了......

“哇！......”犹如婴孩哭泣般的尖锐哀号声，不断地回荡在死寂的中生代湿原上。

恐龙最后一跃，终于以前肢抓住了摩洛查夫教授，接着，一把将教授高举于三十英尺高的胸前。于恐龙那如同苏铁叶般，带有着蹼的奇特前肢中，摩洛查夫教授的手和脚，看起来显得格外细小，他有如被抓住的苍蝇似的，不停地挣扎扭动着。至于可怜瘦弱的娜塔莎，则早已在恐龙的巨脚下，昏晕了过去。

这时，北原首先发动了攻势。他将一把泥炭制的长柄鱼叉，水平地扬举过肩，仿佛希腊的长枪战士般，朝着恐龙的方向，冲奔而去。

他那如同猴子般涨红的脸，血脉贲张地一径飞红至额头两侧，似乎为了终于有机会，让他的手制鱼叉派上用场，感到兴奋不已，只见他神色奕奕地奔向恐龙。

“这没什么，就和跟鲸鱼玩耍一样。看我怎么治你，你这个混账！”

他奋力地朝恐龙跑去，有如要以自己的身体，冲撞开这个庞大躯体一般，直至来到了恐龙的两只后肢之间，他停住了脚步，抬头仰望向它，接着，便用力地将手上的鱼叉，朝它的右眼射去。

鱼叉犹如被钢索牵系着一般，直直地往上飞驰而去，最后，终于深深地刺入了恐龙的眼睛，叉柄还震荡地抖动着。

恐龙发出了激烈的悲鸣，将已经半死不活的摩洛查夫教授，狠狠地

甩落于羊齿之上，接着，它立刻张开大口，咬住北原，随后，便回身遁入了蓊郁的黑暗苏铁林。

这也是一群人最后一次，目睹到北原的毅然姿态。

地底海洋

断崖之下，大海的潮浪一波接着一波地袭扑而来，又一波接着一波地朝后退去，轰隆隆……轰隆隆的巨大海潮之音不绝于耳。自海面飘漫而来的灰色浓雾，仿佛寿衣一般，朦胧地笼罩于岩岸之间，使得岩廓原本犀锐的棱角，显得模糊暧昧，四周没入了一股令人悚栗的诡谲氛围中。

这里的四周，绵延着十多公里宽的悬崖绝壁，于岛屿的中央，还兀立着一座锥形火山，至少高逾两千米，正不断地喷发着热烈的火柱。

怒涛的咆啸声、风的号泣声、海鸟的鸣叫声，还有放肆着的火山，以及死命般抓缠着岩壁的零落羊齿与腕足类植物，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生物了，因为这是一座位于地底汪洋中的岛屿，—座荒凉的孤寂之岛，即便是孟德尔颂于《芬加尔岩洞序曲》中所描述的寂寥感，亦及不上这座孤岛的深沉。

自从历经恐龙攻击事件后，一群人已在这片湿原上，生活了两个月了，眼见秋日渐息，原有的七个人，现已仅剩下四个人了，包括我（摩洛查夫教授）与三名渔夫——篁荣二郎、清水和龟井。

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终于于两星期前的一个早晨，外出采集栖息于这座岛屿崖脚的翁戎螵，却直至入夜也不见归返，待我们隔日清早，前去寻找他时，却发现他已经坠落至西侧的崖谷之下，悲惨地死去了，右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只翁戎螺。

哎呀，真是可怕的执著啊！不过，这种死法，倒也很适合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

至于娜塔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死于坏血病，临死之时，甚至连咽喉也已经溃烂肿胀，根本无法说话，她只是指着其布满血脓的牙龈，不停地哀号着：“啊！……啊！……”

不过，我们随即明白了她想表达的话，娜塔莎是希望我们将她的牙齿，埋葬于日本（应该是长崎吧？）的土地上。过世前的一个星期，她向我表白了她的心意，于是，我终于明白她为何要跟过来。

她是为了拯救那六名渔夫而来的，希望能终止我的血腥杀戮，这同

时也是她向她日本的母亲，衷心传达的敬意与乡愁，此为其此行的真正目的。故而，她才会于渡过“桌形熔岩台地”岩桥时，假装失手，将我们两人的手枪及弹药，一齐掉入谷底。

她确实做得很成功，所以，当时于沼泽旁的洞口处，才会只有一个人牺牲，并完全保住了其余六人（包含博士在内）的性命，因为，当时我的手枪里，其实根本连一发子弹都不剩了。

当完成了对其母亲的致敬之意后，于接下来的一连串考察行动中，她始终帮忙，握着徒具空壳的手枪，协助监控着渔夫们的一举一动；她一路维护着我，保护我不被他们攻击。然而，如此优秀的女性青年队员，其选择的长眠之所，却并非我们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是日本的国土，也就是她母亲的祖国……

看到渔夫篁荣二郎点头答应了她的请求后，娜塔莎便露出了凄凉的微笑，并自喉咙中吞吐着，语意不明的声音，没过多久，便合眼死去了。

自我们来到了这个地底孤岛，于今已经是第二十天了。离开了荒无止境的湿原后，我们开始彷徨于满布金刚砂与石英土的荒漠原野上，其后，又再度进入了单调的辉石安山岩隧道中，直至第七十六天的早上，我们蓦地来到了这座小岛上。

这是一座被环抱于汪洋之中的不毛岛屿，我们完全不知道，要如何横渡眼前的这片沧海。于距离出口处两百公里远的地方，我们被完全阻绝了去路，除了唉声叹气，唯一能做的，也仅是眺望着这片铅灰色的绝望大海。保罗将冰岛的地底海洋，命名为“喜悦之海”，但现在的我们，却只能望洋兴叹了，因此，大家决定将这处地底海洋称之为“АЙ！”（唉！）。

坏血病侵蚀着大家，粮食也几乎用得差不多了，这种状态下，当然不可能再折返斯塔诺夫，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与三名渔夫，似乎皆已有所觉悟，明白自己即将死在这座地底孤岛上。

为了补充食粮，大伙儿决定就地钓起鱼来，结果，还真的让我们钓到了不少像鳕鱼似的的鱼类，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说，那是侏罗纪里的古鳕科鱼类生物。

啊，一千万年前的鳕鱼！……而我们竟然以此充饥。

第二天，清水与龟井两人，捡拾了一些奇特的软足类贝壳回来，仔细一看，那根本就是石炭纪里的珍稀翁戎螺。

我们竟然捉到了活生生的翁戎螺！……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对这件事异常兴奋，一种几近疯狂的热切心绪，引领着他迫盼奔往西侧的断崖边考索，不料，却自此再也没有回来。

大量摄取海鸠蛋和古鳕鱼的做法，加速了我们的坏血病状。今天早上，龟井突然失去了声音，此刻，我们才惊觉事态严重，同时终于明白，其他三人，迟早也会遣临相同的命运。我们持续过着没有任何希望的日子，而死亡也正悄悄逼近。

啊，太阳哪！我们终将见不着您的光辉，就要于此处死去了，如同深海里的盲目鱼（Hyepogeen Fishes)一般，悄然死去。

（九月十日记〉

莫斯科大学地质学部尼克莱？拉查列夫教授

这封信与“向全同盟科学研究计划会”所提出的“.62.30N.λ140°17‘0”E之学术调查报告”，毫无关联，完全是我以个人的身份，所写给你的私人信函，在此先行说明。

这封信同时也是我的诀别信，为了感念你我之间不渝的情谊，我想将报告书内，所没有记栽的某些事实，告知与你。

被困于这个孤岛后的第二十三天，也就是九月十三日，于早上九点二十分左右，岛屿的南侧，突然传来了幽缓的汽笛声，茫茫的海雾之中，竟出现了一艘汽船！虽然看起来十分模糊，但绝对不是幻影，是真真实实的汽船！甚至连漆印于船舷上的船名“Otaru　Maru”，我们都能被看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的脑袋有多么紊乱，我的样子又有多么狼狈，我想不必于此赘述，你应该很轻易地也可想象得到。

啊，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真的成功了。地底的这条通道，确实是从巴托卡山，一路延伸至日本的领土上，只是，终点并非原先所预测的南库页岛惠须取山的旧火山口，而是与勘察加半岛连接的千岛群岛北端的一处小岛屿。

这项事实，使此次学术探险的真正目的，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地道全无任何军事上的价值，因为这个岛屿，距离勘察加作战基地——佩德罗保罗斯克港，只有八十海里远，是座环岛海岸线总长仅十多公里的小岩岛。

关于被我们一直谈认的地底海洋，其实根本就是鄂霍次克海；而被

一群人取名为“АЙ”的小岛，也是日本方面早就有记栽的岛屿，名为阿赖度岛。至于被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错认为，是侏罗纪时期古鳕鱼的生物，不过也只是这一带非常常见的介党鳕鱼；石岌纪的翁戎螺，则仅是一种名为千岛琥珀蜗牛的动物罢了。

这个既可笑又可悲的事实，连同耶洛斯拉夫斯基博士摔死的真正原因，我都没有写进报告里。与其说，这是要对博士聊表一点友谊情分，倒不如讲，我只是和博士一样，怀持着相同的学究者之心。报告书和这封要给你的信，将会由三名渔夫，通过小樽的苏联领事馆转交给你。

你问我的下落吗？……为了确认“地底兽国”的调查报告内容，正确无误，我打算再度通过地底隧道，沿此回到斯塔诺夫去。不过，由于粮食并非很充足，我自己又已得了坏血病，成功的概率应该非常低。我大概会死于途中吧，但是，我仍打算尽己所能，努力到最后一刻……那么，祝你健康，也请代我向你的夫人，以及两位千金问好，尤其是安娜小姐，请务必替我转达祝福之意！

尼克莱·摩洛查夫致

昆虫图

和青木一样，伴团六也是个没什么才气的穷画家，他与一名比他年长的女人，住在跟青木同栋楼的一间老旧的画室里。

自青木搬到这里来以后，两人才开始结识往来，但除了听说伴团六曾经是名药剂师之外，青木对他仍是一无所悉。

他如同工匠师傅及说书人般地，理了个平头，还时常喜欢敲着自己的前额，又总爱瞪大着眼，直盯着人看，一副很瞧不起人的模样，让人有些受不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深深吸引着青木。

同他一起住的，是个脸很长，貌似明治时代宫女的女人，长相一点也不合乎现代人，而且，表情看起来有些阴郁，如同晒不到太阳的花朵般。苍白的太阳穴上，还贴着梅红色的头痛贴布，老看到她低着头、将手按在额头上。听说她曾在吉原住过。

也不知道这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只觉得这对夫妻，看起来很无趣乏味，有时甚至还会于半夜里，听到团六十分愤怒的斥责声。但是于青木面前，他们两人总是相敬如宾，彼此之间轻声细语着。

十一月初，青木自东北旅行回来后，直接来到了团六的画室。难得看到团六正在忙碌地工作着。

当青木望向画室时，却不见平时一定会背向这边，如牡蛎般趴于桌上的团六的妻子。经过询问，团六仅告诉他，妻子因病，回故乡去了；并且他还表示：自己的妻子正在故乡里，以船夫为对象，从事着卖春妇的工作。团六说话时的口吻，显得非常低级。

约莫过了十天，青木照例地来到团六的画室，却看见团六躺于榻榻米上，手还不断地在脸旁边挥动着。

当团六看到青木走进来时，立刻故作镇静地对青木说："真是的，你看看这些苍蝇，简直快烦死人了！害得我根本没办法工作哪。要是我们人类，也像马一样，有尾巴就好了，就可以用尾巴，来拍这些苍蝇。"

果真如他所说的，到处都是苍姆。甚至，连墙壁及玻璃天花板上，都爬满了小指头般大小的苍蝇，只要察觉任何动静，这堆虫子就会立刻发出嗡嗡的巨大声响，四处飞散开来。

这些苍蝇究竟是从哪来的呢？都已经是十一月天了，照理来说，这种季节，应该是不会有苍蝇的，况且，居于同一栋楼房的青木屋里，就

完全不见令人讨厌的苍蝇的踪影。

“会不会是有老鼠死在天花板上了啊？”

听闻青木说的话，团六立刻回应：“哦，对啊，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呢。”

团六一边咳嗽，一边若有似无地，朝天花板瞄了一眼。

又过了约一星期，青木再度来到团六的画室，发现于画室的四周，正弥漫着一股如同乳剂物质般的呛辣气息。

此时屋子里已经不再有苍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群的蝴蝶。成千成百的白粉蝶、蚁狮，以及白色山蛾，正振翅飞舞于玻璃天花板上，所洒落下来的微弱阳光中，人若是居坐其间，便会陷入一种恍若为暴风雪所侵袭着的错觉中。

青木返家后，立刻对家里的女人提起这件事。

“团六家现在有数不清的蝴蝶正在飞舞着，非常壮观呢，你不妨去看一看。”

女人立刻兴冲冲地前去观看，回来时却铁青着脸。

“好恶心哦，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大只的蛾……每只都肥滋滋的，让人觉得好恐怖哦。”

女人边说，还边皱起眉头来。

当天夜里，于冥昧之间，青木依稀感到，似乎有人靠近他的身旁，随即冷不防地清醒过来，他抬起头，发现女人正睁大着眼睛，悄无声息地坐于他的枕边。

“在我们的故乡里，如果有人死了，便要为他洗骨。我们草草将尸体埋了，一心等待着它化作白骨……只要埋了尸体，苍蝇就会立刻飞来，随后，蝴蝶和蛾子也会取代苍蝇而来，等到这些糊蝶和蛾都不见了之后，就会出现甲虫了。”

两、三天后，开始刮起了大风，庭院里的菊花，全部被刮倒成了一团，被风吹落的栗子，不断地敲打于防雨窗上，令青木难以入眠。

一天夜里，青木起身到厕所里去拉屎，回房时，顺手将防雨窗打开，结果，一只大甲虫自狭缝间飞了进来，并掉落于榻榻米上，青木吓个半死，整个人呆呆地伫立于檐廊间，瞬时无力动弹。

五天后，青木来到了团六的屋里下棋，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榻榻米，发现于乳酪上，正布满着小小的虫子，那与他那一夜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昆虫，这些小虫子正犹如花粉飞散了一地似的，密密麻麻地爬布于乳酪块上。

青木记得非常清楚，就在当时，他们两人所坐的位置的正下方处，似乎有种如同干酪般，类似尸体之类的蛋白质物质，正在发酵着。

水草

早上十点左右，我的俳友石亭医生，手里拿着长葱和啤酒，前来找我。

“您的表情不太对劲啊，怎么了吗？”

“田阪家的水池不断在漏水，声音吵得我根本睡不着，都已经三个晚上了。”

“我也曾经被那个声音吵过，不过，听说那个水池，就快被抽干，改作农田了。”

“无所谓啦。你手上提着啤酒做什么？”

“我打算和您配鸭肉，好好地喝一杯，不过，还没有去抓鸭子就是了。”

听说田阪家的鸭子穿过水门，跑到农田地里去，肆虐乱啃了一番，他因而想把鸭子给杀了。

石亭与田阪家的独生女间的感情，越来越差了。她的继母，过去还曾协助安排他们俩，于庭院里幽会，但自从他退伍回来后，继母的态度，便完全转变了，听说，有时候继母还会将她藏匿起来，甚至叫她赶快逃跑，或许，这便是致使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的原因吧。

“我打算把泥鳅挂在鱼钩上，将鸭子引诱出来，到时候，再当场用手术刀杀了它。在中国的华中一带，都是这么做的。”石亭医生说完后，便立刻离开了，却迟迟没有回来。

昨日，田阪家的女佣曾来过，表示不知道是谁，将鸭子给杀了，弃置于草丛中，她还告诉我说，如果不觉得恶心的话，不妨帮忙吃一些。说完，将一块肥大的鸭翅放下后就走了。

“昨天才被人杀了一只鸭子，如果今天又要被石亭宰掉一只的话，那田阪家的鸭子，未免太也可怜。”

正当我这么想时，石亭忽然神情诡异地回来了，并将手中握着的东西置于檐廊上，那是团卷成一坨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是头发，令人有些毛骨悚然。

“那是什么啊？”

“这是从鸭子的胃里拿出来的，您先看看再说吧。”石亭露出了很不自然的笑容，接着，以手指缓缓地自那团毛发中拾出了一只小小的翡翠耳饰。

“这是久子的耳饰，因此我想，这团头发应该也是久子的，一定是她继母将她杀了，丢进水池，尸体遭到鸭子乱啃，所以，才会把这东西吃进胃里的。”

“这种话你可不能乱说啊。”

“不，我会这么说是有缘由的。大约两个月前，她的继母跑来找我，说她很累、很烦，还向我要了些药。她本来就对新药十分狂热，会来跟我说，讨要含有亚砷酸成分的药剂，我也大概猜得出来她想做什么。”

鸭子是否真会去啃食人类，这点本来就令人存疑；何况，若真如他所言，是她的继母将她丢入水池的，那么，岂不是会更不愿意将水池的水给抽干吗？

我原先就觉得石亭近来行止怪异，看样子，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不由得不断窥视着他，于是，突然想起他最近曾吟咏过的一段俳句。

“将冰冷水草，直接当做枕头用，便成夏日枕。”

我脑中忽地闪过一事，因而问他：“田阪家养了很多只鸭子吗？”

“没有，只养了一只。她一定没想到吧，她所犯下的罪孽，竟然会遭到鸭子所披露，亏她想得出这种方法，不过呢，天理昭彰，她终究还是无法幸逃。”

“真是可怕呢。”我只要一想起石亭这段，等同于是在自白的话语，眼前就不自禁地浮现出，正以阴暗水草为枕，孤独地躺于冰凉草丛里的，那个姑娘的幽艳遗容。

遗骨

梶井的褥疮越来越恶化，严重到几乎已经无法翻身的程度了。现在，他只能怔怔地躺于床上。

正当梶井隔着木窗，眺望着扩展于山尖之上的天空时，伊良一如往常地前来看他，对他招呼道：“您今天的身体感觉怎样呢？”

伊良大概是觉得，在这个避难的疏散地里，快死了却没人看顾的梶井很可怜吧，因此，这段日子以来，时而下午，时而晚上，每天，他总会来探望梶井一次。

伊良掀开棉被的一角，径自检查起梶井的浮肿状况，接着，歪着头喃喃自语了-番，随后便走往后头的厨房去，将昨日所喝剩的酒拿来，开始于梶井的床边，盘起腿来坐着，心情偷快地喝着酒。

伊良来自那霸附近，一个专门生产陶器的村庄，为陶器大师巴纳得？李奇的再传弟子。他拥有一个小小的烧窑，常常制作出像民间艺术品般的坛子来，最后，他甚至用这口陶窑，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子，是在行走于田边时，为机关枪扫射身亡的，由于当时遭到射杀的人很多，尸体必须排队等待火化，伊良索性便以自己的窑，将妻子一把火给烧了，之后，再将妻子的骨灰放入坛中，供奉于柜子上。

梶井曾问他，是如何将妻子放进那么狭窄的窑内烧掉的呢？伊良只是苦笑着，如此回答：“怎样？到时要不要也由我帮您烧了呢？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先为您上釉，再用以圣土做出的窑去烧，我会帮您烧得很漂亮的。”他顾左右而言他地回应了这么一段话。

不知道伊良今天是怎么了，心情似乎特别好，只见他不断喝着酒，最后，甚至罕见地唱起琉球的民谣来。

“春天的田野，春天的山，四处盛开着的百合花。就让摆荡的袖口，全都染上那美妙的百合花香……”

“这首歌还不错哦，我们内地那里，也有类似的歌呢……走在田野边，被雨淋湿的美丽衣裳，承接着花朵的泪珠……好了，不说这个了，你今天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哦。”

伊良开心地露出笑容来：“这您就不知道了，我烧制的瓷器，终于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纯白了，所以，我今天觉得很开心呢。”伊良亢奋地说着。

由于仅靠制作民间艺术品，很难维持实际的生计，因此，伊良开始烧制彩陶模型，虽然成果似乎一直不如预期，但他仍一心狂热地试验着，希望制作出比实物更完美的模型来，终日埋首于彩陶的世界中。

“日本的瓷器虽然硬度可以了，但就是不够白，没办法达到彩陶世界里的那种透明白。其实，光是一个白色，就有二十六个色阶，不管是要做日本瓷器，还是要做哪一国的美丽瓷器，到头来，就只是在竞争谁的作品，能更接近纯白，只要谁能烧制出超越当今彩陶界的白，便能引起一阵大骚动了，这就像有人培育出黑色郁金香，或者栽种出蓝色大丽花的情形一样。”

“换句话说，你现在所做的，是和中世纪那些炼金术士们一样的工作啰？”梶井刻意挖苦他。

但伊良似乎完全没有听懂，却自鸣得意地笑道：“哈哈，炼金术士啊，有道理，您说得好，没有错，没有错，一点也没有错呢，我拿一个来给您看看好了。”

伊良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不久之后，又立刻拿来了一块白色的瓷器碎片。

“怎么样啊？您看得出这个白色成品的价值吗？……这可是非常不得了的呢！因为，要烧出这种纯白，得加入些微的死人骨头的粉末，才有办法达成，这是行内人都知道的小常识，但不论是赛伯尔还是林伯尔格，都绝不愿意透露这其中的比例是多少呢。”

“这样啊？我还是头一遭听说呢，一定要人的骨头才行吗？”

“是的。”伊良简短地如此回应后，便将手杵于膝上，径自地沉思了起来。

想也知道，伊良所使用的是谁的骨头。伊良的妻子，是个皮肤白皙的美人，要说她的肌肤，能有多么雪白，就某种层面来说，梶井恐怕比伊良更为清楚。只要一想到她的骨末，被掺入了这个瓷器之中，梶井便觉得眼前的这块瓷器碎片，宛如伊良妻子的肌肤般，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

“总之，这是你的大事业哪，我由衷地祝福你能够成功。”

“不过啊，近来人骨是越来越难弄到手了，害我的工作，也显得窒碍难行。像是人家法国那边，他们的政府，甚至会主动将废弃的人骨，提供给瓷器制造业者使用，所以，他们工作起来都十分顺手。但是可惜我们日本，就还没有这样的制度，所以，就算想要，也根本没有途径，可

以取得呢。”

伊良语毕，随之还神情诡异地，抬眼窥视了梶井一下。

梶井的亲人及亲戚，皆早已亡于战祸中了，因此，日后若自己也死了，唯一能帮忙埋葬的，也只有伊良了，届时，他会如何处理自己的遗骨，一直是梶井最挂心的事。说不定，伊良就是看上了这具未来的遗骨，所以才会每天跑来，为的就是默默地等待梶井死去。

梶井反复思考着，如今终于明白了。原来如此，原来这就是伊良的复仇手段。

他的妻子是否真是为机关枪所击毙的，恐怕也只有烧掉她的那口窑才知道了。如果伊良真存着这样的心，那么，梶井最后，恐怕也逃不过被烧成器皿的命运了。

“你也不必烦恼了，等我死了，我就把遗骨送给你，你不妨好好地期待着。”

梶井干脆先发制人，如此对伊良说着。

但也不知伊良是真没听到抑或如何，他仅是自顾自地嘟哝着：“啊，我喝醉了，我喝醉了……”伊良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枕着头，就地躺了下来，甚至还发出了鼾声。

预言

01

安部忠良一家，随着十五银行的破产，而跟着倒霉了，母子二人于是被迫搬迁至四谷谷町的，一间阴暗破陋的两房屋子居住。姐姐势子嫁往外御门去当官妇，年届七十的母亲，则仍要为生计压得透不过气，安部也因此好几个月缴不出学习院①的学费，最后，只好转往麻布中学就读，没多久，照样被赶了出来，便权且作起画来。

①学校名。1847年由日本仁孝天皇所设立，以朝廷责族子弟为对象的教育机关。

当年满二十岁的安部忠良，要承袭父辈的爵位时，一大早，他穿上唯一没被变卖掉的华丽祖传大礼服，由于已无其他饰品可作装饰，他只好拘谨地坐于饭桶之上，就如同是“一之谷大会战”中的源义经一样。此时，双眼失明的母亲，也自病榻中爬起，抚摸着安部身上的桐木制徽章，及裤子上的金丝线。

“你终于也成为从五位了。”母亲欣慰地如此说完，便死去了。

安部从十七岁左右，开始作画，却一直只是画苹果，总是将同一颗苹果都画到烂了，才又重新买一个新的回来摹画。

姐姐势子曾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不画画其他东西呢？可以画些不同的啊。”

但安部依旧不改初衷，姐姐也逐渐感到厌烦了：“混蛋，别老是画苹果呀。”

安部不顾姐姐的反对，一心唯独想着，应该师法塞尚，通过临摹画作，将实际存在的物品，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因此，他只想追求真实，只想将苹果实际存在的线条与色彩，描画出来，其心于此，别无他物。

安部虽然称不上是一名美男子，但性情温和，是个为人爽朗的好青年，故而很得朋友的喜爱，甚至就连朋友们的妹妹或侄女们，也都对他十分热情。四谷见附以及仲町一带，随时都有一大票人，等着进贡贫穷的安部，其中尤以酒田忠敬家的二女知世子最为有心，始终锲而不舍地缠着他，最后，终于与安部订了婚约。

知世子所出身的酒田家，家财万贯，根本一辈子用之不尽，安部的生活，也因而惬意了不少，整整度过了四年的逍遥日子，终日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

安部死亡前的那个春天，当时在维也纳研究精神医学的石黑利通，从巴黎的弗拉德，买了两幅塞尚的画，并将画作送回自己位于日本的家，而安部正好知悉了这个消息。

对于安部来说，塞尚堪称是他的启蒙老师，于他一如神祇一般的存在。因此，既然知道了这样的消息，怎能不立即去亲眼拜见一下恩师的画作呢？安部并未事先知会，便唐突地登门造访了。结果是石黑的妻子出来应门。

“这件事应该还没有任何人知道才对啊。”石黑的妻子虽然露出了狐疑的神色，但亦无多所拒却，立刻让安部看了那两幅画。

其中一幅画有陶质的花瓶及柠檬，另一幅则绘着蓝色的苹果。安部虽翻阅过塞尚的无数画册，却从未亲眼欣赏过他的作品，他感动莫名地仔细端详着眼前的画。原来，这就是塞尚的笔触，这就是塞尚所使用的蓝色和黄色。施于物体上的适度光线，以及自身与物体间的适量空气感，还有塞尚所擅长运用的浓淡色彩，以及午后的阳光，安部不由得心荡神驰，忘情地沉醉在塞尚的绘画世界中。

于此之后，安部便经常地出入男主人不在家时候的石黑家，这使得过去很喜欢在途中蛰伏等待他的一票女性崇拜者们，纷纷开始传着“看不出来安部还真有一套”。外头于是出现了安部与石黑的妻子间，关系暧昧之类的流言飞语。然而，不知何故，石黑的妻子之后，却突然喝下安眠药自杀了，《每夕新闻》于刊登这则消息时，还提到了安部的名字，致使众人更加揣测纷纭。

安部曾找我一同去那看了一次画，当时我也见到了石黑的妻子。她穿着粗细条纹相间的胭脂色华丽和服，上头系着以金线织的花锦带，颈项上还戴着大大的石榴石首饰。于我们看画的空当，她已经准备起酒菜来了。

“今天我要让两位成为我的俘虏。”她说着一个妇道人家不该说的话，同时，强迫我们于椅子上坐下，接着，还去拉安部的手，甚至依偎在他身上，不断地使出女色。但安部只是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也看不出到底想不想喝酒，仅是轻轻地笑着。

石黑的妻子不知是因不耐烦了，还是感到不好意思，竟突然哭了起来，还喃喃自语着，同时，她还不断地擦着自己的脸，使得她的鼻头和脸颊都发红了，有如刚被人掴过掌一样。她的眉毛本来就稀疏，眼睛又圆圆的，看起来就像是上野动物园里那红脸的猴子般，实在不是可以让人看的相貌。这副模样，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男人，别说不会对她动手动脚了，恐怕甚至还得双手揖礼地对她说声抱歉呢。

关于与石黑妻子间的传闻，安部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跟她之间没有什么”，并未再多作说明。知世子是名健康美人，但别说有知世子的存在了，即便没有知世子，像石黑的妻子这类的女人，安部周遭可多得是，他根本没必要偷偷摸摸地做这种事。其实，只要仔细想想便能清楚，他们两人之间，绝不可能存有着外面谣传的那种关系的，这一点，只要是稍微了解安部的人，都绝对不会有所存疑。

至于石黑的妻子为什么会自杀，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她完全不像是那种被男人嫌弃以后、就会跑去寻死的女人。而于此段期间，石黑则已来到了西伯利亚，他处心积虑地想陷害安部，甚至打算于自己返回日本前，解决掉安部才好。或许便是由于这样挖空心思的不良居心，才导致他最终走火入魔的吧。

十天后，石黑回来了，他的外表看来极为豪爽，而且十分善于理财，已在落合成功地经营了一家医院，感觉起来似乎是个很理性、也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其实他的内在非常险恶，为满盛的妒忌与复仇心占据着，是个真实性格很阴沉的人。因此，他直接前往报社，揭发安部的不是，甚至投书女性杂志，写了一篇名为《思念我自杀的妻子》的悼念性文章，仿佛迫不及待要向众人告示安部的罪想般，字里行间在暗示，是安部主动诱惑他的妻子的，使得社会大众，全都将安部当做恶徒看待。

酒田家还因此怒告石黑诽谤。问题是，安部确实是在人家男主人不在的期间，到对方家里去了好几次，于立场上，根本很难站得住脚。因此，安部的友人及伯爵贵族们，一同来到了会馆里，商讨研议，大家认为，若继续放任事态发展下去，恐怕，最后将惊动惩处委员会出面处理，因此，众人决定，让安部尽早成婚，再将新婚的小两口送往法国去。

02

婚礼订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地点选在日比谷的大神宫，晚间则于麻布的酒田豪宅内，设宴宴客，届时还会举办舞会，将会是一场十分隆重的婚宴。隔天二十六日，便让小两口搭乘由横滨驶往法国的安德烈？鲁本号邮轮，立即前往法国。

婚礼的前一天，当我与刚刚从维也纳回来的柳泽在闲聊时，安部正巧跑来，跟我拿要带去法国给莫内的介绍信，我们三人于是便一同聊了起来。之后，安部竟突然以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说道：“石黑那家伙，还真是个了不起的预言家呢，他说，我会在今年十二月的某一天里自杀哟。”

原来，于前一天，石黑给安部寄来了一封信，里头洋洋洒洒地写满了长篇大论，尽是一堆像是轮回和因果报应之类的艰涩字句，甚至还提及，依据佛教观法，安部将于几月几日到达西贡，隔天将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什么时候，又会在吉布地里做什么，而何时则会于拿坡里如何如何等，巨细靡遗地陈述着安德烈？鲁本号自横滨出发后，未来十多天里即将发生的种种事件，甚至连当下会出现的对话内容及天气情况，都被他描写得非常清楚，仿佛石黑早就看到、经历了这一切似的。他最后还写到，安部将会射杀知世子及某个人，并接着以同一把手枪自尽。

对于石黑的这一段预言，以及特意写信过来的做法，我们只是觉得可笑。

“讲的什么蠢话嘛，要编也编得真实一点，什么摩诃止观、十乘观法的。观法这种东西，可没那么简单咧，要观看万法，得先拥有静寂的明智，这等于是一种透视的能力，有办法达到此种境地的，至增贺大师和寂心大师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现在根本没有哪个伟大的僧侣，有办法读懂观止这种文章的，更何况是像石黑这种愚夫。”

尽管如此，但安部似乎已有意与石黑和解，还邀请了他参加婚宴，没想到，这反而使石黑更为生气。

柳泽则一边抽着烟草，一边听安部述说着：“我虽然没听过寂心和增贺大师的名号，不过，像丹尼尔？霍尔这种人，欧洲那倒是有不少。”柳泽忽然如此回应。

“既然你提到石黑了，我这边倒是有听说过，一个关于石黑的传闻。嫁给奥地利代理大使卡勒基伯爵的光子夫人，于婚后跟随伯爵前往奥地利，她的住处，就在维也纳附近，经常聚集着不少日本人。有一回，于女子网球公开赛结束后，S选手与女钢琴家T，自柏林来到光子夫人家

玩，没想到，巧遇了同时前来此处的石黑。当下S与T立刻脸色大变，斥责起石黑的不是，据说是因为T的一位女性友人，曾出面控诉石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最后，光子夫人才因见S与T批判得愈益激烈，而跳出来当和事老。然而，不久以后，T便在柏林，莫名其妙地被车撞死了。根据目击者的说法，当时路上明明设有禁止通行的标志，但是T却像在梦游着一般，不顾警告地行走于路中，因而才会遭车辆冲撞。由于查不出原因，当时便传闻她可能是自杀身亡的。不料，就在隔了一年后，S竟也毫无理由地，于乘船回日本的途中，在马六甲海峡上跳海自杀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怀疑她们两人的死，都与石黑有关吗？”

“我也不知道，只听说，石黑是动物磁气学家伯恩汉的弟子……不过，该怎么说呢？容我先岔个题，众所周知的拉斯普京，也就是搬弄了罗曼诺夫皇室一家的那个拉斯普京，他其实是梅斯梅尔的弟子，据说只要有谁想除掉他，最后都一定会莫名其妙地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一生，光是宫廷内听说，就有十个人是这么死的。”

“能随心所欲支配他人的生死，这种事情听了，还真是让人舒服不起来，不过，这样的心灵能力，真的有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

“当然有可能啦，不但有可能存在，而且，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往往还会毫无来由地任意施展自己的能力，这才叫人害怕呢。我查过夏尔科和伯恩汉的资料，所以，很清楚这些事情，但我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不愿相信的人，当然可以不相信，只是就S与T的情形来说，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种能力确实是存在的。”

隔天，下午三点钟，于结婚仪式结束后，新婚的两人回到了麻布的宅邸，准备进行四点钟即将展开的晚宴。美容师已在房间里候着了，知世子于是入内更衣，只留下安部一个人，独自待在客厅中，就在快接近四点时，下人拿来了一份绑着金色纸绳的贺礼，说是松涛的石黑送来的。那是个宽四寸、长五寸的摩洛哥皮箱，重量不若外观看来轻巧，捧在手中感觉沉甸甸的。安部有些诧异，打开来一看，赫然发现里头所放的，竟是两把柯尔特二二手枪。

实在是个不可救药的家伙，真不知石黑那小子究竟是什么居心？安部一想到此，便觉得这人很无聊，根本提不起劲来对石黑发火。但既然接下了这份厚礼，是否该同样回个礼给石黑呢？正当安部如此思考时，知世子走了进来。安部怕惊吓到知世子，遂不假思索地迅速将两把手枪塞进裤子后侧的口袋中。

不久后，晚宴便开始了，安部直接走下楼去。

摆放于玄关处的林伯尔格荷兰瓷大花瓶里，插着一大束盛开的蔷薇，满脸笑容的安部及知世子，正站于前方，迎接着宾客入场。没多久，酒田也出现了，端视了一下两名新人后，他立刻以下巴示意说道：“打扮得很不错哦。”酒田十分满意地说着。

穿着华丽和服的知世子，当然很漂亮，但一身燕尾服的安部也非常帅气。虽然不至于会觉得是知世子把安部抢走，但郎才女貌仍令人妒忌不已。

“实在是有点可惜呢。”

我话才刚说完，站于后方的松久也跟着搭话：“可不能让她太得意了，我得去提醒她一下才行。”松久讲完便走向知世子：“知世子小姐，你可别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独占安部了哦，别忘了，有很多人都在忌妒着你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一样……你可得小心一点才行哦。”

知世子也知趣地回应着“这个我知道啦”、“我早就被警告过好几次了”，但脸上依旧掩不住满盛的笑意。

两人于玄关处站到将近五点，迎接着不断到来的宾客，并接受着众人的祝贺，场面始终十分热络。不久，大厅里开始进行起余兴节目，该来的宾客，也差不多都到齐了，原本聚集于侧房内的几名知世子的同窗好友，于是前来将知世子邀走，安部便独自穿越大厅，走向另一侧的檐廊。

檐廊一侧的玻璃窗，面对着宽敞的庭院，另一侧则为富丽气派的大厅，隔着长窗，厅内的吊灯正光彩明亮着。虽然已是黄昏时分，但仍不到夜幕低垂之时，在此般斜阳向晚的微妙时刻里，初冬的水色青空，还残留着一点霞光的红色微晕，暧昧地溶于微明的敞阔庭院里，消融着天与地的分野，恍若阴日中的古沼泽般茫然。这是一幅既空虚、又触动人心的景致。

安部感到陶醉，仿佛陷落迷梦。安部步于无人的长廊上，此时，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影，他踉踉跄跄地迅速往右闪了一点，不料对方同样朝这边闪了过来，安部再往另一头靠过去，对方竟相同地往那处移去。双方如此互相闪避了两、三回后，逐渐失去了性子，开始死死地瞪着对方。

一般来说，若发生了这种情况，双方通常只会彼此说句不好意思，然后便笑笑地擦身而过。然而，眼前的这个人，似乎非常愤怒，还正凶狠地瞪着安部。由于两人站在窗与窗之间的微暗空间里，因此，根本无法看清对方的长相，但安部却能感受到，对方那锐利而强硬的眼神，甚至带着点讥刺的意味。安部觉得这个人很难缠，并瞬间直觉，这个男人

一定是石黑。

唯有石黑，才会流露出如此阴险的态度，虽然他会出现在这里，确实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毕竟自己明天就将离开日本了，如果可以借此与他和解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不管石黑会怎么说，安部都打算向他道歉。只是石黑似乎很顽固，完全不给安部退让的机会。

安部没办法，只好出声问他是不是石黑先生，偏偏对方似乎也正好开口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安部于是闭嘴，想让对方先说完，没想到对方竟也同样闭起嘴来。两人就这么一来一往地，始终没有交集，直至安部回过神来，才发觉时间已晚，于是只能放弃这次的和谈机会，气氛尴尬地离开了现场。

安部心存芥蒂地走回大厅，此时台上的余兴表演，也正好换上了一个新节目，刻有十二圣徒的艾哈尔竖琴，被推上舞台，一名穿着淡桃红色晚礼服的二十五、六岁的欧洲女孩，开始弹起竖琴。正亲町和松久就座于台下的椅子上，安部便也插入他们之间，开始聆听起音乐演奏，却不知何故，此时四周突然寂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任何声音，安部感到有些落寞，开始喃喃自语了起来，接着，便看到穿着旧式裤裙的福助，从舞台的另一侧走了出来，并两手贴地地行着大礼。

“哦，福助跑出来了。”安部说着，同时迷惘地看着福助，无法理解他这时候跑出来要做什么。看样子，今天真的是累坏了，安部只好说服自己提起劲来。

没多久，福助的人就不见了，安部又开始感到寂寞。之后，老人们开始了餐桌演说，整个晚宴显得热闹不已。

八点钟，大厅开始进行舞会，直至过了十二点才落幕，待送走了所有的宾客，并回到二楼的房间时，都已经接近半夜一点了。

知世子似乎还不觉得疲累，一脸幸福洋溢地，将脸埋在安部的胸膛里好一段时间，接着，才开始帮安部脱去衣衫。但是，当她触碰到裤子上的那两把手枪时，突然脸色大变，抬起头来看着安部，安部原想找个借口搪塞过去，却开不了口说是石黑送来的，毕竟，于新婚之夜，新郎的裤子口袋里竟藏有枪械，再怎么说都非寻常之事，实在很难说得过去。

安部直觉事态不妙，不由得也跟着变了脸色，不过，知世子毕竟是个聪明慧黠的女人，她什么也没多问，只是这样的新婚之夜，还是为彼此留下了无形的阴影。

03

安德烈？鲁本号是一艘一万六千吨级的纯白色高级邮轮，由于驻日本的保罗？克劳德罗大使，也将搭乘同班船返回法国，因此，这将会是一趟非常热闹的出航。向晚的钟声响起，来到餐厅一看，整个头等舱内，只有安部及知世子两人为日本人，同桌的还有个名叫琴塔尔的奥地利大使馆书记官，以及一名澳门望族，名叫费尔南德斯的年轻葡萄牙人，四人被安排于同桌用餐。

既然是夫妻，而且还是新婚夫妇，照理说，应该让他们两人单独一桌用餐才是，但由于此次的航行没有什么女客，加上知世子又是如此美丽的年轻夫人，因此，事务长才会刻意作这种安排，大概是不想让安部独占她一人吧。

琴塔尔据说是奥地利的旧贵族后裔，衣袖上总是牢牢地别着袖扣，是个非常拘泥于传统礼仪的啰唆家伙，谈话内容也总脱离不了宗教话题。费尔南德斯则是个充满好色眼神的男人，留着长长的鬓发，经常穿着时髦的燕尾服，看起来就是个专吃软饭的家伙，不论站坐，总喜欢借机亲吻知世子的手，还不断地夸耀说，将澳门从中国人手中抢过来的，就是他的祖父阿尔瓦罗？费尔南德斯，甚至直至今日，澳门都还立着他祖父的铜像，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让安部从第一天开始，便完全失去了食欲。

搭乘外国邮船时，外国人似乎不允许乘客享受孤独的乐趣般，总是设法设计许多让人消遣的活动，早上九点才吃完早餐，就立刻安排大家在十一点时享用牛肉汤，然后一点时吃午餐，三点时又吃冰淇淋，五点时喝茶，七点时喝开胃酒，八点时用晚餐，十点时饮餐后酒，一天下来，总共得吃上二十四样东西：还不断举办各种不同的活动，如交际酒宴、扑克牌、船板高尔夫、鸡尾酒派对、礼拜天的望弥撒、下午茶舞会、餐宴舞会、运动竞赛、抽奖活动等，如不出席参加，事务长还会不断打电话来催促。知世子尤其辛苦，自从自西贡出帆的那一夜，她为了向船长表达敬意，而以和服盛装出席后，便一直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于此之后，凡是举行什么舞会，都一定会要求她出席，下午及晚间的时段，她几乎不是于酒吧，就是在舞厅里，与安部能够碰面的，大概仅剩于餐厅用餐的短暂时间。

邮轮随后自马六甲海峡，进入浪涛猛烈的印度洋，安部因不适应溽热的气候，身体开始不舒服起来，他于是抱怨起不平稳的印度洋，更对安德烈？鲁本号上狭隘的社交生活，及终日皆如同坐于镜前般，任人品头论足的日子感到不满。他逐渐对这种生活起了怨怼，感到忍无可忍，因此，他便以晕船为借口，不再到餐厅去了，只是将自己关于船轮内，

不断作着画。

在跑欧洲航线的外国船上，一定都会有两、三个自称是帽商或饰品商的女人，穿梭于高级船员与乘客之间，做着买卖。而自从邮轮离开了可伦坡后，船上的社交活动，渐渐地显露出了原始的丑陋面貌，这些自称是商人的女子，开始公然地自二等舱，混入头等舱的乘客间跳舞，而几名由西贡上船的可疑法国男子，也开始成群结伙地，成天于甲板上喝艾碧思酒喝到烂醉如泥。

邮轮离开可伦坡后的第三天深夜，安部于瞑寐之中，突然清醒，却发现原应睡在他身旁的知世子竟然神奇般地消失了，安部特地走往隔壁的化妆室查看，但仍不见知世子的踪影。等了许久，知世子依旧没有回来，安部只好喝下一杯水，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安部于起床后，立刻询问知世子昨晚去了哪里，但知世子却笑笑地答道：“我哪有去哪里啊，我看你是在做梦吧。”知世子如此敷衍着。但安部看到桌上还摆着昨晚喝过的水杯，因此确信，自己绝对不是在做梦。虽然不想为了这点小事，与知世子起争执，但心里头仍觉得有些疙瘩。

船进入吉布地港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了，吉布地由于地处非洲，是个又热又杀风景的港口，但一行人毕竟经过了长时间的舟车劳顿，早已对封闭的海上生活感到厌倦，因此选择留在船上的，几乎都是老人家，其余的乘客则大部分皆在黄昏时上了岸，一蜂窝地拥入饭店狂欢。

知世子也和事务长等人，一同到城里游逛，却直至隔日凌晨五点左，右才喝得烂醉，地被费尔南德斯抱了回来，鞋子也不知掉到哪去，衣服后头的扣环亦没钩上，白皙的肩膀，整个裸露在外，于脖子至胸前一带，满是奇怪的红色斑点。安部向费尔南德斯道过谢后，便接过了知世子，但即使是像安部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不会分辨，她身上的这些红色斑点，究竟是荨麻疹还是跳蚤抓痕，就算是跳蚤，也从没见过燕尾服上，会有大如康乃馨般的跳圣，安部当然心知肚明。

若是西方女性，即便行止再放荡，也很懂得如何适度地收敛，相较之下，日本女人于此方面的意识感，便显得相对单薄得多，这一点安部也非常明白。在这样的浪荡花园里，倘若连续待上个四十天，不管是多么坚守自持的人，恐怕也难免乱了方寸。换句话说，会如此不幸地陷落于此荒淫之地，全然只能怪自己的运气之差，安部也唯可这样地说服自己了。

来到地中海后，气温猝然骤降，大海的样貌也完全变了，三角波取

代了原本如稻穗般的白色潮浪，寒峻的西北风，一口气吹散了四十天来的怠惰空气。安部突感食欲上身，久违地来到餐厅。头发半白的优雅服务经理看到安部后，随即对服务生耳语了一下，其后立刻来到安部面前。

“马上为您上菜。”服务经理的神态显得有些狼狈。

安部顺势看了过去，发现方才接受了经理吩咐的那名服务生，正慌乱地于角落的餐桌旁铺设餐巾，接着，赶忙地将餐具摆上，显然正在为安部准备餐桌。原来那张四人餐桌，早已被撤走了，琴塔尔被并至大餐桌用餐，知世子则与费尔南德斯两人，单独坐于后方的一张双人座上，现在正面对面地吃着饭。也就是说，这里早已没有安部的容身之所了。

后面的那两个人，似乎并未察觉到安部的出现，但餐厅内的其余乘客，却都纷纷地停下手边的叉子，互以眼神示意，并窥探着还站在餐厅入口处，等待着服务生安排座位的安部，仿佛现在只要有人一呼允诺，这些人马上就会如同看笑话般地，大笑出来似的。不久，知世子终于察觉到，周遭的气氛不大对劲，连忙慌张起身，但费尔南德斯却抓住了她的手，似乎在默示她没有必要过来。

安部头也不回地直接回到船舱，然而，仔细想想，自己每天都关在船舱里作画，知世子今天会变成这样，有一半也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已害她变成这样的。安部不介意费尔南德斯会如何想，他只想在完全不伤害知世子的情况下，好好地解决这一切。

安部盘算了一下时间，于适当的时机来到了酒吧。知世子与费尔南德斯二人，并坐于里头的一张长椅上，并将手搭放在彼此的肩上，正不断低语着。安部看到知世子变得瘦小的脸蛋，突然觉得知世子很可怜，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安部走到两人的身旁，知世子抬起眼来，随即又立刻低下头去，似乎已有所觉悟，身体一动也不动的。费尔南德斯则从椅子中站起，他一边微笑一边鞠躬致意，并询问安部是否身体好些，还说印度洋及红海的酷热，已使不少人因此病倒。他露出洁白的牙齿不断絮叨着，眼神飘来飘去的，还不时捻着自己的胡子，将浪荡子该有的轻浮举止，全都表露无遗。

“还好有你在，我妻子才不至于无聊到病倒的地步，真的很感激你。”安部对费尔南德斯道了谢。

随后，费尔南德斯表示，他刚刚已对知世子提及，明日到了拿坡里后，将招待她到驰名国际的蛋堡享用鱼料理，并邀请安部也一同前来。

04

隔天下午两点左右，邮轮驶进了相邻于卡布里岛的拿坡里湾。由于七点钟将会继续起程，三人于是把握时间，仓促上岸。他们飞车兜风于坎帕纳平原上，一路直抵维苏威火山，才折返拿坡里，随后，车子穿梭于陡斜的山城之间，最后，来到一间拥有着城堡古墙，位于岬角上那片林立着小店，且漫溢海水腥咸味的斜坡上的“吉？泰瑞莎”高级餐厅。三人坐于露台，一面欣赏着为夕阳染红的维苏威火山，一面品尝着葡萄酒。不久之后，两个手上分别拿着风奏琴及曼陀铃琴的人，开始即兴演唱了起来，音乐优美动人。

经过片晌，安部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一幕幕，包含自己现在于露台上，所欣赏着的拿坡里湾的夕照，以及身旁走唱人的歌声，甚至是周遭正摇曳窸窣着的橄榄叶声等，似乎都似曾相识，好像过去曾经历过一般。究竟为何会有这种若有还无的熟悉感受呢？安部不断地思考着。

终于，他恍然大悟了：于石黑所写给他的信函里，便已清清楚楚地记述了这一切场景，安部瞬时感到一阵恶心。当时，正当安部阅读到此部分内容时，知世子刚好进来了，安部于是赶紧将信，随手夹入桌上的素描册里。那本素描册，现在应该就放在邮轮仓库室的大皮箱内，此刻的安部，只想立刻回到船上，将那封信拿出来作确认，焦虑的心绪，使他根本无心再逗留于身边的景致了。

上船后，知世子立刻匆忙更衣前往酒吧，安部则赶紧取出大皮箱来，打开一看，那封信果然还被夹在素描册里。当初读这封信时，只对石黑的论调感到很可笑，所以，一点也没有去在意。但是，如今重新细看了信的内容后，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关于某天深夜里，知世子突然失去踪影的那件事；知世子喝到烂醉回来的那件事；安部于餐厅成为众人笑柄的那件事；以及三人一同至拿坡里吃鱼料理，而餐厅名称就叫做“吉？泰瑞莎”的那件事……每一起事件的发生日期、时间与详细情形，都被巨细靡遗地记载于信中，就仿佛安部自己所写的日记一般，安部顿感心力交瘁。

石黑究竟拥有着什么样异于常人的神秘能力？为何能如此精确地预知这一切？

姑且不论他的凭据为何，但光是这般能料中，一切的可怕能力，便已教人无从招架。当时在看信时，似乎有读到在十二月的某一天里，安部将会于射杀知世子及某人后，再举枪自尽。既然直至目前为止的每件事都被他给说中了，那么，今后的所有遭遇，恐怕也势必将按照他所说

的发生。

安部打算先赶紧掌握日后的动向，却赫然发现：信中的内容，仅写至他们从蛋堡回来的这一段而已，其后便没了下文，连忙将素描册整个拿起摇晃，甚至趴到地板上去寻找，但就是不见任何信笺。回头想一想，当时应该是将后面的那几页信纸，随手留在家里的桌子上后就出来了。

船似已驶离了拿坡里港，窗外的云朵飞逝得越来越快，安部的目光追逐着云朵，顿然感到命运也越来越濒临紧迫。

依照石黑的预言：事件将发生在十二月的某一天，而今天都已经是二十九日了，换言之，再过两天零十几个小时，十二月就要结束了。然而、即便下定决心绝不动怒，决定即使那两人于自己的面前，做出何种丑陋不堪的行为来，也绝不激愤，但自己毕竟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假设事态超乎自己的掌控，或许真可能做出什么无可挽救的事也不一定。安部不断地渗着冷汗，甚室连身上的烟草味，都几近为之冲掩。

突然，他心念一闪，既然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么，从现在开始，于未来的两天半内，只要让自己处于完全听不到、看不到，甚至也感受不到任何事物的状态里，那不就得了？这个无聊至极的念头，其实却是个再好不过的妙点子了！

他的心情因此开朗了起来，立刻开始喝起吉雅德酒，还请服务生送了艾碧思酒来。于茴香与番红花香的氤氲袅绕下，他不停地灌着酒，意识也渐渐地模糊，其间虽然几次醒来，但只要稍显清醒，他便再猛灌艾碧思和吉雅德，最后终于酩酊大醉至昼夜不分了。

05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醒来，当安部恍惚地望向四周，发现船舱里的家具，位置全都不对了，看样子，自己被移到别的船舱来了。安部歪歪斜斜地起身坐起，此时，有样东西自他的膝上滑落而下，并坠地发出响声，仔细一瞧，竟是石黑送他的柯尔特二二手枪。安部吓了一大跳，赶紧将手枪放回身后的口袋里。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又将这么可怕的东西给拿出来了。

安部疑惑地思索着，突然，脑中依稀地浮现出这样一幕——知世子瞪大着眼睛看着安部。

“你应该打从一开始，就想杀了我吧？那你又何必等到今天呢？你为什么不干脆在婚宴当晚，就把我给杀了呢？这样不是省事多了吗？”

当时，知世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正前方的寝室门扉，似乎并未上锁，每当船身稍一晃动，门板便不住地兀自开合着，令安部感到烦躁，他不经意地朝门的另一头窥探过去，却发现费尔南德斯俯趴在床，知世子则样态狼狈地倒卧于地板上，显然，两人早已命丧归西。

安部慌张地逃离血迹斑斑的事发现场，他将船舱的门扉锁上，独自走往冷风吹袭着的甲板步道上，舞蹈室里传来闲适的爵士音乐，今晚大概又有什么舞会活动吧。安部凭栏远眺着，星子的微弱光亮，洒落于黑暗的海面上。

既然最后注定要自杀以终，那也没必要，非得依循着石黑的预言内容走不可，最终的这一刻，安部希望至少能靠自己的力量奋力一搏，不要以柯尔特手枪自杀，干脆直接跳进海里，自我了断算了。他认真地思索着，随后，用力地将柯尔特手枪掷入海中，顿时，他的内心感到舒坦了起来，犹如瞬间丢弃了一块二十年来堵滞于心的胸中大石一般。

安部一边嘲笑着石黑，一边凝望着阴郁的大海，接着，他脱下了鞋子，爬上栏杆，如同在骑马似的坐于栏杆上。此刻，他突然想起了，于马六甲海峡跳海自尽的S，当时的她，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吧。

当安部恍然地笑着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走道另一侧的通风孔后方，忽然踉踉跄跄地走出了三名头戴纸三角帽的乘客，一面对他说着“先生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吹风”，一面强行地将他拉了下来，并拖往舞蹈室里去。

不晓得今天究竟是在举行什么派对，只觉得似乎比平时热闹许多，餐桌上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着色彩缤纷的五彩纸片，仿佛雪花一般，天花板上也有如蜘蛛网般，密密麻麻地悬吊满彩带，许多戴着纸三角帽及纸皇冠的乘客，则正狂舞其下。

安部询问身旁那名已经喝到烂醉的法国人，今天到底是在办什么派对啊？法国人回道，今天是圣席维斯特节，也就是除夕，十二月三十一日呀。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长一岁啦！安部赶紧向他道谢。

安部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然后喝着不知道是谁帮忙倒好的香槟酒，而就在他饮着酒时，事务长突然笑容满面地走至他的跟前，说着："请您务必带头来炒热新年的气氛。事务长表示，待午夜零时一到，便请安部鸣枪，随后，大家会配合着这声枪响，将香槟互倒于彼此的头上，并互道恭喜。事务长接着又说，到时我会在旁边帮忙倒数计时，只要我说了声"请"，您就可以开枪了。枪里头只有火药，并无子弹，所以您不必担心。"事务长言毕，便随之将手枪交给安部。

十一点五十九分，船长高举着已被松开瓶塞的香槟，事务长则开始喊着三十……二十……倒数计时中。安部突然有股想揶揄石黑的冲动，于是便故意将枪口抵在自己的胸膛上，接着随着事务长的示意，于最后一刻，开心地扣下扳机。瞬时间，左侧的锁骨下方，遭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眼前所见的事物，如同魔术般，霎时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要从日本出发前一晚的情景，也就是婚宴当晚的大厅景象。

众人皆坐于椅上，悠然地聆听着舞台上的欧洲女孩，弹奏着竖琴。

"听说人于临死之际，将会倏忽见到自己的一生，如同跑马灯似的快速流转一遭。这么说，我果然要死了？……"安部模模糊糊地想着，眼前的天地也开始旋转了起来。

竖琴演奏刚进行不久，安部中途走入，坐于正亲町与松久之间，才聆听了一会儿演奏，他便从口袋中取出了手帕，不断地擦拭着额上的汗水。

大厅里虽然开着暖气，却并未真的热到那样的地步，松久于是低声地关切了一下安部："你怎么了？"但安部没有回答，仅是表现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模样，专注地聆听着竖琴演奏。

然而，于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安部却突然取出了手枪来端看着。正亲町和松久随即察觉有异，立刻以眼神相互示意，但就在同一瞬间，安部却忽然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然后扣下了扳机。

"你在做什么！"

松久大喊了一声，正准备去伸手扶住安部时，安部却已经连同椅子，一齐倒翻了下去，胸口还不断地淌着血，所有人旋即惊吓地起身，知世子也飞奔了过来：“喂，你振作一点！”

知世子抱起安部。安部则仅是凝视着知世子的脸，接着，他露出了一抹苦笑，并说道：“我上了石黑那个畜生的恶当了，我还不想死，快救我。”

06

安部随即被救护车送往邻近的教学医院，由于子弹一路自锁骨下方，贯穿整个肩膀，伤势非常严重，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捐了血。

当安部被送回病房时，似乎已经恢复了元气，还一派轻松地对酒田说：“我实在是太乱来了。我不想搭船去法国了，我要改从西伯利亚过去，而且，我想早点去见莫内，你得帮我先申请好签证哦。”

“没问题，我会处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来呢？你把我们吓坏了。”

安部于是闪动着他清澈而美丽的眼眸回答着：“我被石黑催眠了。在我要进大厅前，于走廊里撞见石黑，他还凶狠地瞪着我，我想，自己应该就是在那时，中了他的催眠术的……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确实蛮有趣的，因为在听完一曲竖琴演奏前，我就已经去了一趟拿坡里，又回来了呢！”

安部娓娓地诉说着所经历的种种，却不知自己已即将死亡，一个人说得十分起劲。我们明白他的来日不多，而对于这一切，只是感到既诡异又多多唏嘘。

彩虹桥

01

北川千代子目前正在枥木监狱内服刑，罪名为伤害致死，刑期六年，她于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三月被确定刑责，由小菅的东京看守所移监至枥木监狱，并于同年七月，于狱中产下一女。

受刑人名册内，所登记的姓名为“北川千代子”，但其实该名女性早已于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九月，死于淡路岛的三熊山中，意即此受刑人，并非该名女性。此名以“北川千代子”之名服刑中的女性，是另一名本名为真山旭的女子。由于某些复杂的因素，导致她于接受警方侦讯时，无法坦诚表白，自己的身份是真山旭，而不是北川千代子。

通常，被女囚一同带进来服刑的婴童，或是于狱中所产下的孩子，其中总会有几成，于长大成人后，会如同旧燕归巢般，同样触法犯罪，然后被关进母亲当初所坐监的狱所中，在旧刑法的时代里，这样的人被通称为“回娘家的人”。

于狱中产下一名女婴的真山旭，其实自己也是二十五年前，出生于这个枥木监狱的人。“真山旭”的“旭”字，便是取自枥木监狱的所在地名——枥木市旭町十九番号地。因此，她完全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回娘家的人”。

当她出生后，母亲便过世了，因当时的儿童福利法，尚未建立认养制度，故而便将她交由公共团体扶养，所以，真山旭小学毕业前的时光，都是于东京养育院的板桥本院里度过的；之后，她被送往板桥本院附属的技能训练场，去学习针织布的编织技术，并于此段期间，完成了女校的两年学业。

十六岁的那年春天，真山旭怀着满满的憧憬离开了本院，正式踏入“社会”，但由于户籍上被明确记载着，自己母亲的犯罪前科，因而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被拒绝，只能将苦水默默地往肚里吞。在监狱里出生的受刑人女儿，通常甚至连女佣的工作都找不到，即便是能巧妙地隐瞒身世，混入职场，但迟早有一天，还是会被揭穿的，然后，便将遭众人无情地一脚踢出。

这辈子，愿意接受自己的地方，恐怕只有舞厅或酒店了，说不定，就连这些地方，也容不下自己，于是，只能往更黑暗的地方前去，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自己可以生存的地方。这倒也无所谓了，最怕的是：万一自己喜欢上了某人，甚至想与这个人共组家庭时，那该怎么办才好呢？真山旭每当思索起自己暗淡的前程，便宛如目睹自己掉落地狱，那瞬的光景般的悲怆欷歔，因此，她决意离开这个已经失去了栖身之所的

大东京。

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秋，她携带着一张他人的战灾证明书来到大阪，这张上头载着陌生姓名的战灾证明书，是她于东京大空袭中拾得的，当时只是觉得，或许将来哪一天，自己拿它可以派上用场。

来到大阪后，她马上走进车站前那条充斥着黑市的商店街，并找到了一份包吃包住的牛井屋工作，除了负责提供客人餐点，还得出声招客，时常得嘶哑着嗓子大喊到声音沙哑。

真山旭于这家店待了约两个月后，于十一月底的某天，有人趁着店内来客混杂之际，将当日的营业所得全数偷走，甚至连放钱的篮子，也一并消失无踪。虽然真山旭完全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件事，但由于担心店家会起疑于她，因此还不待夜晚来临，她便匆忙潜逃了。

接着，她来到了千日前的十圆吃茶店工作。而由于她多少也清楚一点大阪的地理方位，故此后她不断地变换着工作，诸如居酒屋小姐、剪票员、土产店店员、黄牛票贩子等，所做过的工作及职务，多到连她自己也记不清，只晓得自己不断于南大阪一带混迹。因为打从一开始，她便打定主意，绝不在同家店里待两个月以上，所以，直至昭和二十七年的夏天为止，整整的这六年之内，她总共换了将近三十个不同的工作。

真山旭的本籍，在东京都扳桥区板桥5号1014位的东京养育院，若要再往前追溯的话，那当然就是枥木的女子监狱了。她担心不论牵连上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导致遭到照会本籍地，因此，于大阪居住的这六年期间，她完全不敢触犯任何法规，哪怕仅仅是最轻微的违纪。她极度地戒慎自持，唯恐若母亲曾是阶下囚的家世背景被揭穿，或遭人识破自己的真实身份，便会被视为潜在的犯罪者，届时，她就将更无容身之处了。

只是，真山旭根本不知道，由于新宪法的颁布，户籍上的所有犯罪前科，其实都早已被抹消了。

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的春天，真山旭以须磨明美的名义，开始于飞田大门通上一家叫做“小吉”的酒店里上班。由于这里的位置非常靠近欢乐街，因此，几乎每晚，都有人在周遭争吵或是打斗，但环境虽然糟糕，收入却不错，真山旭因而于元今宫的南海铁路沿线上，租了一间房，一直居至隔年夏天为止，这也是真山旭头一遭住在同一个地方，超过半年以上。可惜，后来酒店就倒了，老板娘由于投资失利，丢下酒店落跑了，酒店其后则也变成了一间小钢珠店。

雨后，不流动的静止空气，使得白天所积聚下来的溽气更形凝滞，即便进入了夜晚，感觉依旧如同置身于蒸气室般的闷热：晚上九点多，

真山旭穿着无袖衬衣，慵懒地躺于床上，此时，在店里化名为芦原小夜子的北川千代子，提着皮箱走了进来。她们两人并不同组，因此，关系并非非常亲近，但由于两人皆出身东京，故而对彼此存有一分怜惜之情。而且，在店里，唯一知道真山旭真名的，也就只有北川千代子了。

“你这个房子还不错嘛！……可不可以让我住个两、三天呀？我刚刚才把房子交还给房东呢。”

“没问题啊……不过，你怎么流那么多汗啊？有话待会儿再说吧，我看你先把衣服脱了吧。”

“大阪的夏天，真是快闷死人了！……那我就把衣服脱光了哦。”

千代子将衣服脱到仅剩下身上的内裤，随后便双腿伸得长长的，于窗边的榻榻米上坐了下来，她一脸忧郁地点起烟草。

“也不完全因为店里的关系啦，只是突然很想家，所以，才想说干脆回东京去算了……真山姐，你到大阪来已经几年啦？”

“已经六年了诶。”

“算起来，我也大概来了六年呢。”

“你东京的家在哪里呢？”

“我住在麻布的霞町……其实，我们家好几代以来，一直都是居住在深川，是到我要来大阪的那年，才搬迁到麻布的，现在，家里头只有一个六十二岁的瞎眼老奶奶，独自居住着而已。”

“真是难为她了。”

“我只要一想到，她一个人搬到陌生的环境去生活，只能依靠附近的邻居多少帮忙照应，就感到于心不忍，我最近还常常梦见我奶奶，实在是对她很不放心……”

“没有人可以帮忙照顾她吗？”

“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的亲戚，都已经在深川的大空袭里被炸死了。”千代子略显哀伤地说。

“你现在还跟她联络吗？”

“前一阵子我曾写信给她，告诉她我最近会回去……”

“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吧。这样比较好吧。”

“瞧你说得一派轻松……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你，我看你也不是很能适应这里吧？……人家都说：‘东边是东边，西边是西边。’其实讲的也就是关东和关西，根本完全不一样吧，大阪毕竟只是个乡下地方，根本不适合你呢……我看你干脆和我一起回去吧！”

这六年来，真山旭之所以能够抛却沉重的不堪家世，于大阪这里，优哉游哉地过着与一般人无异的生活，便是由于这里的人，不会去打探他人的隐私。如果现在再回到东京去，是根本卸除不掉，早已被烙印在身上的标签的，也没有任何栖身之所。即使真的能顺利地在那混下去了，甚至落脚在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好地方，但总有一天，还是有可能会露出马脚的。既然如此举步维艰，那又何必特地跑回东京呢？

“你算幸福了，我就算回东京去，也没有人在等着我，会对我说一声：你回来啦！……如果只是要活下去的话，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你就别管我了。”

“这种事，我当然不会勉强你啦……不过，我想再拜托你一件事，大眼公现在就在你的公寓外头等着，可不可以收留他在这里睡一晚呢？一个晚上就好……”

“这么热的天气，你们为什么非得睡在我这个闷热的屋子里啊？你们大可去比较凉快的六甲或和歌浦去住啊。”

“大眼公是说过要去宝冢啦，问题是，我今晚不方便和他单独相处。”

大眼公是个如同做坏的木雕般，有张诡异五官的人，因为眼睛很大，所以大家都叫他大眼先生，是住在千里山的一个姓若槻的财团大股东的儿子。听说，他毕业于东京的某医科大学，目前在关西医学大学附属医院内当实习医生，但每晚都偷偷溜出医院，泡在“小吉”里。以关西人来说，他很难得的不太多话，是个很难让人摸清底细的男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喜欢抱着书到店里来，拼命地推荐给小姐们看。

这年春末，他拿了一本名为《蒙帕纳斯的布布》的小说，来推荐给真山旭看，并对真山旭说：“这本小说里，有个人物很像你哦，你一定要读读。”

“哦，是吗？那就借我看一下吧。”

真山旭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其实完全没有想看的意思，书带回家后，便直接往桌子底下扔了进去。直至有一回，由于感冒的缘故，她一

连在家里躺了三天，因而才想起了这本书，于是便姑且拿出来翻了一下。

真山旭眯着眼，胡乱地翻阅着，但当她看到书中描述一名名叫贝尔特的年轻娼妇，于黄昏时走进教堂内祈祷着时，却瞬时被摄夺了灵魂。真山旭坐起身来，继续阅读着内容，并越看越起劲，读至贝尔特的爱人皮耶尔，哀凄地呐喊着“救命啊！谁快来救救她啊！那里有个女人快被杀死了啊！”的时候，她整个人深深为之触动。

虽然真山旭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感动，但长期以来，她的确下意识地，在不断寻求着某种东西……一种得以吹拂、洁净心灵深处的东西，只要拥有了这样东西，便能填补内在的空洞，为自己带来慰藉与安全感。

贝尔特走进教堂里。

——神哪！平常认识我的人，如果看到我这样地向你祈祷，一定会笑掉大牙的。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向你恳求，我虽然是个悲哀的娼妇，但我并没有真的那样坏，我并没有真的那样堕落，我相信，当你看到我，一定就会如同看到“幼小纯洁的贝尔特正在向你祈祷”一般的。

真山旭似乎已经清晰看见贝尔特的可怜模样。她不断地重复读着这段内容，到最后，甚至都能背起来了。但这毕竟只是种个人的感受，因此，她并未向若槻提起。

02

“这一整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作沟通，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共识了……我们打算到淡路岛去旅游，作为分手前的最后纪念。虽然大眼公一直很希望，继续维系这段感情，不过，明天一早，待我自天保山码头上了船，无论他多么不愿意，都已经没有退路了。”

真山旭自己也曾为了送别同伴，或接受同伴的饯行，而直接留宿于对方的住处过夜，因此，这回她也不好拒绝千代子的请求。

“我这边没有多余的寝具，所以，要麻烦你们打地铺哦。”

“没问题啦。那，我这就去叫他。”

千代子自皮箱中取出浴衣来穿上，随即便往楼下跑去，也顾不得身上的浴衣腰带，还拖垂在地上。看样子，她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样抗拒若槻。

不知道两人是否于楼下起了争执，真山旭迟迟不见千代子上来。约莫过了十分钟，若槻才跟在千代子后头进了门。

“不好意思，躲有跟她说要去宝冢，但是她就是不愿意。”

“没关系啦，只是我这里没什么好招待的就是了。”

附近的酒店送来了冰凉的啤酒。

三人一直闲聊到一点多，才将坐垫拿来当做枕头，就地躺下来睡了，但由于实在太热，每个人身上都在不断地流着汗，根本无法入睡。

“要是一直这样千瞪眼到天明，那可吃不消。大眼先生，你身上应该有布洛巴林吧？”

若槻把他的旅行袋拖到身旁，自里头拿出了一小瓶布洛巴林，将它丢给千代子。

“吃两颗就好了，吃太多的话，明天早上，反而会觉得很累而起不来。”

“我知道啦！……真山姐姐，你要不要也来两颗？这种药虽然很常见，不过，真的可以帮助睡眠呢。”

“哦，是安眠药吗？……大概因为天气太热了吧，这两、三天我确实

都睡不好，我看，我也来吃一下好了。”

对于真山旭来说，这一夜并不寻常。于沉重的梦里，她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痛楚，一种失神前的无止境坠落感，令她感到分外疲累……身体器官似乎被挤压到了极限，一阵阵苦恼的感觉，不断地袭击着她，仿佛要将她敲得粉碎。只是这种感觉，并不让人感到不舒服，反而像是一种攀升至痛苦的极端后的恍惚感，甚至有那么一瞬的时间，令真山旭觉得感动不已。

真山旭逐渐感到不安，神经也开始紧绷，她感觉，自己已到达了临界点，宛若几近死亡。这一切都是天罚，谁叫自己要逞性子，吃什么安眠药来呢？

正当真山旭意识模糊，如此思索着的时候，她开始做起梦来。梦境里，只见男女以各种不同的淫秽姿态，做着那档子交欢的趣事，各式花样的奇招，多到简直令人作呕，所有极尽可能的姿势与花招，就这样开展于眼前，永无止息。真山旭以前也曾想象过，这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那样吧。然而，于梦中所经验的这一切，竟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目不暇接，这是涉世浅薄的她，过去所从未曾想及的。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当曙光洒射在真山旭朦胧的知觉上时，她的意识才仿佛自水渊底处，缓缓地浮涌而上，逐渐清醒了过来。胸口上似乎有重物压着，若说这是梦境，但此般的重量感，未免也太过真实，尤其，皮肤上所感受到的温度，明显并非自己的体温，手脚摆放的位置也不寻常，真山旭心里很是清楚，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睡的话，绝不可能会摆出这种姿势的。

半梦半醒之际，真山旭意识到有所异常，得赶紧清醒过来才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她无计可施，恍惚之间，先前所拥有的种种感觉，也霎时为之中断。真山旭原本以为，这个梦，大概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就这样将自己的身体，交由七情六欲去恣意驰骋吧！……但是现在，她若有所失。她突然感到悲哀，不自禁地呻吟着。于此之时，她的身体突然可以活动了，幽暗的空间里，似乎有个黑影，朝屋子的另一头逃遁而去。

当真山旭自沉睡之中，完全苏醒过来，已经接近十一点钟了，房间里徒留下千代子的皮箱，早就不见他们两人的踪影，看样子，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去了。

盛夏的光线即将直射进屋里，真山旭濡染着耀目的阳光，于梳妆台前坐下，端视着镜中自己的脸。原以为模糊中所发生的昨夜之事，不过是一场梦罢了，但身体内却似乎留下了某种印记，示意那并不是梦境，

并不是幻觉。

此刻，只要稍微动一下身体，她便感到浑身不对劲，这是于昨天以前，所不曾拥有过的感觉。然而，即便生理上与精神上，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惨白的脸颊却依旧如昔，令人不忍卒睹。

“昨天的那件事情，果然是真的发生过了。”真山旭以清洁霜，擦拭着脸上的油垢，一边如此喃喃自语着。

虽然心里有些不甘愿，但她倒是没有那种遭受侵犯的负面感觉，毕竟这种事情，是迟早会发生的，只不过就刚好发生在昨夜而已。在这男女关系迷乱的欢乐街里，贞操及贞洁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曾进入人们的生活。真山旭过去便常被男人邀约，要玩这种游戏的机会多得是，但是，即便对于肉体上的欢愉有所欲求，她却总是在最后关头却步，因为，她担心万一遇上警察，自己不堪的出身背景，将会遭到揭露，那是她最为惧怕的事情。

千代子先前说，自己会搭乘最后一班渡轮回来的，但是直至第二天，仍不见她的身影，真山旭也早预想到，可能会是如此一个模样，但反正她的皮箱还留在这儿，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因此，她并未特别挂心。

不料，在《大阪新闻》的兵库版上，刊登了一则报道：一名名叫须田荣太郎的男人，与一名名叫真山旭的女人，于淡路岛的三熊山上，服安眠药双双自杀了。

真山旭闻之大惊。

据说，若槻与千代子那天，到了洲本的四洲园去过了一夜，隔日清早，便离开了住宿地，前往小路谷的古茂江，原来便是跑去三熊山服药殉情的。

北川千代子当时是以真山旭的名义，登记住宿的，就这一点来说，既然彼此是工作伙伴，加上双方之间，多少也有些金钱上的往来，因此，真山旭并不介意，只是，完全料想不到，平日看来总是精神奕奕的千代子，竟会选择自杀作为自己最后生命的结束方式，这让真山旭感到万分意外，同时十分不解。

真山旭开始有些不安，担忧自己会莫名地牵连上此事，因此，她一直持续关注着兵库版的每日报道，幸而当时千代子在“Checkin”酒吧干活的时候，似乎只是随意地填了个地址，所以，后来并没有发生任何令真山旭担心的事情。至于真山旭与须田荣太郎，其后则于身份未明的状态下，由洲本市公所安排，埋葬于千草的公共墓园内，这起自杀案件，

最终便以观光地中常发生的殉情事件处理收尾。

“真山旭这个女人，就算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事实上，她不过就是个可怜的女子罢了……”

房间的角落里，还摆放着千代子所留下的皮箱，那一夜，当千代子自箱内取出浴衣时，真山旭曾依稀瞥到，里头放有类似户籍誊本及履历表之类的东西，当下的她，突然很想知道，千代子究竟拥有着什么样的过去。

真山旭轻抚着皮箱，此般的窥探冲动，终于驱使她打开了箱子。

北川千代子：昭和五年（1930年）生。本藉江东区。祖母名房，父亲为源次郎，母亲嘉代为长尾清太郎之二女儿，于大正十三年（1924年）与源次郎结婚，隔年生下长男源一郎。父亲源次郎与母亲嘉代于昭和二十年（1945年）因战争灾难而亡，长男源一郎郎于昭和十九年（1944年）战死于南方。

履历表上载着：

深川第一小学

日本高女技艺科二年

京华舞厅一年

西银座“贝拉米”酒吧一年

其后转往大阪谋取……

这就是关于北川千代子的历史。

真山旭将户籍誊本及履历表归回原位，接着，便就地将皮箱当做枕头，倚靠着躺了下来。不曾料想过的奇特之事，似乎就要发生了，虽然真山旭并不清楚，那会是怎样的事情，但她内心深处，却有着某种异样的感觉在滋萌着。

“既然真山旭已经被埋入千草的地底中了……那么，自己现在便可毫无挂碍地变身为北川千代子了。”

只要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回东京去，也可以找到一份正当的工作，甚至可以结婚生子，自己已经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了。

“啊，要是真能如此的话，那该有多好。”

不过，这终究只会是一场一个沾满污泥般，过往的人的虚幻游戏，于经历了大段人生后，现在的真山旭非常明白，生命的道途，并非如想象中的顺遂，长期以来的人生体验，清楚地告诉她，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女人的粗浅智慧和心机，更加虚幻的了，如果以为假扮他人、蒙骗身份，便能全然抹去自己的秽浊，那可是天大的错误。但对真山旭来说，若能保有存留着这份美好幻想的权利，便已是一种可贵的幸福奢望了。

03

牵扶着阿房的手，自澡堂走出后，真山旭立刻将床被铺好，于后头那八叠大榻榻米上放下。

“你一定很累了吧……就躺到床上去，休息一个小时吧。”真山旭将唇贴近阿房的耳旁，轻声说着。

阿房随即点了点满是白发的头，回道：“也好。”

只要真山旭怎么说，阿房就会怎么做，对真山旭而言，阿房完全是一个不须费心照料的老人家，她甚至不认为，自己看不见又听不清，是件痛苦的事情，凡事都只是顺其自然，永远保持着从容自适的态度。

阿房的五官福态而慈蔼，穿着也十分得体，声音柔和怡人，感觉得出曾经生活优渥。当她将双手置于膝上，端正地坐于檐廊上时，看起来，就如同是个优雅的古陶器摆饰品。

起先，真山旭充满着罪恶感，只要一想到，自己竟然欺骗了如此善良的老人家，就不住地起寒战。但是，当她逐渐习惯了照顾阿房的三餐和起居，在天天带她上澡堂，仔细地为她将全身，都清洗打理得干干净净的这些日子里，现在的真山旭，偶尔还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似乎与阿房，真的流着相同的血液，而且，恍若已经是相处在一起许多年了。

阿房摸到棉被的一角后，便弯起膝盖，将身体挪了进去，随后于垫被上躺下，甚至没有弄乱衣摆。真山旭穿起薄棉睡衣，并将烟草盒及糖果罐，轻轻地按照顺序摆放在阿房的枕边。

“你不上厕所了吗？那我把烟草和糖果放在这里了哦。”

“嗯！……嗯！……”阿房浮着笑容的脸庞，柔柔地安静下来了，真山旭于是缓缓起身站起，而阿房不知想到了什么般，突然有感而发地轻柔说着，“我直到现在，还会偶尔要梦见你呢，梦见你还在很远很远的那个地方。”

“我现在人不就在这里吗？”真山旭试图镇定地回应着，突如其来的悸栗感，使她说话的腔调显得有些沙哑。

“我不断梦到你人在很远的地方，不知道那是哪里。我担心，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等我醒过来后，我才想到：啊，对了，千代子都已经回来了，我怎么还在做这种梦呢？不过，你能回来真是太好

了，我终于放心了。”

“啊，阿房是个乐天安命、不好计较的老人，但也由于她实在是太慷慨大方了，反而让人摸不清她真正的心理。虽然她嘴上一直喊我为千代子，可是，谁晓得，她是真心认为我就是千代子，还是明明知道我在骗她，却始终佯装不知呢？这一点，我依旧看不透。而她刚刚的那段话，难不成，就是在故意暗示我，其实她知道，千代子还在遥远的地方，也知道我根本就不是千代子呢。”真山旭不禁如此猜疑着。

那时，真山旭徘徊于青山与麻布高地之间，那条谷道般的幽暗街巷上，找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终于来到了似乎为户籍本上所登记的那个住址。一扇扇的门，并列于长长的巷道上，她走至这条巷子的最后一户门前，老旧的木造门，深深地锁着，好像也不是这里。

正当真山旭心灰意冷，打算往回走时，蔬果店的人凑巧转进巷里：“嗨，你要找谁？”

“我在找北川家。”真山旭小心翼翼地说道。

“最后这户就是北川家啊。”

蔬果店的人领在前头，将木门打了开。

“你好啊，北川婆婆。”蔬果店的人高呼了一声后，屋子的后方便传来了平稳的声音：“是阿德先生吗？请你绕到后门这边来吧。”

“还是请你来这里吧，有客人找你呢！……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哟。”

“你又在开我玩笑了吧？”

一名将白发全部梳往后头，穿着结城制和服裙裤，行止优雅的六十二、三岁的老婆婆，稍稍将纸拉门拉开了一条缝，并露出脸来，当她察觉了真山旭的存在后，立刻轻轻地“咦”了一声，接着来到了两叠大的玄关处，非常有礼貌地鞠了个躬。

“真是失礼了……这些人没事老爱开我玩笑，所以我还以为，他又在寻我开心了呢……请问您是……”

“其实我是……”真山旭正打算开口自我介绍。

“你得喊大声一点，不然她听不到的，她重听呢。”蔬果店的阿德，好心地提醒真山旭。

“我是从大阪来的。”

听到真山旭这么说后，阿德马上抢话回应：“啊，你是千代子小姐吧？……老婆婆每天都引颈，企盼着你回来呢！每次都一直问，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阿德一说完，立即将嘴凑到了老婆婆的耳边：“你一直在等的人，此刻终于回来了！她想给你一个惊喜，才没马上说呢！”

老婆婆站直了身体，双手随即挥舞了起来：“哎呀，原来是千代子啊……你可终于回来了，从你上次写信来以后，都已经过了二十来天了，之后一直没你的消息，让我一直很担心呢……快进来，快进来……”

阿德立刻帮忙，提起皮箱，同时催着真山旭进屋。

“我去跟房东说一下。”阿德一边大声喊着，一边快速往巷里跑去。

这是一间不算大的房子，除了两张榻榻米大小的玄关，还有厨房旁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客厅，后头还有个八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外面有块小庭院。不过，房子虽小，倒也样样兼备，诸如长形火盆、茶具柜、碗橱柜、废弃茶水桶等，一应俱全，被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十分方便老婆婆的生活起居。

老婆婆让真山旭于长形火盆前坐下，接着便开始，一边喊着千代子的名字，一边不断抚摸着真山旭的脸颊及肩膀。

不久，玄关处的大门被打开了：“这双鞋还真是漂亮啊，她果然回来了。”一个脸色红润的、五十二、三岁的男人，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

老婆婆立即转过身去，面向男人：“哈哈，是金井先生吗？让你操心了，我们千代子已经回来了。”老婆婆说完，便双手掩面地哭了起来。

“真是太好了，这下子，婆婆终于可以放心了。”

在进入这户人家的玄关之前，真山旭非常的冷静，因为她打算一五一十地，将整件事情的原委，全部说出来，因而才会毅然决然地，带着千代子的皮箱来到这里。没想到，老婆婆竟会抓住她的肩膀，号啕大哭，让她根本丧失勇气，说出千代子已经死去的事实，甚至当看到房东金井先生进屋时，她还不自觉地如此回应：“我回来了，这段时间，有劳您照顾我祖母……”真山旭说这句话时，既不觉得不自然，也不觉得自己多么地厚颜无耻。

这里的第一天，便在聊谈关于大阪的种种遭遇中结束了。然而，往后的日子里，真山旭每天皆提心吊胆着，深怕哪一句话会令她泄底。不

过，阿房似乎也全然不疑有他，虽然偶尔低头沉思，但大致上对于生活，她都显得十分惬意，这使得真山旭越来越放下心，甚至连当阿房说，她毕竟辛苦过，所以整个人变得体贴许多；或说她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时，她也逐渐不感到在意了。

“做梦的事啊，以后有空我再慢慢听你说，你还是赶紧把眼睛闭上，好好休息一下吧，不然，万一血压又升高，那可不好。”

“我已经差不多快睡着了。”

“胡说，每次只要我在身边，你就兴奋到根本无法静心休息。好了，我要去准备晚餐了，你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阿房似乎终于答应歇睡片刻，只见她轻轻地点着头。

仔细端详着阿房的脸，她清秀的五官，看来很有佛相，一点也不像是会挖苦人的人。看样子是我多疑了。真山旭终于放下心来。

真山旭穿过了客厅，来到厨房。这是一个面对着小巷的狭窄厨房，毕竟是个瞎眼老人所独居的地方，因此菜刀、竹篮等物品的摆放位置，便于取用，甚至就连烫个青菜，都不必太过走动，便能在同一处处理完成，设想得实在是非常周到。

真山旭凭靠在排水口旁边的玻璃窗边，专心地思考着晚餐的菜色，基本上，自己已大致清楚了阿房的口味和喜好了，但当察觉自己竟一心一意地，只想到老祖母，却完全没考虑到自己的偏好，便突然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真山旭也曾经质疑过自己：为什么要待在一个毫无关系的老人身旁，并如此费心劳神地照顾她呢？然而，只要思及这样的生活，所带给她的开心与满足感，她便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件辛苦的差事了。其实，真山旭自幼对亲情，所怀抱的憧憬与想望，已通过与阿房的相处，充分地获得了填补，她感受到了有生以来，初次的生命喜悦。

自从取代千代子，住进这个家以来，已经过了两个月的时光，真山旭这辈子，首度尝到幸福的滋味，她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够永远地延续下去。多少次，她感动不已，流下清澈的泪水。

04

从玄关外头传来了声响。真山旭前去应门，门外站着一名三十七、八岁的瘦削男子，身上穿着陈旧的棉质斜纹布西装，双手还插于上衣的口袋里，这个姿势，让真山旭回想起不偷快的记忆来。

“请问北川千代子小姐在吗？”

“我就是。”

“我是赤坂警察局的刑警，可以请你跟我到警察局去一趟吗？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的。”

“我们家里有一位瞎眼的老人家正在睡觉，不能在这里谈吗？”

便衣刑警的口吻，忽然变得不客气起来：“什么……在这里谈？我看是你会比较不方便哦。”他那似有若无的笑，令人不太舒服。

看来，自己的身份，已经被警察瞧出破绽了，真山旭瞬间感到绝望。她于是走往里头的寝间，对阿房叮嘱着：“警察有事找我，我跟他去一趟警察局，我会请房东来，帮忙照顾你的。”

但阿房并无任何回应，经过片刻，才突然地如此说道：“我还以为，你是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之后，才回来的呢……”

“你说什么？”

“算了，你就早去早回吧，要保重身体哦。”

来到警察署后，真山旭立刻被带往二楼的刑警办公室。狭小的空间内，并排着几张桌子，三名刑警正围着火炉，闲聊着。

一名姓永田的便衣刑警，将真山旭带至里头的一张桌子前，随即盛气凌人地逼问起真山旭：“六年前，你曾在银座的‘贝拉米’酒吧内当小姐对吧？”

真山旭以前便听千代子提过，自己过去，曾在银座的酒吧里当过小姐，而她的履历表上，也是这样记载的，所以他如实回答：“是的。”

永田转过头去，看向其他的刑警：“是她没有错吧？”其他人纷纷点头。

接着，永田自口袋里取出了一条胭脂色的波斯风格的围巾，将它丢

到真山旭面前："婊子，你还记得这条围巾吧？"

真山旭将围巾拿起来，仔细端详了一番，却无任何印象。

"你一定记得的吧？亏你躲躲藏藏了五、六年，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敢大剌剌地跑回来。你要是敢说不记得这条围巾，我就让你马上想起来！……来，跟我过来！"

真山旭被带往侦讯室，开始接受正式的讯问。

原来，北川千代子在"贝拉米"酒吧当小姐时，曾将一个名叫末延萨夫的男人，诱骗到天城的猎山去，然后，将他推落悬崖。末延后来虽被当地的森林主任所搭救，并赶紧送往大仁的一家医院救治，但由于脊椎严重骨折，两天以后，还是宣告不治，而这条波斯风围巾，便是当时遗留在现场的证物。

"末延于笔录中表示，是你将他推下悬崖的。他说，由于他在外头，结交了别的女人，因而，你才会心生怨恨，诱骗他说，要去山上打野猪，其实，你根本就是为了杀了他。我就把当时的笔录内容念给你听。当时，末延和你一同坐在万三郎岳火山口的峭崖边……

北川千代子：这一阵子，不晓得为什么，老是觉得我好像就快死了，我一直觉得很害怕呢，你呢？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末延萨夫：我没那么容易死的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北川千代子：哈哈，你还真有自信啊，你真的不会死吗？

末延萨夫：我健康得很呢，甚至都健康过头了。

北川千代子：你一定会死的，而且，马上就会死了。

末延萨夫：什什么意思啊？……

北川千代子：因为我要杀了你。

末延萨夫：啊！……

北川千代子：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说完，便拿起猎枪，瞄准末延萨夫，只是，你似乎没有勇气扣下扳机，最后，其实是末延自己因受到惊吓，而踩空跌落悬崖的……以上所说的是事实，没错吧？……"

看样子，为了掩藏母亲的前科，以及自己的出身秘密，却反而使自己背上了伤害致死的罪名。真山旭仿佛可以听见来自上天的声音——这就是老天爷所赐给你的教训。

05

真山旭被关押的牢房，位于靠近厕所的最深处，只有四张半榻榻米大小，木头地板上还铺着肮脏的凉席。不知这栋建筑物，是如何设计的，初冬的微弱阳光经过百般折射，每日仅有早上的短暂两小时会照射进来，

没有接受侦讯的时候，真山旭成天只能对着墙壁坐着，除非她主动坦承，自己其实冒用了别人的身份，否则，根本无法洗刷冤屈。只是，真山旭一心地以为，警方终究会发掘实情的，所以，她仅须等待着，刑警们有朝一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自己则持续对于犯罪矢口否认。

没想到，她的这种做法，似乎只是致使刑警们认为，她是个难缠的女人，也因此，她遭侦讯的时间，也随之越来越长。或许刑警们觉得，坐在侦讯室的椅子上讯问她，实在是太累了吧，故而，有时甚至会把她带到值班休息室去，直接躺在榻榻米上审问她，而且，每次的侦讯，都得耗上三、四个小时。

长时间的疲劳轰炸尚可忍受，最令真山旭受不了的，是被铐上手铐这件事。冰冷又沉重的手铐，强烈地折损着人的意志力，每当两手承载着手铐的重量，总让真山旭不禁也认为，自己真的就是一个杀人犯。

不知是否由于精神上的压力所致，真山旭到后来，甚至连月经都突然停顿了，她的脸已经消瘦到可以用双手全然掩住。当房东金井先生来探望她时，立刻对警方以侵犯人权之由，提出抗议，这才得以让真山旭被送往警察医院就诊，不料却也意外发现，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第二天，永田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你只要认罪，就可以马上见到你祖母，也将被允许收受外头给你送进来的东西……听说你怀孕了，所以，如果再这么僵持下去的话，身体可是会受不了的哦，说不定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栃木那边有附设不错的生产室，你可以在那安心地生下孩子……怎么样？这样子不是比较好吗？……"

即便真山旭可以成为一个"回娘家的人"，但只要一想到，母女二代都得在狱中产下孩子，便使得她心如刀割。为了即将出世的孩子，无论如何，自己都不能成为代罪羔羊。

真山旭突然完全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声澄清，自己并不是北川千代子，而是真山旭。

"我在大阪时，曾在这些地方工作过，你们只要去调查一下，马上就会知道的。"

然而，第二天，永田却厉声地告诉她："这些地方，通通查不到，曾经有名叫真山旭的女人，在里头工作过，不仅如此，这个叫做真山旭的女人，根本早就在昭和二十七年的九月八日，死在淡路岛了。"

"死的那个女人就是北川千代子……你说查不到我在这些地方工作过，那只要让他们见我一眼，当面指认，立刻就会清楚的."

"你不是说，你至少换过三十次以上的工作吗？你要我们如何带着你，一家一家地去问啊？你是想耍我们吗？"

与刑警之间的拉锯战尚未告终，真山旭便已拘留期满，随之被送往小菅的东京看守所。一进入此处，她同样立即被抓去讯问。

看守所的侦讯室内，一名脸形细长、样貌耿直的侦讯官，早已坐在圆桌的另一端，等候着真山旭的到来。

"听说你在北川房家里，还有刑警面前，都自称为北川千代子，没有错吧？"

"是的。"真山旭老老实实地承认。

"你明明承认，自己就是北川千代子，却又否认北川千代子的犯罪事实，北川千代子这个人，与起诉书里所述的犯罪事实之间，完全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你自己不觉得很矛盾吗？……你要去大阪之前，有告诉你的祖母阿房，说你因故，没办法继续待在东京，所以要到外地去，还要你的祖母，别告诉任何人你去了大阪，并表示，自己两、三年后，便会回来。"

"这些事或许都是真的，问题是，这个人并不是我呀，我是真山旭，不是北川千代子！"

"名叫真山旭的女人，是于昭和五年的五月，出生于枥木女子监狱的。你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就是真山旭呢？"

"我就是没有办法证明，所以才希望你们能够调查清楚，为我证明啊。"

"警察已经照会过原户籍的户政人员，对方证实，北川千代子还活着。"

"北川千代子已经死在淡路岛了。"

"你的意思是，你明知道北川千代子已经死在了淡路岛，却还故意假装自己是北川千代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件事说来话长……”

“这没关系……但你说：你与老太太北川房之间，根本就是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不过，北川房可是一口咬定，你就是千代子。虽然她眼睛看不见，可是，毕竟与你在同一个屋子里，一起生活了将近三个月，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你是谁呢？有哪个祖母，会把自己的孙女和外人搞混的呢？……这说给任何人听，都没人会相信的。”

“北川房是这么说的吗？”

“可没有人强迫她这么说哦……虽然你始终矢口否认，但若起诉书里所陈述的事情属实，我劝你还是尽早承认，接受司法的审判吧。目前也还没有认定，就是你杀死末延的，而且，如果说，你根本只是拿猎枪吓吓他，跟他开玩笑，却造成那样的结果，使他意外跌落悬崖，这也可以在法庭上提出啊。你若一味地否认，对你反而是不利的。”

“我方不方便问你，对于北川千代子犯罪这件事，北川房的看法如何？”

“她说，她不相信她的孙女会杀人，认为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但如果真的必须接受司法审判，就应该勇敢面对，她很希望孙女能早日回到她的身边。”

“她说希望孙女能早日回到她的身边，是吗？……”

竟然有人愿意等待自己的归来……真山旭顿感无比幸福，她内心激动不已，几近窒息。

在重复着失败与哀愁的日子里，一路行来，真山旭甚至连寻求一丝慰藉的企盼，皆成奢求，没有想到，这奇迹般的幸福感受，令她宛若重生。

“这段日子以来，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就是北川千代子，我承认起诉书里所描述的一切，全部属实。”

真山旭突然全部承认了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犯罪事实，她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呢？

06

真山旭暨北川千代子，目前已服毕三分之二的刑期，因为服刑期间表现良好，依刑法规定，已获准与外界通信。

真山旭之女，于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六月前，皆受安置于狱中的育婴室，后被送往板桥的东京养育院，接受抚育，并等待着善心人士的领养。真山旭虽然尚有两年的刑期，但狱方已经召开研议，计划为她申请减刑，不久之后，应该便可获得假释。

她于最近的书信中如此写道：

这三年来，我在监狱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万分感念，唯独母女二代，都得经历如此不堪的遭遇，这件事情，始终令我无法释怀。

虽然我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女儿，但只要想到，女儿将来还是得嫁人的，就觉得不该害了她，我只好放弃养育权，让别人来抚养她。

我女儿今年已经四岁了，趁孩子还不清楚，自己的不幸身世以前，非常希望能有善心人士来收养她，这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了。